

朱良春用藥經驗

朱步先 何紹奇等整理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朱良春用药经验

朱步先、何绍奇等整理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朱良春
何绍奇
PDG

朱良春用药经验

朱步先、何绍奇等整理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零陵路53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1010-103-X/R·102

定价 2.00元

知

學

PDG

姜 序

金元时代以内经之阴阳升降、五行制化解释药性，并联系脏腑经络以说明其功用，自后诸家本草因之。其实药物之作用，时有突出前人之记载；由于交通阻隔，城乡闭塞，各人知见有限，以是收入本草书者甚少；而创获之经验，又复湮没，甚可惜也！

吾友朱良春主任医师早岁从章次公先生游，得其从实治学精神，临床五十载，疗效卓著，蜚声南北。而今垂垂老矣，思将长期探索实践之经验公之于世；退居二线后，发挥余热，口传心授，由门人及子女整理旧稿，补入新篇，成《用药经验》一书，皆临床心得之言，谈性味，述归经，结合其独到之实践体会，不袭陈言，不人云亦云。古语“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然此亦必须有心人，留心于处方时药物之进退，观察效验之应否，又能随时总结，斯乃能臻“达药”之境；否则终日用套方套药，心中茫然，何能“达药”？

朱老中西医学理论湛深，著述等身，诚笃君子也！有一心为人民之心，乃有斯成果。又能将得来不易之宝贵经验，公诸医界，行见此书为国内外学者所重，亦为中医从事临床者之有益参考资料，喜而为之序。

姜春华

戊辰初夏，时年八十

张 序

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而在论治之中，更重要的是“用药”。有时辨证论治虽正确，但疗效并不理想者，其故即在用药之当否。古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所谓“单方”，乃指对某病或某证具有特效的药物。单方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或个人在多年临床中的经验所得，乃实践中的精华，用之得当，效如桴鼓。

同乡老友朱良春，乃丹徒名医章次公先生之高足，从事中医临床逾五十载，活人无算，名驰南北，并远赴东瀛讲学，蜚声海外。今由其门人及子女将其数十年之临床所得，集为《用药经验》一书，本乃不传之秘，竟能公之于世，是仁者之心也，故乐为之序。

丹徒 张海峰

戊辰夏月于江西洪都

欽
平
和
知
學

PDG

目 录

根深叶茂硕果累

——记朱良春老师.....	1
1. 半夏应用新探	6
2. 葶藶功效阐释	10
3. 黄芪配地龙治慢性肾炎	13
4. 庵蓂配楮实消臌胀腹水	14
5. 苍耳子有通督升阳之功	16
6. 豨莶草具解毒活血之妙	17
7. 五灵脂降浊气而和阴阳	18
8. 生槐角润肝燥以定风眩	20
9. 马鞭草祛瘀消积, 清热解毒功奇	21
10. 川桂枝平降冲逆, 温复心阳效捷.....	22
11. 泻脾泄热法实火口疳.....	25
12. 温补镇摄法疗顽固失眠.....	26
13. 刘寄奴治瘀阻溺癃.....	28
14. 白槿花泄下焦瘀浊.....	30
15. 黄芪配莪术治慢性胃疾, 消癥瘕积聚	32
16. 僵蚕配蝉衣疗疮疡痈肿, 除温热疫毒	34
17. 土茯苓治头痛, 疗痛风	36
18. 茅苍术升清气, 除癖囊	38
19. 枸杞子治肝病齿衄, 阴虚胃痛	39
20. 露蜂房疗带下清稀, 阳痿久咳	40

21. 葶草的妙用	42
22. 小麦的佳效	45
23. 仙灵脾为燮理阴阳之妙品	46
24. 葶苈子乃泻肺强心之佳药	50
25. 益母草应用举隅	52
26. 徐长卿配伍琐谈	55
27. 太子参配合欢皮,功擅调畅心脉,益气和阴	58
28. 片姜黄配海桐皮,效专行气活血,通络定痛	61
29. 鲤鱼消水有殊功	62
30. 石斛除痹奏佳效	65
31. 石菖蒲功擅治痰	66
32. 紫石英效专温摄	68
33. 阿魏消积破癥,内服外治咸宜	71
34. 紫菀辛润宣肺,二便滞塞俱效	73
35. 白薇轻清虚火,透泄血热	74
36. 僵蚕散风定痉,化痰软坚	77
37. 白头翁功效探析	81
38. 蒲公英应用琐谈	83
39. 五倍子敛肺涩肠,解毒医疮	86
40. 牛蒡子疏散宣透,止咳利咽	89
41. 柴胡能升能降	90
42. 木瓜既涩又通	92
43. 莱菔子功用三辨	94
44. 马齿苋清热活血	96
45. 补阴妙品楮实子	97

46. 催眠止痒夜交藤·····	98
47. 葛根解痉通脉, 升举元气 ·····	99
48. 地榆护胃抗癆, 蠲痹通淋 ·····	103
49. 桑椹子滋补肝肾, 养血熄风 ·····	107
50. 黄明胶止血养血, 消瘀散痈 ·····	108
51. 生大黄推陈致新, 延缓衰老 ·····	109
52. 鱼腥草泄热解毒, 清上利下 ·····	112
53. 全蝎熄风定痉, 开瘀蠲痹 ·····	115
54. 蜈蚣搜风舒挛, 祛瘀解毒 ·····	119
55. 地鳖虫活血化瘀, 疗伤化瘀 ·····	122
56. 白花蛇搜风通络, 攻毒定惊 ·····	128
57. 水蛭破瘀消癥, 抗癌利水 ·····	131
58. 守宫通络起废, 解毒消坚 ·····	135
59. 蝼蛄利水消肿, 功力较猛 ·····	137
60. 蟋蟀温肾利水, 性较温和 ·····	139
61. 蛤蚧温补肺肾, 定喘兴阳 ·····	140
62. 海马温肾壮阳, 补肾固下 ·····	143
63. 夜明砂清热散血, 明目消翳 ·····	144
64. 桑螵蛸补肾助阳, 固精缩尿 ·····	146
65. 半夏生用止呕之功始著·····	147
66. 七叶一枝花与拳参·····	149
67. 鳖甲煎丸释义·····	150
68. 葱白鲜用解表之效方显·····	152
69. 野蔷薇根与白残花·····	153
70. 生川草乌治痹·····	153

71. 仙鹤草能行能止·····	155
72. 八月札理气通淋·····	156
73. 痢泻散治痢疾、肠炎·····	157
74. 六轴子疗顽咳、疼痛·····	159
75. 乌梅亦主暴痢·····	159
76. 玉米茎心及须、叶、轴之药用价值·····	160
跋 ·····	161



根深叶茂硕果累

——记朱良春老师

· 朱步先 ·

朱良春老师(1917~),江苏丹徒人,后徙居南通市。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1956.4,~1984.3),现任技术顾问。朱师因擅用虫类药治疗疑难杂症,加之其所著《虫类药的应用》一书,饮誉医坛,故今人有以“虫类药学家”目之者。其实,这不过是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而已。数十年来,先生精勤不倦,锐意创新,他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认为热性病的治疗当“先发制病”;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肾炎、肝炎的治疗研究深邃,诊治自成体系。兹将朱师的治学历程与主要成就约述如次。

一、博采众长,不拘门户

朱师虽年逾古稀,但思路敏捷,审证精当,药多奇中,其“灵感”从何而来?首先在于他有扎实的功底。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而后流长。先生的治学历程,大抵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涉足医林,取法乎上。1934年,先生赴“名医之乡”——江苏武进孟河学医,师事马惠卿先生。马师乃御医马培之之嫡

孙，家学渊源，根基深厚，使先生受益匪浅。第二阶段：继续深造，奠定基础。1936年2月考入苏州国医专校，抗战开始后转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直至38年毕业后来南通开业为止。斯时受章次公先生的亲炙，学乃大进。章师所倡导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主张，以及其对中医学的真知灼见，在朱师脑际打下深深的印记。第三阶段：锲而不舍，兼收并蓄。先生多年来博览群书，含英咀华，上自《内经》，下及诸家，多所涉猎。他对张景岳《类经》尤为推崇，认为斯书彰明经义，析理精深。又折服孙一奎《赤水玄珠》，认为其中很多内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此外，朱师对民间验方，注意搜集，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对现代医学知识，亦注意学习，以为他山之助。他尝以张景岳“学到知羞”为座右铭，自勉自励。先生不拘门户，择善而从，其学问与年俱进，日臻精妙。

二、古训新知，融一炉冶

朱师认为，中医学的繁荣有赖于学术的进步，而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封闭的、排他性的，必须注意汲取其他自然科学之长，才能丰富与发展自己。早在1962年，他就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并就此撰写专文，发表于《江苏中医杂志》，表现了一位临床医家的客观眼光。他认为，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精髓，其优点是不论疾病如何千变万化，都可以从阴阳消长、正邪斗争的基本规律中，提出综合的治疗措施，重新建立起“阴阳自和”的状态。但对微观的“病”的认识，有时不免失于笼统。这是时代所决定的，不应当苛责古人。例

如病毒性心肌炎颇类热病后之劳倦证，肠癌早期有似慢性痢疾，如不即时结合辨病，进一步诊察，就会出现误诊。但是如果仅辨病不辨证，就要走上“对号入座”的狭路，把活泼的辨证变成僵死的教条，势必毁掉中医学。如朱师曾治一纺织女工，患子宫内膜异位症（异位至肺部）前医曾误诊为肺结核、支扩，迭治乏效。根据月经闭止，每月咯血五六日，颧红掌热，口干咽燥，腰酸腿软等见证来分析，断其为病本在肝肾，累及冲任，缘水不涵木，气火冲激，冲气上干，损伤肺络使然。及时采用滋肾养肝，清肺凉血，调理冲任之剂，连进十剂，月经即循常道而行。可见肯定或否定“病”和“证”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探索临床证治的规律，才能相得益彰。

朱师对急性热病的治疗，提出“先发制病”的论点，这一提法，与上海姜春华教授治热病注重“截断、扭转”的主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各种热病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换言之，其传变规律并非都是先卫分，后气分，然后入营入血，因此，“先发制病”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早用通下，在卫治气，或及早清营凉血之类，而具有相当深广的内涵。所谓“先发制病”就是从急性热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见微知著，发于机先，及时采用汗、下、清诸法，从而控制病情发展，达到缩短疗程、提高疗效的目的。这对急性热病的治疗确有指导意义。

三、突破创新，精进不懈

朱师善于继承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加以提

高升华,颇多创见。

他提出通过眼血管的望诊,来协助肝炎的诊断。这一方法,是以“肝开窍于目”的理论为基础,同时受到《本草纲目》秦艽条下,引崔元亮《海上方》用秦艽治五种黄疸,述其症状“目有赤脉”的启示。曾系统地观察了肝炎病人眼血管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随着肝炎病情的加剧、好转或恢复,眼血管的色泽、扩张、弯曲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他将这一独特的诊断方法写进《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一书中,从而为中医诊断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他对虫类药潜心研究,数十年来,上自《本经》,下逮诸家,凡有关虫类药的史料,靡不悉心搜罗,然后结合药物基源,药理药化和实践效果,辨伪求真,以广其用。撰《虫类药的应用》一书,畅销海内外,深获好评。顽痹一证,包括现代所称之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久治不愈者,甚为棘手。朱师认为精血交损,肝肾亏虚,督脉经气阻滞,阳气不克敷布,全身机能衰减是病之本;久病入络,病邪深入经隧、骨骱是病之标。故宜益肾壮督,蠲痹通络,创制“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增生性脊柱炎等,收效较著。又以养正消积为大法,创制“复肝丸”治疗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1963年报道后,各地采用均称收效满意。

此外,朱师治慢性肾炎用益气化瘀法,因而创制“益气化瘀补肾汤”;自拟“仙桔汤”治慢性痢疾及结肠炎;用“夺痰定惊散”治疗乙脑极期之神昏,等等,均历验不爽,限于篇幅,不一列举。

朱师已出版的著作还有《章次公医案》、《汤头歌诀详解》、

《现代中医临床新选》(日文版),并先后在国内中医期刊发表
论文 120 余篇。又曾多次受国内有关中医机构之邀,外出讲
学,足迹几乎遍及全国;1985年11月应日本东洋医学国际研究
财团等三个医学团体之邀,在东京、札幌两地作学术演讲,受
到热烈欢迎,隆重接待,载誉而归。

朱师奖掖后学,悉心传授医术,培养了一批后继人才,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作用。

朱师现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协江苏省委
员会常委暨南通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中医学学会理事暨江
苏省分会副会长、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九嶷山学院中医系
名誉教授、江苏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特
约编审、《实用中医内科杂志》及《江苏中医杂志》编委等职。
并获得中央卫生部授予1987年全国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称号。同年,国务院批准为杰出高级专家,暂缓退休。兹值
《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付梓之际,爰将先生之生平与学术思
想述其大概于上,以为读者诸君进一步了解先生云耳。

1988年6月于北京



1. 半夏应用新探

半夏味辛性温，体滑而燥，其除湿化痰，和胃健脾，发表开郁，降逆止呕之功人所尽知。但其作用远不止此。朱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对半夏的功用别有领悟，约述如次。

(1) 消痰止血

《素问·厥论》曰：“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诚以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冲为血海，隶属于此。若胃气逆行，冲气上干，气逆则血逆，而吐衄之疾作矣，是以吐衄多从伤胃论治，以降胃消痰为第一要义。推降胃气之品，以半夏最捷，故历代医家治吐衄恒喜用此品，近代张锡纯氏尤为推崇，曾制“寒降汤”，以半夏、赭石配合萸仁、白芍、竹茹、牛蒡子、甘草，治吐衄“因热而胃气不降”者；“温降汤”，以半夏、赭石配合白术、山药、干姜、白芍、厚朴、生姜，治吐衄“因凉而胃气不降”者。随证制宜，泛应曲当，张氏可谓善用半夏者矣。然而朱师认为：“半夏用治吐衄诸症，不仅仅在于能降胃气，其本身即有良好的消痰止血作用。”这就道破了血症用半夏的真谛。朱师指出，《直指方》治“失血喘急，吐血下血，崩中带下，喘急痰呕，中满宿痰，用半夏捶扁，以姜汁和面包煨黄，研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即取其消痰止血作用。清·吴仪洛认为，半夏“能散血”，“破伤扑打皆主之，”可谓极有见地。而以生半夏研极细末，多种外伤出血外掺之，恒立能止血，且无局部感染现象。本于先贤，证诸实际，则朱师关于半夏有“消痰止血”作用之说，信不诬也。惟其性燥，阴虚咯血，当在

禁用之例。朱师曾治一女病员，三十四岁，夙患胃溃疡，胃痛经常发作，作则呕吐酸涎，甚则夹有血液。此番发作一如前状，苔薄黄，脉弦细。此肝邪犯胃，胃气上逆，络脉受损之咎。半夏既能降逆，又能止血，并可制酸，亟宜选用。遂予法半夏12克、代赭石18克（先煎）、杏仁泥12克、生杭芍12克，马勃5克、木蝴蝶5克，赤石脂12克，作煎剂。一服痛定、呕平、血止。续服5帖以巩固之，追访半年，旧恙未作。

（2）和解寒热

《本经》称半夏主“伤寒寒热”，由此可窥“柴胡汤中用之，虽云止呕，亦助柴胡、黄芩主往来寒热”（《纲目》引王好古言）之说，确属高见。朱师认为，半夏所主之寒热，当出现“心下坚”（《本经》）之见证，始为恰当，非漫指一切寒热而言。从《本经》之义引伸，凡寒热不解，如出现心下坚满，或气逆不降，或胸脘痞闷，均为选用半夏之指征。盖此类症候，无非浊气不降，阴阳不交所致。半夏味辛，能开结降逆，交通阴阳，和解寒热，故可治之。由于半夏有和解寒热作用，前人恒用治疟疾，痰浊甚者尤验，如《通俗伤寒论》除疟胜金丹即用之。曩年朱师以生半夏为主药的绝疟丸（验方）治各种疟疾，不论久暂，均奏显效（处方：生半夏、炮干姜各150克，绿矾、五谷虫各60克，共研细末，水泛为丸，每服2克，儿童酌减，需于疟发前四、五小时以开水送下）。每日疟及间日疟恒一服即愈，其重者需再服始止。朱师经验，凡寒热往来，休作无时，痰浊内阻之热性病，用之常收意外之效。去岁夏间，一张姓男子，53岁，寒热发作无规律性，其热或作于清晨，或作于日暮，或作于夜间，热高时可达 39.5°C ，低时仅有 37.5°C ，热前略有寒栗，血象检查无明显

异常，亦未查见疟原虫，曾经西药治疗乏效，缠绵十余日之久，转求师诊。其时身热 39℃，有汗不畅，心下痞闷，不思饮食，口不苦，溲微黄，舌苔薄黄而腻，脉弦滑。证属湿浊阻滞，枢机不利。邪不在表，非汗可达；热未入里，亦非清解下夺可为。唯有宣其湿浊，和其胃气，松其邪机，令卫气运行无碍，则邪自解矣。处方：法半夏 12 克、大贝母 10 克、青蒿 12 克、清水豆卷 12 克、晚蚕沙 10 克(包)、大腹皮 10 克、黄郁金 10 克、佩兰 10 克。连进 3 帖，热即下挫至正常。续予清理余蕴，调和胃气之方善后。

(3) 交通阴阳

朱师运用半夏治不寐，是受到《灵枢·邪客篇》用半夏汤治“目不瞑”的启示。凡胃中有邪，阳跷脉盛，卫气行于阳而不交于阴者，此汤诚有佳效，是其有交通阴阳之功的明验。后世医家演绎经旨，治不寐用半夏汤化裁，因而奏效者不知凡几，如《医学秘旨》载一不寐患者，心肾兼补之药遍尝无效，后诊其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 10 克，夏枯草 10 克浓煎服之，即得安睡。“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夏枯草既能补养厥阴血脉，又能清泄郁火，则《秘旨》此方之适应症，当是郁火内扰，阳不交阴之候也。朱师盛赞此方配伍之佳，并谓：“若加珍珠母 30 克入肝安神，则立意更为周匝，并可引用之治疗多种肝病所致之顽固失眠。”曾治一潘姓男病人，42 岁，工人。慢性肝炎已延三载，肝功能不正常，经常通宵难以交睫，眠亦多梦纷纭，周身乏力，焦躁不安，右胁隐痛，口苦而干，小溲色黄，舌尖红，苔薄黄，脉弦微数，迭进养血安神之品乏效。此厥阴郁热深藏，肝阴受戕，魂不守舍使然也。亟宜清肝宁神，交通阴阳。遂予法半夏 12 克、夏枯草 12 克、

珍珠母30克(先煎)、丹参12克,琥珀末2.5克(吞)、川百合20克、柏子仁12克。连进5帖,夜能入寐,口苦、胁痛诸恙均减。仍予原方出入,共服20余帖,夜能酣寐,诸恙均释,复查肝功能已正常。

(4) 消肿散结

痰之为病,变幻甚多,倘留着于皮里膜外,则结为痰核,其状如瘤如栗,皮色不变,多无疼痛感,或微觉酸麻。半夏长于化痰破坚,消肿散结,故为治疗痰核之要药。朱师经验,凡痰核症之顽缠者,恒非生半夏不为功。盖生者性味浑全,药效始宏。至于生用之毒性问题,先生认为,生者固然有毒,但一经煎煮,则生者已熟,毒性大减,何害之有!多年来,朱师治疗痰核,以生半夏为主药,因证制方,奏效迅捷。如软坚消核选加海藻、昆布、生牡蛎、夏枯草等;化痰通络选加白芥子、大贝母、僵蚕等;活血消肿选加当归、丹参、紫背天葵等;补益气阴选加太子参,川百合、十大功劳叶等。曾治一女病员,42岁,干部,周身出现皮下结节,逐渐增多至80余枚,已达年余,不痛不痒,推之能移,经某医院确诊为结节病。平昔经汛尚调,常觉胁痛脘痞,苔薄,脉细缓。恙由气结痰凝所致,治予活血散瘀,软坚消核。处方:生半夏7克、白芥子10克、制海藻12克、制昆布12克、生牡蛎30克(先煎)、夏枯草12克、菟蔚子12克、川芎5克、紫背天葵12克、炙僵蚕12克、红枣5枚。连进5帖,未见动静。将上方生半夏改为10克,又进10帖,痰核逐步减少。服至30余帖,痰核基本消失,转予益气养阴、软坚消核之品善后。

(朱步先整理)

2. 萆薢功效阐释

萆薢苦平，入肝、胃、膀胱经，《本草纲目》云：“长于去风湿，所以能治缓弱顽痹、遗泄、恶疮诸病之属风湿者……能治阳明之湿而固下焦，故能去浊分清。”这段论述，从其祛风湿之主要作用，联系其归经来作分析，析理精当，要言不烦。

用本品祛浊分清的方剂，最著名的要数“萆薢分清饮”（萆薢、益智仁、石菖蒲、乌药），此方所以能治尿浊（乳糜尿），端赖萆薢祛胃家湿热之功。由此亦可反证此方主治胃家湿热之证候，肾虚尿浊用之无效。

萆薢能祛风湿，因此善治风湿顽痹，腰膝疼痛。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续断圆”，“治风湿四肢浮肿，肌肉麻痹，甚则手足无力，筋脉缓急”之证，药用：续断、萆薢、当归、附子、防风、天麻、乳香、没药、川芎。方用续断益肝肾；附子温经；防风、天麻祛风；归、芎、乳、没活血定痛；萆薢祛风湿；立方面面俱到，值得效法。著名的“史国公药酒”中亦用萆薢，取其祛风湿之功。一般而论，萆薢所治之痹证，当系风湿或湿热为患者，寒湿痹痛不堪用。续断圆以萆薢与附子同用，当可用于风湿偏寒之证，若舍附子等温热药，则寒湿痹痛不可妄投。

萆薢又可用治痿证，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金刚丸”，用萆薢、杜仲、肉苁蓉、菟丝子各等分，为细末，酒煮猪腰子，同捣为丸，梧桐子大，每服50~70丸，以治“骨痿”。骨痿的治疗大法，当补肾益精，何以要用萆薢？以其兼夹湿热之故。盖肾之阴阳不足，骨弱而髓减，则筋脉空虚，湿热得以乘隙而

入，徒知补虚，不知祛邪，焉能收效？所以《日华子本草》称其能“坚筋骨”。非益肝肾强筋壮骨之谓，乃邪去正自安之意耳。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制“立安圆”“治五种腰痛”，用萆薢配合补骨脂、续断、木瓜、杜仲，并云：“常服补肾，强腰脚，治脚气。”观其配伍，与金刚丸有异曲同工之妙。

用萆薢的方剂难以索解者，有《泉州本草》治“阴痿失溺”的一则验方，用萆薢6克，附子4.5克，煎服。“阴痿”阳虚居多，故用附子，“失溺”何以堪萆薢之利湿乎？盖阳虚而阴痿失溺，故用附子温阳以摄下元，而阳虚气不化，每多湿浊阻滞，是以用萆薢兼以祛邪，殆取“通以济塞”之义。

萆薢分清饮所治之尿浊，以小便混浊，色白如浆，中夹脂块，或夹血，舌苔黄腻，脉濡数为主证。朱师用此方，萆薢恒用至30克，往往奏效较速。此证缠绵时日，每见尿浊时作时止，或朝轻暮重，小腹气坠，面色少华，神疲乏力，一派脾虚清气不升之象，斯时论治，当以益中气、升清阳为主，如补中益气汤，但每有用此汤难以应手者，则因证多兼夹之故，必须权衡主次，适当兼顾，始能中的。兼夹湿浊，可以用此汤加萆薢、车前子、生、煅牡蛎；若热象明显，再加黄柏；兼见湿热伤阴之象，可再纳入生地；兼夹瘀热，可用此汤加丹皮、小蓟；若伴见肾虚腰痛，则宜用此汤加杜仲、菟丝子、芡实。务期与病证相应。

朱师经验，萆薢不仅可用于尿浊，尚可用于泌尿系感染，其证候以湿热邪毒，客于膀胱，以致小便频数而痛，尿色黄赤，口中粘腻不爽，舌苔根部微腻为特点，用萆薢宜伍入石苇、葶草、滑石、通草等，有较好效果。

妇女带下病因不一，审其系阳明湿热下注，以致带脉失固

者,用萆薢去浊分清,甚是合拍。所以朱师治此类带下喜遣此药。其配伍规律,即以萆薢、苡仁、车前子利湿;当归、白芍、丹皮养血凉营;牡蛎、乌贼骨收敛固带。随证佐药,可以奏功。

朱师对风湿痹痛及痛风亦喜用萆薢,尤其是下肢重着,筋脉掣痛,伴口苦溲黄者,取萆薢与苡仁相伍,配合黄柏、威灵仙、牛膝、地龙、当归、徐长卿等,每每应手。此法亦适用于坐骨神经痛属风湿者,可供临床验证。

病例1: 汪××,女,25岁,工人。

湿热下注膀胱,四日来小溲频数,灼热刺痛,颇为痛苦;口苦纳呆,腰酸痛;苔黄腻,质红,脉数。尿检:红细胞(+++)脓球(++)。治宜清泄渗化,以利下焦。

萆薢 30克 石苇 15克 生地榆 30克

白槿花 10克 葶草 20克 滑石 15克

通草 8克 甘草梢 6克 4帖

二诊:药后小溲频数刺痛大减,口苦腰痛亦见好转。苔黄腻渐化,脉数已缓。尿检正常。乃湿热渐化之征,前方可继进之。

上方去生地榆,续服4帖

药尽即瘥,继以六味地黄丸善后之。

病例2: 殷××,男,56岁,农民。

1986年4月15日初诊:左足拇趾肿痛已三月有余,经检查血尿酸达21mg%,诊断为痛风症。近日右手食指关节亦红肿疼痛,口苦,溲黄。苔黄腻,质衬紫,脉滑数。此湿热夹浊瘀,阻于经隧之候。治宜化湿热、泄浊瘀、蠲痹着。

萆薢 30克 土茯苓 45克 生苡仁 30克

黄柏 10 克 威灵仙 15 克 广地龙 12 克

徐长卿 15 克 生甘草 8 克 10 帖

1986年4月26日二诊：药后指趾肿痛稍缓，口苦已释，溲黄亦淡。苔腻稍化，脉数较平。此湿热浊瘀有泄化之机，守法继进。

上方续服 10 帖。

1986年5月10日三诊：病情平顺，嘱间日服一帖，以巩固善后。

(朱步先整理)

3. 黄芪配地龙治慢性肾炎

慢性肾炎在中医属水气病范畴，以耗损精血，伤及肾气为其共性。肾气不足则气化无权，关门不利，水湿潴留，故气病水亦病；气虚则无力鼓动血液运行，络脉瘀滞，血不利亦可病水。气、水、血三者互相影响，而以气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多年来，朱师致力于“慢肾”治疗的研究，确认益气化瘀为行之有效的法则。在药物的选用上，受王清任补阳还五汤启示，筛选出黄芪与地龙相配伍的方法。黄芪每日用 30~60 克，地龙每日用 10~15 克。朱师尝谓：“慢性肾炎水肿是标，肾虚是本，益气即是利水消肿，化瘀可以推陈致新。”又谓：“肾主藏精，乃真阴真阳之寓所。补肾途径有二：一曰填精以化气，一曰益气以生精。气病及水，益气补肾饶有利水之功，故宜先用此法以消退水肿，促进肾功能之恢复，继则配合填补肾精以巩固疗效。”补气以黄芪为主药，以其能充养大气，调整肺、脾、肾三脏之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同时兼有利

尿作用。化痰以地龙为要品，能走窜通络，利尿降压。两药相伍，具有益气化痰、利尿消肿、降低血压等多种作用。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以两药为主组成方剂，药后往往可收浮肿消退，高血压趋于正常，蛋白尿阴转的效果。

病案举例：顾××，男，22岁，工人。8年前曾患肾炎，经治而愈。近两月来又感不适，头眩腰酸，面浮足肿，尿少色黄，舌尖红，苔薄腻，脉细弦。尿检：蛋白(++)，红细胞(+)，白细胞(+)，透明管型：少许。血压136/104毫米汞柱。肾气亏虚，痰浊留滞，拟益肾泄浊为治。生黄芪30克、广地龙12克、生山药20克、漏芦15克、菝葜15克、泽泻12克、净蝉衣6克、仙灵脾10克、川续断10克、石苇15克。

连进5帖，浮肿渐消，精神颇爽。仍以上方出入加减，共进药24帖，面浮足肿消退，血压及尿检正常，嘱常服六味地黄丸善后。

(朱步先整理)

4. 庵菴配楮实消腹胀腹水

肝硬化腹水昔称臌胀，以肝、脾、肾三脏为病变中心。初则气机郁滞，血脉壅塞，继则癖散为臌，病邪日进，正气不支，变端蜂起。其腹水的出现，往往是病人晚期之征兆。消退腹水，减轻临床症状，实为施治的关键。一般说来，其正气之虚衰不出伤阴、伤阳两途，而温阳尚易，育阴最难。盖养阴则碍水，利水则伤阴，故用药掣肘。朱师经过多年探索，抓住肝硬化腹水本虚标实，痰积为水的特点，运用庵菴子配楮实子为主的治疗方

法,收到一定的效果。庵蒿子一味,《本经》称其“味苦微寒,主五脏瘀血,腹中水气,臌胀留热”。能活血行瘀,化浊宣窍,清热利水,故用于此证很为合拍。朱师指出:“‘主五脏瘀血’一句最堪玩味,须知肝硬化腹水不仅瘀滞肝脏,其他脏器亦多伴见郁血,只有着眼整体,才能改善局部。”楮实子甘寒,入肝、脾、肾三经,养阴清肝,又能利水气。两味合用,养阴兼有化瘀之功,利水而无伤阴之弊。凡阴虚水停,很为合辙;阳虚者酌加温阳之品,亦可应用。庵蒿子每日用15克左右,楮实子每日用30克左右。补脾益气加黄芪、太子参、炒白术、山药;养阴加北沙参、川石斛、珠儿参;温阳加仙灵脾、肉桂、制附子;解毒消症加白花蛇舌草、龙葵、半边莲;化瘀通络加虻螂虫、廬虫、路路通、丝瓜络;活血利尿加益母草、泽兰、泽泻等等,随证制宜。

病案举例:张××,男,48岁,农民。夙患肝硬化,近两月来腹部逐渐膨大,下肢浮肿,形瘦神疲,纳谷不馨,溲短色黄,确诊为肝硬化腹水。肝功能:麝浊10单位,麝絮(+),锌浊18单位,谷丙转氨酶80单位。舌质红,苔薄白,边有瘀斑,脉弦细微数。此臌胀重症也。缘肝脾久损,气阴两伤,血瘀癖积,水湿停聚所致。拟扶正达邪,消瘀行水为治。庵蒿子15克、楮实子30克、生黄芪20克、莪术10克、泽兰15克、木防己12克、泽泻15克、赤小豆30克、白花蛇舌草30克。

连进5帖,尿量渐增,腹水渐消,纳谷较馨。原方续进15帖,腹膨足肿全消,惟肝功能尚未完全正常,续予复肝散(太子参、炙地鳖虫、广姜黄、广郁金、鸡内金(各)30克,紫河车、参三七各20克,共研细末,每服4克,日2次,食前服),以巩固善后。

(朱步先整理)

5. 苍耳子有通督升阳之功

苍耳子味甘苦、性温，善发汗，祛风湿，通鼻窍，以擅治鼻渊、风疹、痹痛著称。朱师对此品的应用另有会心，约之有三：一曰通督升阳，以解项背挛急。此证多系素禀不足，风寒湿之邪袭于背俞，筋脉痹阻而致。若缠绵不解，病邪深入经隧骨骱，每每胶着难愈，朱师治此证，常以苍耳子与葛根相伍，邪在筋脉则更配当归、威灵仙、蚕砂之类；邪已深入骨骱则更佐熟地、鹿衔草、仙灵脾、乌梢蛇、露蜂房之类；疗效历历可稽。朱师云：“《得配本草》称苍耳子能‘走督脉’，项背挛急乃督脉主病，用之既有引经作用，又有祛邪之功。”且《本经》言其主“恶肉死肌”，盖风湿去而气血流畅，瘀去新生。二曰祛风解毒，配一枝黄花治流感发热，外邪袭表，肺卫首当其冲，鼻塞、咳嗽、寒热纷至沓来。苍耳子能抗病毒，一枝黄花凉而能散，能疏风、清热、解毒，凡风热流感，朱师喜用此二味相伍，随证佐药，以驱风解毒，透窍发汗，患者服后，往往头痛、咽痒、鼻塞、咳嗽缓解，身热顿挫，且药价低廉，值得推广。三曰一味苍耳子疗湿胜濡泄。用风药治泻，古法早有先例，盖风能胜湿，清气上行，浊邪下趋，脾胃功能恢复，泄泻自瘥。夏秋之季，湿邪浸淫、濡泄多见，一味苍耳即胜其任，若加入辨证论治方药中，奏效更佳。

病案举例：胡××，女，36岁，教师。感冒三日，恶寒轻，发热重（38.8℃），头痛鼻塞，咽痒咳呛，周身酸楚。苔薄白，脉浮数。外邪袭表，肺卫不宣，治宜疏宣达邪。

苍耳子 15 克 一枝黄花 15 克 牛蒡子 10 克
信前胡 10 克 桔梗 8 克 僵蚕 10 克 甘草 6 克
2 帖

药后热即挫解，余象亦平，休息一日即复。

(朱步先整理)

6. 豨莶草具解毒活血之妙

豨莶草味苦性寒，入肝肾二经，能祛风湿、平肝阳、强筋骨，临床习惯用于风湿痹痛，中风瘫痪诸疾。中风瘫痪颇多湿热蕴结、络脉瘀滞之候，豨莶草能直入至阴，导其湿热；平肝化痰，通其络脉，故能治之。所谓“强筋骨”，乃邪去则正自安之意也。朱师对此品的应用颇多发挥，尝云：“考之于古，验之于今，豨莶草有解毒活血之功，勿以平易而忽之”。《外科正宗》“七星剑汤”用之，该方治疗疔疮、痈疡甚验，足证其有解毒之功；《本草经疏》誉其为“祛风湿，兼活血之要药”，可见古人早认识其有活血作用。朱师经验，豨莶草重用至100克，配合当归30克，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效果很好，大能减轻症状，消肿止痛；随着风湿活动迅速控制，抗“O”每见下降。又用此品治疗黄疸型肝炎，屡屡应手。此证多系湿热搏于血分所致，若迁延时日，瘀热胶结难解，一般利湿退黄之剂，殊难中的，必须凉血活血，解毒护肝始为合拍。凡黄疸缠绵不退，湿热疫毒稽留，朱师每从血分取法，以此品30~45克配合紫丹参、田基黄、石见穿等，多能应验，值得学习。

病案举例：陈××，女，48岁，干部。患黄疸型肝炎已二

年余,时轻时剧,缠绵不愈;近日黄染加深,目肤暗黄晦滞,神疲纳呆,胁痛腹胀,便溏溺赤。苔白腻,舌边有瘀斑,脉细濡。一派寒湿夹瘀内阻之征,阳气不宣,土壅木郁,胆府疏泄不利,致黄疸久久不退。治宜温化寒湿,疏肝运脾,和瘀利胆。

制附子 10 克 干姜 6 克 炒白术 20 克

豨莶草 30 克 茯苓 15 克 甘草 6 克 5 帖

药后,黄疸减退,精神较振,纳呆渐香,此佳象也,原方续服五帖;诸象趋平,调理而安。

(朱步先整理)

7. 五灵脂降浊气而和阴阳

五灵脂乃寒号虫之所遗,味甘气温,气味俱厚,能入足厥阴、手少阴经。其与蒲黄相伍(失笑散),治恶露不行、腕肋刺痛、死血腹痛甚验,故一般均认为其系活血散血之要药,但尚未窥其全貌。朱师云:“五灵脂能入血分以行营气,能降浊气而和阴阳,它的多种作用即可据此引伸和参悟。”言简意深,发人深思。上溯古意,《普济本事方》以此药配合乳香、没药组成“铁弹圆”,配合草乌组成“黑神圆”,“治一切瘫痪风”,殆取其运行血中之气、通经活络之功;《严氏济生方》以此药配合玄胡索、蓬莪术、良姜、当归,“治急心痛、胃痛”,殆取其行营气、消瘀止痛之功。其降浊气的作用是从《内经》治“臌胀”用“鸡矢醴”推衍而来;“来复丹”引用之,颇有深意。章次公先生曾创制“灵丑散”(五灵脂、黑丑等分为末,每服 3~6 克),对痢疾、泄泻初起,胃肠积滞未消者,屡奏佳效,是为善用五灵脂者。朱

师经验：凡痰瘀交阻、宿食不消、浊气膜塞，而致腹痛撑胀，此药悉可选用，往往可奏浊气下趋，阴阳调和，胀消痛定之效。

病案举例：王××，男，44岁，工人。痢下白多赤少，日八、九行，腹中切痛，里急后重，已三日。胸脘痞闷，不思饮食，舌苔白腻罩黄，脉滑数。湿热食滞交阻阳明，倾刮脂液，化为脓血，病在初期，驱邪为急，拟予宣清导浊，化滞和中。处方：桔梗10克，炒枳壳6克，生白芍15克，黑丑4克，五灵脂10克，青陈皮各5克，生甘草5克，地枯萝10克。连进三帖，腹痛大减，后重已除，下痢减为日二行，无赤白粘冻，原方去灵、丑，加山药20克，续服三帖，调理而瘥。

此外，朱师还以之治疗肺胀（肺气肿），取得佳效。本病多继发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由于肺脏膨胀，先贤根据症状推理而定名为“肺胀”，是十分确切的；同时在治疗上有“皱肺法”，创制“皱肺丸”治疗本病，具有良效。《百一选方》、《圣济总录》、《世医得效方》、《普济方》均载有皱肺丸，治久嗽、喘咳、痰红，其中《普济方》之皱肺丸，明确指出：“治咳嗽肺胀，动则短气”，是完全符合肺气肿的证治的。该丸由五灵脂二两，柏子仁半两，胡桃八枚（去壳）组成，共研成膏，滴水为丸，如小豆大，甘草汤过口，每服15粒，一日二次。有祛瘀化痰，敛肺纳肾之功，对肺气肿之轻者有较好的疗效。例如曾治方××，女，61岁，农民。宿有慢性支气管炎，冬春为甚，近年来发作较频，咳逆气短，活动后更甚，胸闷欠畅。胸透：两肺透亮度增强。苔薄腻，质衬紫，脉细。此肺肾两虚，痰瘀阻滞之肺胀也，予敛肺纳肾法。

皱肺丸两料，每次 15 粒，一日二次。

服药两周后，咳呛显减，胸闷、短气改善，每晨继服该丸，晚服河车大造丸 6 克，逐步痊愈。

(朱步先整理)

8. 生槐角润肝燥以定风眩

槐角为槐树所结之实，苦酸咸寒，能凉大肠而止痔疮出血，泄湿热而愈淋带滞下。槐角之清利湿热，有别于龙胆草、知母、黄柏之类的苦寒沉降，胃气弱者亦可施用。朱师认为：“生槐角能入肝经血分，泄血分湿热是其所长；又能润肝燥、熄肝风”。矧肝主藏血，主疏泄，其经脉环阴器、抵小腹，故便血、带下、热淋往往与之有关，而长于清肝、泄肝之槐角，均可建功。此外古人有“折嫩房角，作汤代茗，主头风，明目，补脑”之说，验之临床，信而可证。故此药除善泄下焦湿热外，不可遗其凉肝定风之功。凡肝经血热、风阳鼓动之眩晕，悉可选用。此味与川楝子相较，二者均能疏泄厥阴，但川楝入肝经气分，槐实入肝经血分；肝气郁结不疏，川楝宜之；肝郁血热风动，槐实宜之；临证不可不辨。

病案举例：周××，女，38岁，教师。有眩晕宿疾，近因操持烦劳，旧恙复作，面时烘热，肢麻口干，心下漾漾欲吐，带下频仍。舌质红，苔薄黄，脉弦劲。肝阴不足，风阳上扰，拟养阴清肝，以定风眩。处方：生槐角 15 克，决明子 12 克，杭菊花 10 克，生白芍 12 克，川石斛 15 克，稽豆衣 10 克，车前子 10 克，夏枯草 12 克，生牡蛎 30 克(先煎)。连进五帖，眩晕已除，诸

恙均减，嘱常服杞菊地黄丸善后。

(朱步先整理)

9. 马鞭草祛瘀消积、清热解毒功奇

马鞭草味苦辛，性微寒，入肝、脾、膀胱经，具有活血、通经、利水、截疟、消积、治痢、清热解毒等多种功能。《千金方》有马鞭草鲜品治疟的记载。民间截疟一般取鲜草一握（干品30~60克）作煎剂于疟作前二小时服下。因它有很好的活血作用，可应用于跌扑损伤之症；又能通经，凡瘀阻冲任、经汛不行者，可与益母草、生山楂、丹参、泽兰、牛膝之属相伍应用。根据其入肝、脾及活血消癥、利水退肿双重作用，似吻合于肝硬腹水“瘀结化水”之病机，故凡此病癥块癖积、水湿蕴阻、腹大如箕之实证，可以选用。体虚者可与扶正之品同用，以消补兼行，往往既可见尿量增多，腹水渐消，又可见血活瘀行、癥块软缩之效。它擅消积化滞，治泻治痢，《医方摘要》以其与茶叶相伍，治疗痢疾，确有妙思，二味均能清肠，均含鞣质，通中寓塞，凡痢泻早期，证属湿热者咸宜。又具有清热解毒作用，可用于外症痈肿、喉痹等。《卫生易简方》治乳痈肿痛，以其与生姜加酒捣汁服。实践证明，凡乳痈初起，服此方盖被取汗，可建消散之功，此乃解毒、散结、消瘀多种综合作用使然。若乳痈行将化脓或脓已成，则无效。另外，夏秋间之暑湿流注，可重用本品配合金银花、连翘、僵蚕、白芥子、土贝母、木香等，对杜绝流窜、降低高热有效。以上仅举其应用之大概，而随证活用，存乎其人。

病案举例：张××，男，31岁，工人。恙起二日，寒热身痛（39.1℃），有汗不畅，鼻塞流涕，食欲不振，大便溏泄，日二、三行，舌苔黄腻，脉浮滑。外邪袭于卫表，湿热阻于中焦，所谓胃肠型感冒是也。当予疏肌达邪，化湿和中。处方：马鞭草20克，连翘12克，薄荷尖5克（后下），清水豆卷12克，飞滑石15克（布包），桔梗5克，六神曲10克，晚蚕砂10克（包），连进二帖，身热降至正常，诸恙均释。

（朱步先整理）

10. 川桂枝平降冲逆、温复心阳效捷

桂枝味辛甘，性温，入心、肺、膀胱经，有发汗解表、温通经脉、通阳化气之功。清·邹润安指出它的主要作用有六：“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瘀、补中。”朱师对桂枝的应用功夫娴熟。他遵仲景大法，用桂枝配麻黄以解表散寒，配白芍以调和营卫，配人参以益气解表，配茯苓以通阳行水，配防己以温行水气，配黄连以平调寒热，配石膏以解表清里，配大黄以温下寒实，配丹皮以和营祛瘀，配龙骨、牡蛎以养心安神等。他认为桂枝加桂汤治“奔豚”其效确实；并据桂枝温阳通脉的作用引用于治疗心动过缓之证，屡屡建功，指出：“欲温通心脉，桂枝用一般剂量即可；欲复心阳，常须用大量其效始著，多与甘草相伍。”兹将此二点分述如次。

奔豚究为何病？仲景描述其“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其状若江豚之上窜，发则有形，止则不见，可见是

一种发作性的冲逆病。朱师认为：“奔豚气之‘气’字，殊堪玩味，盖其病乃气体循冲脉上下攻筑，多无实质可据。”从仲景说，“从惊发得之”，则其为情志发病，殆无疑义。此证的治疗，仲景主用桂枝加桂汤和奔豚汤，前者侧重伐肾邪，后者侧重折肝火，奔豚汤本文不加讨论，奔豚用桂枝，是取其温肾制肝、平降冲逆的作用。即使肾邪所致奔豚，亦往往挟肝邪为患，诚如朱丹溪所云：“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若无肝邪，恐不至如斯之冲逆。桂枝加桂汤治气体冲逆有效，但方中无一味理气之药，据此可以推断桂枝有疏理肝郁作用，证之临床，亦信而可证。再配合敛降肝火之芍药，则肾邪得伐，肝邪得制，冲逆自平。至于桂枝加桂汤所加之桂，是为桂枝，抑为肉桂，后世医家意见不一，其实桂枝味薄质轻，肉桂味厚质重，欲兼宣通心肺之阳，则宜桂枝；欲散下焦沉寒痼冷，则宜肉桂；当据证而酌用。曩年朱师治一许姓妇女，腹中攻筑，有气自脐下上冲至咽，窒塞难受，经常举发，迭经多方图治罔效，诊为奔豚病。予桂枝 15 克、杭白芍 10 克、生甘草 5 克、代赭石 30 克（先煎）、旋覆花 10 克（布包）、橘、荔枝核各 12 克、生姜 5 克、大枣 15 克，连进两帖，自觉气自咽降至胸部，再进 3 帖，冲逆已平，诸恙均瘳。

桂枝善于温通心阳，与甘草同用，治阳虚心悸有良效，适用于心阳不振、心脉痹闭之证。朱师经验，凡冠心病、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引起之心动过缓，引用之有提高心率的作用，常以桂枝、黄芪、丹参、炙甘草为基本方，随证佐药。盖心阳虚者心气必虚，故用黄芪以补气；心阳虚则营运不畅，故用丹参以养血活血；阳以阴为基，心阳虚者必兼见心血虚，故用甘草以柔养。此四味共奏益心气、复心阳、通心脉之功。而其中关键，

桂枝的用量须打破常规。朱师用桂枝，一般从10克开始，逐步递增，最多加至30克，服至口干舌燥时，则将已用剂量略减2~3克，续服以资巩固。若囿于常法，虽药已对证，但量小力弱，焉能收效。

病案举例：李××，女，49岁，干部。1980年7月10日初诊：自1971年起患心动过缓，心率一般在60次/分左右，多方求治，收效不著。今年6月间，突然头晕目眩，心悸心慌，昏仆于地。往××医院就诊，经心电图检查：心室率41~43次/分，阿托品试验，即刻心率56次/分，8分钟后心率递降至43次/分。诊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使用复方丹参片及益气活血、温阳通脉的中药无效。顷诊面浮肢肿，胸闷心悸，神疲乏力，心率43次/分，血压148/90毫米汞柱，苔白腻，质衬紫，脉细缓无力。心阳失展，瘀阻水停，治宜温阳通脉。处方：太子参20克，川桂枝10克(后下)，降香8克，炙黄芪20克，川芎10克，当归10克，炒白术15克，炙甘草5克，8帖。

二诊：药后证情如故，此非矢不中的，乃力不及穀也，重其制进治之。上方桂枝改为12克，加丹参15克，苏罗子12克，续服8帖。

三诊：进温阳通脉之品，心阳略振，心动过缓之象稍有改善，心率上升至45~47次/分，苔薄质淡，脉细缓，前法既合，当进治之。上方桂枝改为15克，续服8帖。

服此方后，心率上升至50~54次/分，面浮肢肿消退，又将桂枝加至18克，以上方再服8帖，活动后心率64次/分，静息仍在50~54次/分。续予温阳通脉，佐以养阴和络，毋使过之。处方：太子参30克，川桂枝20克，川芎10克，丹参15

克,炙黄芪 15 克,降香 10 克,玉竹 10 克,麦冬 8 克,炙甘草 5 克。连进 20 余帖后,心率维持在 61 次/分,精神振作,更以上方 20 帖量,配合蜂蜜 2 斤,熬制成膏,以巩固之。

(朱步先整理)

11. 泻脾泄热法治实火口疳

口疳俗称口疮。由于口为脾之窍,舌为心之苗,故口疳常与心脾两脏相关。若心脾之火熏蒸,则口疳作矣。但火有虚实之分,病有常变之异,临症岂能一例衡之?属心经邪热者当泻心导赤;属脾经积热者当泻脾泄热,此实火论治之大略。若虚火论治,又当随证立法:思虑劳倦,损伤脾气,证见运化无权,虚火内生者,当补土伏火;劳心过度,阴液暗耗,证见口干口苦,心烦不寐者,当泻南补北,交通心肾;长期反复发作,阴伤及阳,虚阳浮越者,则温养下焦,引火归源。

朱师治疗脾经积热之口疳,以苦泄为重点,参用解毒、护膜、生肌之品,常应手收效。可用芦荟,配合决明子、马勃、木蝴蝶、甘中黄等。芦荟苦寒,入心、肝、脾三经,除善折肝火外,擅泻脾经积热,《儒门事亲》曾以其配合使君子治疗小儿脾疳。决明子能清肝、和胃、通便,朱师历验其为治疗消化性溃疡之效药,并引伸于治疗口腔溃疡,它与芦荟相伍,诱导下行,使淫热从下而泄,遂不致炎上为患。马勃、木蝴蝶同用,清泄郁热,保护溃疡面,加速其愈合。甘中黄有良好的清热解毒作用。一般服此类方药后,大便每日恒增多 1~2 次,此积热下泄之证也,毋需过虑。

病案举例：王××，男，38岁，工人。口疳已起十余年，时轻时剧，迭经中西药物治疗未见显效。口唇内及舌侧可见三枚黄豆大小溃疡，痛楚较甚，咽喉干燥，口中有秽气，夜间烦懊难寐，二便尚调。舌质偏红，苔薄黄，脉弦滑。脾经积热熏蒸，虽为患已久，仍当先夺其实。处方：芦荟6克、决明子15克、木蝴蝶6克、马勃5克、甘中黄8克、生苡仁15克、元参10克、生麦芽20克。

服上药5帖，口疳明显好转，口中秽气亦减。停药十余日，口疳又作，足见邪热未除，继进上方5帖，口疳渐愈。转予养阴泄热，护膜生肌，予决明子、玉泉散、川石斛、生地黄、北沙参、炙僵蚕、木蝴蝶等。连服5帖，多年夙疾遂告痊愈。

（朱步先整理）

12. 温补镇摄法疗顽固失眠

不寐一症，原因甚多。清·林珮琴云：“阳气自动而之静，则寐；阴气自静而之动，则寤；不寐者，病在阳不交阴也。”证诸临床，不寐确以阴分亏虚，心火偏亢，阳不交阴居多，而养阴敛阳一法，较为常用。但由于禀赋的差异、病程的久暂以及施治的失当，阴阳的偏胜偏衰常互相移易，遂有徒执此法无效者。不得不为之通变。朱师指出：卫气行阳则寤，行阴则寐，言生理之常；但阴阳互根，若卫阳偏衰，失于燮理，又当予温补镇摄之法。然而无论养阴敛阳，或者益阳和阴，无非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而已。

参用温阳药治失眠，先圣近贤，名论迭出。如章次公先生

云：“有些失眠患者，单纯用养阴、安神、镇静药物效果不佳时，适当加入桂、附一类兴奋药，每收佳效。”历代治失眠的名方，着眼两调阴阳者不乏其例，比如交泰丸，黄连泻心火之偏亢，降阳和阴；肉桂温肾化气，蒸腾津液，终成水火既济之功，而擅治心肾不交的失眠症。从此意扩充，不少具有燮理阴阳作用的方剂均有安寐之功。例如《金匱》桂枝龙骨牡蛎汤，原为虚劳病“男子失精、女子梦交”而设，但桂枝与芍药、龙牡相配，兴奋与抑制结合，故能调节神经功能的紊乱，朱师引用以治疗失眠症，确有交恋阴阳，安神定志之功。若偏于阴虚者，适当加入百合、生地等，获效亦佳。

凡失眠久治不愈，迭进养阴镇静之品无效者，朱师恒用温补镇摄法以补偏救弊。常以黄芪、仙灵脾、五味子、灵磁石为主药，补气、温阳、益精、潜镇，动静结合，益气而不失于升浮，温阳而不失于燥烈，随证化裁，屡获佳效。同时对长期失眠引起的神经衰弱症，亦有使其脑力渐复之功。

病案举例：王××，男，45岁，干部。患失眠症已近一载，经常彻夜难以交睫，记忆力减退，头晕神疲，周身乏力，心悸阵作，夜有盗汗。曾间断使用西药谷维素、利眠宁等，并长期服用天王补心丹、朱砂安神丸等乏效。脉虚大，舌边有齿印，苔薄。精气亏虚，阳气浮越，当予温补镇摄。处方：炙黄芪20克、仙灵脾12克、五味子6克、灵磁石15克（先煎）、甘杞子12克、丹参12克、淮小麦30克、炙远志6克、茯神10克、炙甘草6克。

服上方3帖，夜间即能入寐。连服10帖，夜能酣寐。后嘱其常服归脾丸以善后。

（朱步先整理）

13. 刘寄奴治瘀阻溺癥

刘寄奴味苦性温，入心脾二经，为活血祛瘀之良药。凡经闭不通，产后瘀阻作痛，跌仆创伤等症，投之咸宜。而外伤后血尿腹胀，用之尤有捷效。《本草从新》载其能“除癥下胀”。所谓“下胀”者，因其味苦能泄，性温能行也。而“除癥”之说，殊堪玩味，经验证明，此物对“血癥”、“食癥”等症均可应用。所谓“血癥”，盖因将息失宜，脏腑气虚，风冷内乘，血气相搏，日久坚结不移者也。在妇女则经水不通，形体日渐羸瘦，可予四物汤加刘寄奴、牛膝、红花、山楂之属。引伸之，肝硬化腹水用之亦有佳效。而“食癥”，则因饮食不节，脾胃亏损，邪正相搏，积于腹中而成。此物民间用于治疗食积不消。凡食癥已成，或食积长期不消，以致腹中胀满，两胁刺痛者，以此物配合白术、枳壳、青皮等，见功甚速，大可消食化积，开胃进食。其“消癥”之说，确属信而可证。

刘寄奴亦可治痢，《圣济总录》载：“用刘寄奴草煎汁服”，治“霍乱成痢”。历代医家沿用之，《如宜方》即以其与乌梅、白姜相伍，治“赤白下痢”。今人用其治疗菌痢颇验，想亦赖其化瘀消积之能也。此外，还以之治疗黄疸型肝炎，不仅可以退黄疸、消肝肿，并能降低转氨酶及麀浊。

朱师对刘寄奴的应用，不仅如上所说。尝告我辈曰：“刘寄奴的活血祛瘀作用，可谓尽人皆知，而其利水之功则易为人所忽略，良药被弃，惜哉！”《大明本草》虽有其主“水胀、血气”之记载，但后世沿用不广，以此品直接作利水之用者，当推《辨

证奇闻》“返汗化水汤”。此汤“治热极，止在心头一块出汗，不啻如雨，四肢他处，又复无汗”，药用：茯苓 30 克、猪苓 10 克、刘寄奴 10 克。并云“加入刘寄奴，则能止汗，而又善利水，而其性又甚速，用茯苓、猪苓，从心而直趋膀胱。”这是对刘寄奴功用的另一领悟。朱师认为，刘寄奴由于有良好的化瘀利水作用，因此可用于治疗瘀阻溺癃症，尤适用于前列腺肥大症引起之溺癃或尿闭。所谓溺癃，指小便屡出而短少也，久延可致闭而不通。而前列腺肥大则与瘀阻相关，凡瘀阻而小便不通者，非化瘀小便不能畅行。李中梓治“血瘀小便闭”，推“牛膝、桃仁为要药”。而朱师则用刘寄奴，其药虽殊，其揆一也。

前列腺肥大引起之溺癃，常见于老年患者，其时阴阳俱损，肾气亏虚，气化不行，瘀浊逗留，呈现本虚标实之证。若一见小便不利，即予大剂淡渗利尿，不仅治不中鹄，抑且伤阴伤阳，诚为智者所不取。朱师治此证，抓住肾气不足，气虚瘀阻这一主要病机，采用黄芪与刘寄奴相伍，以益气化瘀；配合熟地、山药、萸肉补肾益精；琥珀化瘀通淋，沉香行下焦气滞，王不留行迅开膀胱气闭，组成基本方剂，灵活化裁；如瘀阻甚者，加肉桂、丹皮和营祛瘀；阳虚加仙灵脾、鹿角霜温补肾阳；下焦湿热加败酱草，赤芍泄化瘀浊；收效较著。曾治一张姓男，六十八岁，患前列腺肥大症已五载余，曾使用有关西药治疗，收效不著，病情时轻时剧。半月前，突然尿闭不通，当即住院治疗，经导尿并注射雌二醇等，病情有所缓解。顷诊面黄少华，腰酸肢楚，小溲频数而不畅，夜间尿次尤频，一般每夜有 10~15 次，惟量少而涓滴不尽，小腹坠胀，舌上有紫气，苔薄，脉细弦、尺弱。肾气亏虚，失于固摄，故小便频数；瘀滞留阻，水道不畅，

故小便量少而涓滴。亟宜益肾化痰，以展气化。药用：生黄芪30克、刘寄奴20克、大熟地15克、淮山药20克、山萸肉10克、丹参10克、丹皮10克、泽兰叶10克、肉桂5克(后下)、沉香片3克(后下)、琥珀末2.5克(吞)、王不留行10克。连进五帖，小溲渐爽，尿次减少，诸症大减，续予原方出入，共服三十余帖，排尿接近正常，精神转振。嗣后间断服药，一切正常，并以六味地黄丸长期服用以巩固之。

(朱步先整理)

14. 白槿花泄下焦瘀浊

白槿花又称木槿花，其性味诸家本草所说不一。李时珍以为甘平、无毒，但尝其药汤有苦味，用之又可清热，似以甘苦、微寒较当。此物以擅治赤白痢著称，《冷庐医话》载：“白槿花治赤痢甚效，……凡是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调白糖汤，服之皆愈。采花晒干，藏之次年，治痢亦效。”验之临床，信不诬也。其所以能治痢者，盖因其能清热解毒，一也；能入血分，活血排脓，二也；其性滑利，能缓解下痢之后重，三也。惟用于热毒痢较佳，寒湿痢则不相宜。可配合白头翁、秦皮、苦参、白芍、山楂之属，随证治之。此物亦可用于湿热泄泻，凡肠间湿热逗留，泻下溏垢臭秽者，即可应用，朱师常以之与蛇莓相伍，收效较彰。若慢性泄泻，脾气亏虚，肠间湿热未清者，则在补脾扶正方中，参用泄化湿热之品。朱师常以仙鹤草、桔梗、白术、山药、白芍等，配合白槿花以治之，曾创订“仙桔汤”，用治慢性痢疾及泄泻，屡奏殊功。

朱师精研本草，他从《本草纲目》关于本品能“利小便、除湿热”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因而广泛应用于下焦湿热证，其中包括淋症、痢疾、泄泻及带下等疾患。先生治疗急性泌尿系统感染，常以此品配合生地榆、生槐角、生地黄、白花蛇舌草等，每收捷效。若肾盂肾炎，先生则以滋肾阴、泄湿热为主要手段，采用知柏地黄配合白槿花、生地榆、生槐角、血余炭等，因证活用。至于此证久延，阴伤及阳，而湿热未清者，先生把握主次，明辨标本，其制方一面用仙灵脾、仙茅、生熟地、山药等培补肾阴肾阳，一面用白槿花、白花蛇舌草、茜草根、乌贼骨等泄化下焦瘀浊，其效可操左券。

基于白槿花能泄化下焦瘀浊这一特定作用，朱师恒用其治疗肾炎，苟辨证确切，应用得当，即可见效。曾治一张姓女孩，6岁，患急性肾炎，已延三月余，长期使用青霉素，并配合益气、养阴、利尿之中药，尿检蛋白长期逗留在+~++之间，红、白细胞少许，证见周身轻度浮肿，尿色淡黄，脉细，苔薄，揣度病情，乃余邪未清，瘀浊逗留，肾阴亏虚之候，鉴于前曾多次使用培本之剂无效，爰以清泄法徐图之。乃予白槿花、龙葵各30克，研极细末，每日早晚各服3克，服药五日后复查，尿检正常，周身浮肿尽消，嘱其将药末服完，遂告痊愈。至今四载余，一切正常。可见清泄法亦有降低尿蛋白之功，值得深思。一般说来，尿蛋白的出现，多系脾肾亏虚，不能固摄精微所致，但若湿热瘀浊蕴结，肾气因病而虚者，非泄化瘀浊不为功。但无论或补或清，均应吻合病情，绝不可一见尿蛋白，先存成见，即投补益，而废弃辨证论治的精神。至于白槿花与龙葵并用之意，朱师指出：“二物性皆滑利，滑可去着，能祛肾间湿热，排泄瘀

浊毒素，邪去则正自安也。”二物祛邪又不伤阴，非淡渗之属所可同日而语。此例用药确当，故建功甚速，是白槿花之功，亦朱师善用白槿花之功也。

(朱步先整理)

15. 黄芪配莪术治慢性胃疾，消癥瘕积聚

慢性胃疾和癥瘕积聚有其共性：由于久病耗气损精，而致气衰无力，血必因之瘀阻，因之常呈气虚血瘀之候。朱师认为此类病证应选益气活血，化瘀生新之品，方能奏养正消积之功。《本草汇言》谓：“黄芪补肺健脾，实卫敛汗，驱风运毒之药也。”王执中《资生经》曾载：“执中久患心脾疼，服醒脾药反胀。用蓬莪术面裹炮熟研末，以水与酒醋煎服立愈。”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治女科方又有理冲汤用黄芪、党参配三棱、莪术之例，彼指出：“参、芪能补气，得三棱，莪术以流通之，则补而不滞，而元气愈旺。元气既旺，愈能鼓舞三棱、莪术之力以消癥瘕，此其所以效也。”朱师对此颇为赞赏，并加发挥，他尝用生黄芪20~30克，莪术6~10克为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肝脾肿大，肝或胰癌肿患者，颇能改善病灶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以使某些溃疡、炎性病灶消失，肝脾缩小，甚至使癌症患者病情好转，延长存活期。朱师临床具体运用这两味药物时，根据辨证施治原则，灵活掌握其剂量、配伍，如以益气为主，黄芪可用30~60克，再佐以潞党参或太子参；如以化瘀为主，莪术可用至15克，亦可加入当归、桃仁、红花、地鳖虫等；解毒消癥常伍参三七、虎杖、蛇舌草、蜈蚣。临床实

践证实,凡胃气虚衰,瘀阻作痛者,以二味为主,随证制宜,胃痛多趋缓解或消失,食欲显著增进,病理变化随之改善或恢复正常,可见其大有健脾开胃、扶正祛邪之功。朱师指出:“黄芪能补五脏之虚,莪术善于行气、破瘀、消积。莪术与黄芪同用,可奏益气化瘀之功,病变往往可以消弭于无形。因为黄芪得莪术补气而不壅中,攻破并不伤正,两药相伍,行中有补,补中有行,相得益彰。再细深究,《本经》首言生黄芪善医痈疽久败,能排脓止痛;次言大风癩疾,五痔鼠痿,皆可用之。性虽温补,而能疏调血脉,通行经络,驱风运毒,生肌长肉,以其伍蓬莪术,恒收祛瘀生新之功。故临床运用可使器质性病变之病理性变化获得逆转”。

案例1:高××,女,60岁,退休工人。胃疾廿余载,经治而愈。去年因连续食用党参煨桂圆而致口干咽燥,乃致胃疾又作。近五月来,食欲显减,胃脘胀痛不适,形体消瘦,便干如栗,三日一行。苔白腻,边有白涎,质衬紫,脉细小弦。证属气血亏虚,痰瘀互阻,中运失健,姑予益气血,化痰瘀,运中土,徐图效机(1981年10月胃镜检查:浅表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处方:生黄芪20克、蓬莪术6克、太子参10克、全当归10克、戈制半夏2克(分2次冲)、鸡内金6克、生麦芽15克、桃杏仁各10克、绿萼梅8克。

进药5剂,食欲增进,脘痛已缓。仍以上方出入加减,共服药62剂,诸恙均除,胃镜复查未见任何异常。

案例2:姚××,女,53岁,工人。右上腹疼痛已起数月,全身乏力,口干欲饮,纳可。苔薄白,质淡红,脉细(某医院检查:巩膜无黄染,眼球血管弯曲显著。心肺正常,腹部稍隆起,

肝肋下 8 厘米,质Ⅱ°,脾未触及。肝功能:SGPT 正常。ZnTT 19u, TTT 6u, γ -GT47u。超声波:肝肿大 8 厘米,肝区波形活跃度差,较密——密集中小波)。肝经疫毒已久,气血凝聚,结而为癥;但恙延既久,正气亏虚,宜软坚扶正并进。处方:生黄芪 20 克、莪术 6 克、太子参 15 克、紫丹参 15 克、参三七末 2 克(分吞)、虎杖 20 克、鸡内金 8 克、生麦芽 20 克、川石斛 10 克、甘草 5 克。

进药 6 剂,腹胀已除,惟夜寐不实。苔薄,脉细弦。今日复查:肝大明显缩小,肝下界于右肋下 5 厘米处扪及,超声波波形明显改善,此佳象也。效不更方,原方继进之。又服中药 10 剂,肝肋下 3 厘米处可扪及,自觉已无所苦,嘱服原方 20 剂。目前,病情稳定,精神颇爽,调理善后之。

(张肖敏整理)

16. 僵蚕配蝉衣疗疮疡痈肿,除温热疫毒

余师愚《疫病篇》云:“疫毒发疮,毒之聚者也。初起之时,恶寒发热,红肿硬痛,此毒之发扬者……总是疮证。”又陈平伯《外感温病篇》曰:“风温毒邪,始得之,便身热口渴,目赤肿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泻,脉伏者,热毒内壅,络气阻遏,当用升麻、黄芩……之属,升散热毒。”对疮疡痈肿、温热疫毒之病证作了具体论述,并指出其病因,乃是外感风湿、湿热,内有蕴毒、凝聚肌肤,侵及脏腑而成。因此,清热毒,化湿浊,乃其治疗大法。朱师研究虫类药四十余载,造诣较深。临床常选僵蚕配蝉衣,治疗此类疾患,每获佳效。朱师谓:“僵蚕其功能散

风降火，化痰软坚，解毒疗疮，故于风热痰火为患之喉痹喉肿，风疹搔痒，结核瘰疬等证均适用之，且对温邪感染最为适宜，是故杨栗山之《寒温条辨》首推本品为‘时行温病之要药。’蝉衣体气轻虚而性微凉，擅解外感风热，并有定惊解痉作用，为温病初起之要药。清代温热学家杨栗山氏称其‘轻清灵透，为治血病圣药’，有祛风胜湿，涤热解毒之功，故《寒温条辨》治温热病的主要方剂中，有12首均用之”。其所以奏效之理，诚如邹澍在《本经疏证》中所说：以其疏泄，故“阴中之清阳既达，裹缠之秽浊自消”。《本草纲目》曾述蝉衣，主疗一切风热之证。朱师认为，两药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可拔邪外出，发散诸热。且僵蚕有化顽痰之功，对于长年痼疾，挟有痰瘀者甚效。朱师临床应用，甚为广泛，常配伍银花、紫地丁、赤芍、野菊花等施治。临床观察，两者配伍还有抗病毒之作用，常配伍银翘、豆豉、苍耳子、羌活治疗病毒性感冒；配伍芩、连、石膏、银花治疗病毒性腮腺炎；配伍炙蜂房、豨莶草可使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阴转。

案例1： 钱××，男，42岁，农民。恶寒发热，体温38.5℃。小腿皮肤焮热肿胀，疼痛较剧，色如丹涂。舌红苔微腻，脉象弦数。此乃热毒炽盛，发为丹毒。拟方清热解毒：炙僵蚕 12克、蝉衣 6克、黄芩 10克、黄柏 6克、银花 10克、萆薢 15克、土茯苓 20克、生甘草 5克，药服 5剂而愈。

案例2： 王×，男，28岁，工人。神疲肢乏，肝区隐痛，纳谷不馨，大便时溏，症历月余，舌苔白腻，舌质偏红，脉象濡滑。此乃脾虚湿盛，肝郁气滞，治宜健脾化湿，疏肝解郁（体验：肝脾未及。肝功能：SGPT96μ，HBsAg+）。处方：白僵蚕 10克、

蝉衣 5 克、淮山药 20 克、炒白术 10 克、软柴胡 6 克、川楝子 10 克、豨莶草 30 克、车前子(包) 10 克、炙蜂房 10 克、生麦芽 20 克、生草 5 克。

10 剂药后谷丙转氨酶正常, 唯 HBsAg⁺, 上方去川楝子、车前子, 继服 45 剂后, 复查两次 HBsAg 均阴转。

(张肖敏整理)

17. 土茯苓治头痛, 疗痛风

土茯苓甘淡性平, 入肝、胃两经, 功可解毒, 除湿利关节。古籍谓其擅治梅毒、淋浊、筋骨挛痛、脚气、疔疮、痈肿、瘰疬诸疾。近代又有用于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报道。朱师经过实践验证, 证明其为治疗湿浊上蒙清窍所致之头痛及痛风之要药, 或可补前人之未逮也!

头痛病因纷繁。土茯苓所主之头痛, 乃湿热蕴结, 浊邪害清, 清窍不利而作痛。若延之日久, 经脉痹闭, 则痛势甚烈。斯时祛风通络之剂难缓其苦, 惟有利湿泄热, 祛其主因, 配合祛风通络之品, 始克奏功。而朱师独到之经验, 在用量上突破常规, 一般每日用 60~120 克, 随证配伍多可获效。

至于痛风疾患, 朱师云: “此乃嘌呤代谢紊乱所引起, 中医认为系湿浊瘀阻, 停着经隧而致骨节肿痛, 时流脂膏之证, 应予搜剔湿热蕴毒, 故取土茯苓健胃、祛风湿之功。脾胃健则营卫从, 风湿去则筋骨利。”此证确以湿毒为主因, 但往往兼夹风痰、死血为患。朱师治此证, 恒以土茯苓为主药, 参用虫蚁搜剔、化痰消瘀之品, 屡收佳效。

案例 1: 孙×, 女, 40 岁, 工人。1981 年 5 月 6 日, 头痛宿疾已历六载, 痛无定时, 痛剧如裂, 常觉口干, 苔薄黄腻, 舌质衬紫, 脉象细弦, 此乃湿热瘀阻, 清窍不利。治宜清热化湿, 祛瘀通窍。处方: 土茯苓 60 克、蔓荆子、川芎、菊花各 10 克、甘草 5 克。

药服 10 剂, 头痛未作。乃继予 10 剂, 间日服 1 剂以巩固之, 迄今未复发。

案例 2: 周××, 男, 28 岁, 工人。1979 年 8 月 9 日, 10 年前右足趾因不慎扭伤之后, 两足趾关节呈对称性肿痛; 尔后约 5 年, 两手指及膝关节呈对称性游走性肿痛。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年 7 月下旬发现右手拇、食指有多个结节, 且液化溃出淡黄色液体(后查血尿酸 16mg%, 病理活检确诊为“痛风石”。X 片提示双足趾跖关节第五跖骨头外缘有半圆形掌齿状小透亮区。诊断为“痛风症”)。嗣后两上肢、指关节、腕、膝、踝关节疼痛, 每气交之变增剧。平素怯冷, 面眺无华, 形瘦神疲。曾服西药“别嘌醇片”短期, 因有毒性反应停药。苔薄舌淡, 脉象细数(T 37.5°C, 血沉 32mm/60', 尿检: 蛋白+)。乃湿浊留滞经脉, 痹闭不利之咎。治宜化湿浊, 通经络, 蠲痹着。处方: 土茯苓 60 克、全当归、萆薢、汉防己、桃仁泥、炙僵蚕(各) 10 克, 玉米须 20 克, 甘草 5 克。20 剂。

1979 年 10 月 25 日, 60 剂后, 复查尿酸 12mg%, 血沉 12mm/60', 尿检正常。患者手足之结节、肿痛渐趋消退。药既获效, 嘱其继服。1979 年 11 月 25 日, 又服药 30 剂, 惟感关节微痛, 肿胀、结节已除, 复查尿酸 6mg%, 嘱再服 10~20 剂, 以善其后。

(朱琬华整理)

18. 茅苍术升清气,除癖囊

茅苍术辛苦温,入脾、胃二经,为燥湿健脾、解郁辟秽之要药。朱师受许叔微用苍术丸治“膈中停饮……,已成癖囊”之启示,遂用苍术饮治胃下垂,竟效如桴鼓。朱师认为,《本事方》所云“脾土也,恶湿,而水则流湿,莫若燥脾以胜湿,崇土以填科臼,则疾当去矣。于是悉屏诸药,一味服苍术,三月而疾除”确有至理。盖脾虚之证,运化失健,势必挟湿,湿浊不得泄化,清气岂能上升。而胃下垂多属脾虚中气下陷之候,故恒嘱患者每日以苍术 20 克泡茶饮服。服后并无伤阴化燥之弊,盖以其能助脾散精也。

案例1: 孙××,男,33岁,干部。1979年1月25日,宿有胃疾,形体瘦长,肢乏神疲,得食脘痛,且感坠胀,漉漉有声,平卧稍舒。消化道钡餐透视:胃下垂,胃小弯在髂髌连线下11厘米。苔薄舌淡,脉象细软。证属脾气虚弱,中气下陷,治宜健脾益气,升阳举陷。处方:(1)苍术 20 克,10 包,每日 1 包,泡茶饮服。(2)炙黄芪 10 克,淮山药 30 克、炒白术 15 克、陈皮 6 克、炙升麻、柴胡(各) 5 克、茯苓 12 克、炒白芍 12 克、炙草 5 克。10 剂。

1979年2月1日:药后自觉脘部稍舒,精神亦振,纳谷渐馨,余无特殊,苔薄脉细。药既获效,率由旧章。上方继服 10 剂,嗣即单服苍术 50 剂后,诸恙均除,消化道钡餐透视:胃小弯在髂髌连线下 3 厘米。

案例2: 秦××,女,62岁,家庭妇女。1980年8月2日:

恙延半载，脘腹坠胀，纳减便艰。消化道钡餐透视：胃下垂在髂嵴连线下 7 厘米。苔薄舌红，脉象细弦。证属中虚气滞，胃阴不足。治宜补中行气，兼益胃阴。处方：(1)苍术 20 克，10 包，每日 1 包，泡茶饮服。(2)炙黄芪 15 克、淮山药 30 克、川石斛 12 克、炙鸡金 10 克、刺猬皮 10 克、火麻仁 12 克、甘草 5 克。10 剂。共服药 45 剂，病情平复。消化道钡餐透视：胃小弯在髂嵴连线下 2 厘米。

(朱琬华整理)

19. 枸杞子治肝病齿衄，阴虚胃痛

枸杞子甘平，滑润多脂，为滋肾养肝，益精生津之妙品，其止血作用，方书记载甚少，仅《本草述》提及“诸见血证，咳嗽血”。朱师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认为此品具有止血之功，对慢性肝病所见齿衄尤为适合，每日用 30 克煎汤代茶，连服数日，齿衄常获控制，临床症状亦随之改善。朱师尝谓：“血证病因，千头万绪，约言之，缘阴阳不相维系，若阴虚阳搏，宜损阳和阴；若阳离阴走，宜扶阳固阴。但肝肾精血交损所致之失血，非偏寒偏热所宜，枸杞则为当选之佳品。”不仅齿衄，举凡鼻衄、咯血、崩漏等证见精血内夺、肝不藏血者，在辨证论治方药中加用枸杞，可以提高疗效。

此外，枸杞子不仅入肝、肾二经，《要药分剂》指出，还兼入肺、胃二经，同时，王好古说它：“主心病嗌干，心痛。”此处之心痛，多指胃痛而言，这是枸杞子治胃痛之滥觞。因为本品善于滋肾补肝，润肺养胃，所以对胃阴不足或肝气横逆犯胃之胃

痛,用之有益。朱师对溃疡病及慢性萎缩性胃炎而见口干、苔少舌红,脉弦细者,均加重枸杞子之用量,恒收佳效。有时单用本品,每次10克,嚼服或烘干研末吞服,一日二次,食前服,对萎缩性胃炎亦有佳效。

病案举例: 孙××,男,36岁,工人。

患慢性缠绵型肝炎已四年余,迭治未愈,经常头眩、神疲、牙龈渗血,时多时少,心悸胁痛,夜寐不实,多梦纷纭。苔薄质红,脉弦细。此肝阴亏损,虚火上炎,疫毒未靖之征,治宜养肝阴,戢浮火,解疫毒。

川石斛 10克	旱莲草 15克	枸杞子 20克
夜交藤 30克	制黄精 15克	蛇舌草 20克
川百合 15克	金铃子 10克	甘草 6克

10帖,每日一帖。

二诊:药后诸象均见好转,牙龈渗血亦止。苔薄,脉小弦。再予原方以善后之。

上方 5帖

(朱步先整理)

20. 露蜂房疗带下清稀,阳痿久咳

露蜂房不仅有祛风攻毒作用,而且有益肾温阳之功,治清稀之带下为朱师之创获。凡带下清稀如水,绵绵如注,用固涩药乏效者,朱师于辨证方中加用蜂房,屡奏良效。朱师认为:“带下清稀,乃肾气不足,累及奇经,带脉失束,任脉不固,湿浊下注所致。利湿泄浊之品,仅能治标,而温煦肾阳,升固奇经,

才是治本之图”。朱师用蜂房，每伍以鹿角霜、小茴香等通补奇经之品，即是此意。若带下因湿热下注，又有肾阳不足见证者，亦可在清泄湿热方中加用蜂房，全在临证时化裁变通。

病案举例：张××，女，53岁，工人。腰痛如折，带下频多，质如稀水，面黄形瘦，体倦乏力，脉细、尺弱，苔薄白，舌质淡。曾服补脾化湿及固涩束带之品，多剂罔效。此肾阳不足，累及奇经之候也。治予通补奇经，固任束带：

露蜂房 10 克 鹿角霜 12 克 小茴香 6 克
全当归 10 克 绵杜仲 12 克 菟丝子 12 克
云茯苓 10 克 怀山药 15 克 巴戟天 10 克

连进5帖，带下即止，嘱再服5帖，以巩固疗效。

此外蜂房尚有二种功效，世人多忽之，朱师特为指出：一是用治阳痿不举及遗尿，具有佳效。因其温肾助阳之功，殊为稳捷。治遗尿单味研末，每服4克（年幼者酌减），一日二次，开水送服即可，一般4~7日奏效。至于阳痿者，除肝经湿热遏注不泄，致宗筋痿而不举者外，凡精血亏损，下元不足而致之阳痿，创订“蜘蛛丸”（花蜘蛛30只、炙蜂房、紫河车、仙灵脾、淡苁蓉各60克，熟地黄90克，共研细末，蜜丸如绿豆大，每服6克，早晚各一次，开水送下）治疗此症，收效甚佳。

病案举例：岳××，男，34岁，干部。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劳累，体气日见虚弱，近三年来，阳事痿而不举，神疲腰酸。苔薄质淡，脉细尺弱。此肝肾亏损，宗筋失养，故痿而不举，可予蜘蛛丸一料消息之。药服一周即见效机，继服而愈。

二是治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已，不仅高效而且速效，真是一味价廉物美的止咳化痰佳药。蜂房治咳，仅《本草述》提

到“治积痰久嗽”，余则甚少见之，但民间亦相传其有治咳定喘之功，乃验之临床，信不诬也，殆亦温肺肾，纳逆气之功。每取蜂房末3克（小儿酌减），鸡蛋一只（去壳），放锅内混和，不用油盐炒熟，于饭后一次吃下，每日1~2次，连吃5~7日可获满意之效果。

（朱步先整理）

21. 葶草的妙用

葶草味甘苦，性寒，能清热解毒，利水通淋，并可退虚热。除内服外，煎水外洗可治皮肤湿疹，鲜草捣敷可疗蛇虫咬伤，焙干研末外掺可医湿疹破溃，诚为价廉易得之良药。朱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扩大了葶草的应用范围，兹举数端，约述于后：

（1）散结除蒸

前人经验，葶草擅退虚热。《新修本草》载其“除疟，虚热渴”；寇宗奭亦指出：用本品“生汁一合服，治伤寒汗后虚热”。均属信而可证。朱师经验，本品对温热大病后的虚热有良效。如治湿温病后期余邪未清，营卫未和，因而低热缠绵，自汗恶风者，常以本品伍白薇，配合小剂量之桂枝汤，参以清化除邪之品，多能中鹄，恒历验而不爽。

本品除清热除蒸外，《别录》载其“主瘀血”，知其兼可化瘀散结。民间经验，以本品作丸，可治愈瘰疬，朱师因而将本品移用于治疗肺结核之低热，效佳。临床以本品配合养阴清肺之沙参、天冬、麦冬、百合、黄精、十大功劳叶，多能使癆热迅速

挫降；若配合西药抗痨，建功尤捷。

根据本品散结、除蒸、利水多种功用，朱师常用其治疗渗出性胸膜炎。此症与“悬饮”相类，多因饮、热阻于胸胁，以致三焦不利，而呈现寒热、胸痛、气促等见症。在辨证论治方中加用葶草（干品 30~60 克，鲜品加倍），确有助于渗出液的吸收，使身热尽快下挫。朱师曾以本品独用，治愈数例包裹性胸膜炎，足见此药之神奇。1978年 5 月，一王姓男患者，18 岁，学生，前来就诊。其病起于 1976 年 3 月，始则恶寒发热，咳嗽胸痛，左侧尤甚，饮食不振。经某医院胸透检查，诊断为左下包裹性胸膜炎，有少量积液。经使用青、链霉素注射，配合服用异烟肼、维生素 B₆ 等，治疗一月余，症状有所改善，但胸透检查，结果仍为“左侧包裹性胸膜炎”。继用前法间断治疗二年余，数次胸透结论同前。形体日渐羸瘦，手心如烙，胸胁作痛，纳谷不馨。朱师嘱其用鲜葶草 120 克煎汤代茶饮，连服一月，诸症次第减轻。胸透复查为：左下胸膜肥厚。遂告基本治愈。

（2）通络止痛

葶草大剂量使用，可以驱逐停滞于胸胁之饮邪；使用一般剂量，可以祛除经络之湿热，具通邪止痛之功，可用于治疗痹证。痹证症候各异，究其成因，总缘正气亏虚，风、寒、湿、热之邪入侵，留着经隧骨骱，阻遏气血运行所致。一般说来，风寒痹证以温经散寒，祛风通络为常法，而湿热痹证则当以燥湿泄热，宣通痹着为主。朱师对热痹的治疗，常以本品配合虎杖、寒水石为主，随症选用其他药物。奏效殊捷。而热痹之血沉增速，抗“O”增高者，亦多能较快地降至正常。曾治一张姓女

病人，48岁，工人。起病一周，始则恶寒发热，周身关节走注作痛，继则两下肢出现多个蚕豆大小之结节，色红且痛，经使用西药保太松等治疗，收效不著。顷诊身热未清（37.8℃），口苦而干，舌质红，苔薄黄少津，脉浮数。此热痹也，良由风湿热邪搏于血分所致。当予化瘀通络，泄热宣痹为治。处方：葶草、寻骨风、忍冬藤、桑枝各30克、虎杖20克、寒水石、赤芍各15克、丹皮、地龙各10克，连进5帖，体温正常，痹痛大减，结节基本消失。续予上方加桃仁10克、红花6克，又服10帖，诸恙若失。

此外，朱师治疗久痹之虚热，喜用本品配合银柴胡、白薇、秦艽等，加养营和络之品，收效亦佳。

（3）利水泄热

具有利水泄热之功的葶草，不仅是热淋之效药，而且可以用于肾炎的治疗。急性肾炎相类于“风水”，乃风水相搏，致使肺失宣肃，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邪泛滥肌肤而成。在疏风宣肺剂中加用葶草，能促使浮肿尽快消退，有助于肾功能之恢复。

朱师治疗慢性肾炎选用葶草，必须具备肾阴亏虚，湿热逗留之见症。其时尿蛋白长期不消失，既有肾虚不足之“本”，又见湿热逗留之“标”。治本固为要务，而祛邪亦不可忽；盖湿热留恋，必然伤阴，病之淹缠，良有以也。曾治一曹姓女患者，45岁，技术员。患慢性肾炎已二年余，面浮足肿，时轻时剧，尿蛋白长期在+~++之间，红白血球少许，腰酸肢楚，烘热头眩，舌质偏红，苔薄黄，脉细微数。迭进补肾摄精之品乏效。肾阴亏虚，湿热久踞，治宜养阴化邪。处方：生地黄、石苇、龙葵、菝

葵,熟女贞各 15 克、葶草、马料豆、淮山药各 30 克。连进 10 帖,浮肿逐渐消退。仍以上方出入化裁,共进 40 余帖,浮肿未再作,尿检正常,病情稳定。

(朱步先整理)

22. 小麦的佳效

小麦为心之谷,善养心气,本草家多谓本品“面热、皮凉”。今临床所用系整小麦之陈者,则其性之平和可知。张仲景《金匱要略·妇人杂病篇》之甘麦大枣汤,主治“妇人脏躁,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相似于今之癔病。即用小麦,配合甘草、大枣,以益气润燥,宁神除烦。历代医家相当重视此方,许叔微《本事方》、陈自明《妇人良方》都载有使用本方之验案。叶天士对本方的应用尤具独到之功夫,屡起大证。仔细分析脏躁之临床表现,皆系精神方面的疾病,“躁”,则是烦乱不安的意思。据此,脏躁之“脏”,指心脏也。小麦善养心气,润燥除烦为主药。本方除治脏躁外,又可用于小儿夜啼、自汗盗汗、惊悸怔忡等症。临床凡神经官能症见头眩健忘、心悸怔忡、心神烦乱、夜寐不实,多梦纷纭者,以此汤为主,随症加味,多收殊效。有人以此汤制成糖浆剂,定名为“脑乐”,治疗脑神经衰弱,甚受病者欢迎。甘麦大枣汤尚可治疗百合病。考百合病多系心肺阴虚、余热逗留所致。然亦有不少患者表现为心肺气虚者,虽为气虚,却不任参、芪之温补,此方甘平,用之最为熨贴,其小麦用量一般为 30~60 克,少则效微。

“甘能缓急”,小麦亦有缓解急迫的作用,《金匱要略·肺

痿肺痈咳嗽上气篇》载：“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方中之小麦，即取其能缓急镇咳。后人用小麦治冲咳、痉咳有一定效果，即受仲景此方用小麦之启迪也。

汗为心液，心气虚则汗外越，故小麦又有补心气、敛汗之效能。一般治汗多用浮小麦，即干瘪之小麦，淘之浮于水面者。“小麦“面热、皮凉”，浮麦有皮无肉，故其性甘凉，尤擅敛虚汗，朱师喜以浮麦与玉米茎心（即玉米茎剥去粗皮）配伍，治疗虚汗烦热，极有功效。单用浮麦炒焦为末。每服6克，一日二次，连服一周，亦效。如无浮麦，陈小麦亦可。唯煎煮时以小麦完整不烂为佳。

小麦之苗亦供药用。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报道麦苗有治黄疸之功，然以麦苗绞汁治黄疸，实早见于《千金方》。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谓麦苗“主酒疸目黄”，并可“消酒食暴热”。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小麦之麸皮亦有敛汗作用，可用治盗汗自汗，近人更用于糖尿病，其法用麦麸与面粉按6:4的比例，加适量食油、鸡蛋、蔬菜拌和蒸熟代饮食，在1~3月内可使尿糖、血糖下降，体重增加，全身情况显著好转。又，麦麸或浮小麦炒香，研细，每用6~10克，开水冲服，对于尿血、血淋亦有一定效果，可供参考。

（何绍奇整理）

23. 仙灵脾为燮理阴阳之妙品

仙灵脾亦名淫羊藿。味辛甘，性温，入肝肾二经，功擅补

肾壮阳，祛风除湿。凡肾阳亏虚所致之阳事不举，小便淋漓，经脉挛急，风湿痹痛，老人昏眊，中年健忘诸证，用之恒有佳效。朱师擅用此品，尝谓：“仙灵脾温而不燥，为燮理阴阳之佳品。”其用大剂仙灵脾（20~30克）配合熟地、仙茅、鹿衔草，起顽痹之大症，取其温阳、逐风湿之功；用仙灵脾配合丹参、合欢皮、炙甘草，治阳虚之心悸、怔忡，取心阳根于肾阳之意；用仙灵脾配合高良姜、荔枝核，治多年之胃寒痛，取益火生土之意。至于配合紫石英治妇女宫寒痛经、闭经、不孕；配合黄荆子、五味子、茯苓治水寒射肺之咳喘；配合吴茱萸、川芎治寒厥头痛；均能应手收效。爰举验案三则、藉见随证应用之一斑。

医案1：武××，女，46岁，教师。

子宫全切除术后半年，怯冷烘热阵作，四肢及眼睑肿胀，入暮尤甚，夜间躁扰不宁，难以入睡。全身乏力，二便尚调。舌质淡衬紫，苔薄白，脉细。揣度脉证，乃手术后损伤冲任，阴阳失燮之候也。治宜补益气血，燮理阴阳：

仙灵脾 15克，仙茅 10克，炙黄芪 30克，潞党参 15克，云茯苓 10克，炒白术 10克，紫丹参 15克，生地黄 12克，生牡蛎（打碎）20克，淮小麦 30克，甘草 5克，大枣 6枚，10帖。

二诊：夜寐较实，怯冷已除，惟烘热、肢肿未已，苔薄白，脉弦细。上方加泽兰、泽泻各 10克，10帖。

药后神疲好转，烘热退，肿胀消，能操持家务。原方间服，10余帖后遂能上班工作。

按：冲任二脉起于胞中，根于先天。冲为精血钟聚之所，任为阴经之承任。奇脉之精血，阴中涵阳，浑然一体，一有亏损，则阴阳失却动态平衡，是以怯冷烘热诸症蜂起。患者因行

子宫全切除术，损伤冲任，故见证如斯。先生取仙灵脾、仙茅温润和阳，生地养阴，牡蛎潜降，庶几阴平阳秘，余药为补气养血之品。此方先后天并调，意在互相资生，阴阳相燮，气血兼补，故诸恙悉退矣。

医案 2：潘××，女，40岁，会计。

1982年7月21日：经事淋漓，将及半载，迭进清营摄血之剂未效。诊得形体丰腴，头眩神疲，怯冷倍于常人，稍事活动，即感疲乏，腰酸气坠，漏下色红，时多时少。苔薄质胖，脉细，重按无力。此形盛气衰，气不摄血之候。治宜益气温阳，以固冲任：

仙灵脾 12克，炙蜂房 12克，炙黄芪 15克，仙鹤草 20克，淮山药 20克，潞党参 12克，煅乌贼骨 15克，茜草炭 10克，补骨脂 12克，甘草 5克，5~10帖。

二诊（1982年8月6日）：服上方 13帖后，神疲较振，腰酸腹坠亦释，经事淋漓之量显著减少，每次数滴，日行数阵。苔薄腻，质淡胖衬紫，脉细。前法既合，毋庸更张。上方加炮姜炭 3克，10帖，漏下遂断。

按：一般而论，崩证势急，漏下则连绵不断而势缓。但崩证不愈，可致漏下，漏下不愈，亦可崩败。凡暴崩宜补宜固，漏下宜清宜通，此为常法。此证因漏下半载，阴伤及阳，医者囿于常法，见血投凉，故尔无效。朱师见其形体丰腴，但怯冷乏力，断为形盛气衰之候，遂予益气温阳，固摄冲任，确是治本之图。其中仙灵脾配合炙蜂房益肾调冲，是先生独到之经验；茜草根配合乌贼骨，能行能止，无兜涩留瘀之弊。阴阳得以燮理，残瘀得以潜消，漏下自已。

医案 3： 李××，男，46岁，工人。

三年前罹黄疸之疾，经治已愈。近半年来因将息失宜，遂觉神疲异常，周身乏力，食欲不振，大便时溏。经某医院确诊为早期肝硬化，肝功不正常，肝大肋下3厘米，质Ⅲ度，并予活血化瘀之剂，药如归尾、赤芍、三棱、莪术、丹参、生山楂等，连服30余帖，更觉神疲不支。顷诊诸恙如前，面黄少华，舌质淡衬紫，苔薄白，脉弦细尺弱。此肝肾阳虚，精血亏损之证，宜益肾温阳，以治其本。

仙灵脾 15克，仙茅 15克，大熟地 20克，山萸肉 10克，炙黄芪 15克，怀山药 30克，云茯苓 10克，炙甘草 6克，鹿角霜 12克，紫河车 10克，10帖。

药后诸恙均减，精神渐振，仍予上方续进30余帖。嗣经复查肝功已复，肝在肋下1厘米，肝质Ⅱ度，续予师订之“复肝丸”，调治而愈。

按：对早期肝硬化的治疗，当区别虚实，不可妄行攻逐。证有“瘀”之表现，近世流行活血化瘀之治法，但若不审瘀之由来，扼守化瘀一法，未有不僨事者。盖乙癸同源，肾精亏虚，肾阳不足，必然导致肝之气阳亦虚；肝气不足，则疏泄无力，气虚则血涩不利，因而瘀阻；肝木不能疏土，势必影响中焦运化。这一恶性循环，均基因于下焦之虚乏。朱师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等，凡证属肾阳不足者，均以温肾培本为主，选用仙灵脾配合仙茅、熟地、山药、鹿角霜、紫河车等温润不燥，以填下焦，疗效历历可稽。

(朱琬华整理)

24. 葶苈子乃泻肺强心之佳药

葶苈子味辛苦，性寒，入肺、膀胱经。长于下气行水，对于痰浊内阻，壅阻气道，气逆喘咳者，或水肿胀满，而体气不虚者，用之多收佳效。然葶苈子有甜苦之分，《纲目》云：“葶苈甘苦二种，正如牵牛黑白二色，急缓不同。……大抵甜者下泄之性缓，……；苦者下泄之性急。”朱师认为肺热咳喘多选甜葶苈，而泻水消肿则以苦葶苈为胜。

(1) 泻肺除饮

葶苈子苦降辛散，其性寒凉，故能泻肺止喘，利水消肿。朱师凡遇咳喘气阻，痰涎壅盛，而舌苔腻者，均于辨证方中加用葶苈子 10~15 克，服用一、二帖后，恒奏显效。因其苦寒善泄，“通利邪气之有余，不能补益正气之不足”，故虚人须慎用，或与山药、白术等品同用始妥。

病例一：张××，男，81岁，干部。宿有慢支史，经常咳喘，痰多气促，行走或活动后更甚，近日又发作较剧，面目浮肿，痰多如涌，气逆咳喘，难于平卧，苔微黄腻，脉弦滑。此痰浊阻肺，气失肃降之候，治宜泄化痰浊，降逆定喘。处方：

葶苈子 15 克，杏仁泥 15 克，竹沥夏 10 克，化桔红 6 克，白苏子 10 克，黄荆子 15 克，黛蛤散 10 克(包)，甘草 6 克，4 帖。

复诊：药后痰量大减，咳喘渐平，苔腻亦渐化，效不更方。原方葶苈子减为 10 克。续服三帖。

药后即趋平复，以参蛤散加味(自制方：红参须 20 克，蛤

蚘一对,麦冬 30 克,五味子 30 克,紫河车 30 克,化桔红 20 克。研末,每服 2 克,一日 2 次。对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均获佳效。)善后巩固之。

葶苈子泻肺定喘,师法前贤。仲景之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悬饮;己椒苈黄丸治饮留肠间,与热互结而腹满、口干舌燥之痰饮病,均以葶苈子为主药。章次公老先生对痰饮咳喘者,尝取葶苈子 30 克,鹅管石 40 克,肉桂 10 克,共研细末,每服 6 克,一日二次,既能温化饮邪,又可涤痰定咳,收效甚佳。朱师尝谓:“痰饮病概括了现代医学之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渗出性胸膜炎、胃肠功能紊乱及幽门梗阻等病,以上诸病凡见面目浮肿,咳喘气逆,痰涎壅盛,呕吐痰水,而肺气不虚者,均可参用葶苈子,颇能提高疗效,缩短疗程。”

(2) 抗御心衰

心衰的病理以虚为本,总属五脏俱虚,因虚致实,产生水饮、血瘀、上凌心肺则悸、喘。由于葶苈子有强心甙的作用,能使心收缩加强,心率减慢,心传导阻滞,对衰竭的心脏,可增加输出量,降低静脉压,因此风心病及肺心病并发心力衰竭者均可用之。多年来,朱师对心衰患者善用扶正祛邪法取效。常以葶苈大枣泻肺汤为主,随证加味,能使临床症状和心衰较快地缓解或消失;多数患者不仅稳定病情,而且可以恢复工作能力。凡见心慌气短,动则加剧,自汗、困倦乏力,苔白质淡,脉沉弱者,乃心脾气虚之证,宜加用炙黄芪、党参、白术、炙甘草,以益气健脾;两颧及口唇紫绀,时时咯血,脉结代,舌质紫瘀者,系心体残损,肺络瘀阻之证,应加用化瘀和络之品,如丹参、苏木、花蕊石、桃仁、杏仁、炙草等;如阳虚较甚,怯冷,四肢

不温，足肿，舌质淡胖苔白，脉沉细而结代者，需加用附片、仙灵脾、鹿角片、炙草等品以温肾助阳。

病例二：周××，男，54岁，工人。患风心已七载，迭治未瘥，近旬来，咳喘气促，伴见咯血，面浮足肿，数用抗感染、强心、止血等西药，咯血仍未止，胸痛气急，心悸怔忡。舌光、边瘀斑甚多，苔薄，脉弦。心体残损，宿瘀内停，瘀血乘肺，肺络受损，诸象以作。治宜益气培本，消瘀宁络。处方：

太子参 30 克，苏木 10 克，葶苈子 15 克，煅花蕊石 10 克(研分吞)，麦冬 10 克，参三七末 2 克(分吞)，炙甘草 10 克，大枣 10 枚。

药服两剂，咯血减少，咳喘趋缓，续服三剂，血止喘定，调理而安。

对于慢性肺原性心脏病并发心力衰竭者，朱师除辨证用药外，多加用葶苈子末，每次 4 克，一日三次，食后服，奏效甚佳。一般在服药后三、四日，尿量增加，浮肿渐退，服药至两周时，心力衰竭显著减轻或消失，且无任何副作用。

(朱又春整理)

25. 益母草应用举隅

益母草味辛，微苦，性微寒，入心、肝二经，长于活血祛瘀，为妇女经事不调、产后瘀阻腹痛诸疾之要药。其子名茺蔚子，又名小胡麻、三角胡麻，主治略同，尤擅解郁平肝、活血祛风之长。至于两者区别，李东垣谓“根茎花叶专于行，子则行中有补也”。朱师则认为“二味活血祛瘀之功近似，若论利水，则益

母草为胜”。

(1) 消风止痒

《本经》早有“瘾疹痒，可作浴汤”的记载，内服之功亦相近似。朱师认为：“益母草的消风止痒作用，全在其能入血行血，盖血活风自散也。”风疹之疾，初起当侧重宣肺，盖肺主皮毛，肺气开，风气去，痒遂止耳。若久发营虚，风热相搏，郁结不解，则痒疹此起彼伏。顽固者痞癩硬结难消，令人奇痒难忍，甚或心烦不寐。此时当宗“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之旨，以营虚为本，以瘀热不散、风气不去为标，采用养营、活血、清风之品，方可奏功。朱师恒以四物汤为主方（重用生地至30克），伍入益母草、紫草、红花、白藓皮、白蒺藜、徐长卿等，奏效较捷。曾治一王姓女，34岁，痒疹已起二月余，曾经强的松、扑尔敏等治疗，尚可控制，但停药复作，又服祛风止痒之中药多剂，收效不著。就诊时痞癩布于周身，其色或白或赤，并可见多处搔破之指痕，每逢外出吹风则疹出尤多。脉浮弦，苔薄。此因久发体虚，卫外不固，兼之营中郁热未清，风邪留着。亟宜益气固表，活血消风。乃予生黄芪20克、防风6克、生地30克、当归10克、赤芍10克、川芎5克、益母草15克、豨莶草15克、徐长卿15克，连进5帖，搔痒锐减，疹块渐消。继服10帖，顽疾得瘥。

(2) 平肝降压

益母草之降压作用，已为现代药理实验所证实，但决非泛泛使用，它主要适用于肝阳偏亢之高血压症。《杂病证治新义》之“天麻钩藤饮”（天麻、钩藤、生石决、山栀、黄芩、川牛膝、杜仲、益母草、桑寄生、夜交藤、朱茯神）有平肝阳、降血压之作

用。分析此方，除用潜阳、泻火、平肝诸品外，尤妙用牛膝、益母草之活血和血、降逆下行，使肝木柔驯，妄动之风阳得以戢敛，其“新义”殆在于斯。朱师指出：“益母草有显著的清肝降逆作用，对产后高血压症尤验，但用量必须增至60克，药效始宏。”当肝阳肆虐，化风上翔，出现血压增高，头晕肢麻时，或久病夹有痰湿、瘀血，伴见面浮肢肿，身痛拘急者，均可适用。朱师曾制“益母降压汤”，药用益母草60克、杜仲12克、桑寄生20克、甘草5克。头痛甚者加夏枯草12克，钩藤20克、生白芍12克、生牡蛎30克；阴伤较著者加女贞子12克、川石斛15克，大生地15克。曾治一周姓女，93岁，夙患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片。今测血压为178/106毫米汞柱，经常头晕且胀，肢麻身痛。近半月来，又增腹中隐痛，腹泻，日三、四行，更觉疲乏难支。脉弦劲，苔薄。缘风阳偏亢，脾土受戢。治予潜阳熄风，抑木安中。药用益母草30克、桑寄生20克、钩藤20克（后下）、生牡蛎30克（先煎）、白芍12克、乌梅肉6克、木瓜10克、甘草5克，连进8帖，血压下降至150/88毫米汞柱，腹泻已止。仍从原方出入，调理而安。

（3）利水消肿

用益母草利水消肿，必须大剂量。曾验证：若每日用30~45克时，利尿作用尚不明显，用至60~120克时（儿童酌减），始见佳效。鉴于其具有活血、利水之双重作用，故对于水、血同病，或血瘀水阻所致之肿胀，堪称的对之佳品。应用概况是：

用于肝硬化腹水。此证与肝脾肾关系最为密切，乃气血水相因为患，其病位在肝，恒多“瘀积化水”之候。朱师治疗腹

大如鼓、腹壁青筋显露之臌胀，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恒以益母草120克(煎汤代水煎药)加入辨证方药中，常可减缓胀势，消退腹水。

用于急、慢性肾炎。急性肾炎多系外感风邪水湿，或疮疡湿毒内攻等，致使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水湿泛滥肌肤而成。益母草除能利水外，尚可清热解毒(《新修本草》载：“能消恶毒疔肿、乳痈丹游等毒”)，不失为治疗急性肾炎之要药。常用处方：益母草90克，泽兰叶、白槿花各15克、生甘草5克。风邪未罢，肺气不宜加生麻黄5克；内热较甚加生大黄5克、生黄柏10克；气血虚弱加当归10克、生黄芪15克。屡获其效。至于慢性肾炎，则要从久病肾气亏虚，络脉瘀滞，以致气化不行，水湿潴留着眼，补肾、活血兼进，藉以扩张肾脏血管，提高肾脏血流量和增强肾小管排泄功能。常在组方时选加益母草。

用于其他原因之水肿。临床可见一种浮肿，尿常规检查无异常发现，一般肿势不剧，以面部和下肢较为明显，常伴见面色少华、头晕乏力等症状。朱师认为，此种浮肿基因于气血亏虚，肝脾失和。盖气虚则鼓荡无力，血涩运迟，络脉瘀滞，以致水湿留着。故此类浮肿，乃虚中夹瘀之候也。朱师习用生黄芪(30克)与益母草(60克)相伍，以扶正气、化瘀滞、行水湿。配合茯苓、白术健脾，当归、白芍养肝；天仙藤、木瓜舒筋化湿，收效较著。

(朱步先整理)

26. 徐长卿配伍琐谈

徐长卿辛温无毒，《本经》称其主“疫疾、邪恶气、温疟”，有

辟秽作用，故古人用其辟瘟疫。《肘后方》载其能治“注车注船”之候：“凡人登车船烦闷头痛欲吐者，宜用徐长卿、石长生、车前子、车下李根皮各等份，捣碎以方囊系半合于衣带上，则免此患”。今人用此品煎服治登山呕吐、晕车晕船，即受其启迪。由此推勘本品有镇静作用。归纳后世的实践，本品的主要作用还有：理气镇痛，用于脘腹疼痛，风湿痹痛；解毒消肿，治疗毒蛇咬伤；祛风止痒，用于风疹瘙痒不已。朱师运用此品，配伍它药，治疗多种疾病，疗效甚佳，兹介绍如下：

(1) 徐长卿配白藓皮祛风止痒

瘾疹(又称风疹块)一证，多系风热搏于营分所致，严重者痞癩遍体，瘙痒不已。辨证治疗，以消风止痒为大法。久发不已者，恒需参用和络消瘀之品；若卫气已虚，又当益气固卫。徐长卿不仅能祛风，又能镇静止痒，故为治此证之佳品。临床实践证明，本品有抗过敏作用，既可入煎剂，又可作外洗剂。内服常与白藓皮为伍，加用于辨证论治之方药中。外治常用徐长卿、白藓皮、苍耳草、蛇床子各 30 克，煎成后俟温时熏洗之，止痒效果较为明显。婴儿湿疹多起于 6 个月之后，严重者由周身及于面部，瘙痒难熬，搔破后脂水淋漓，此症顽缠，不易速愈。朱师拟一方：徐长卿 12 克、生地黄 12 克、赤芍 9 克、紫草 5 克，白藓皮 10 克、焦山楂 10 克，炒枳壳 5 克。随症加减，收效较著。如丁×，男，一岁半，患婴儿湿疹已起二月余，疹癩此起彼伏，面部搔破。曾用扑尔敏等西药治疗罔效。经与上方，服 8 帖而瘥。

(2) 徐长卿配姜黄宣痹定痛

痹痛一证，多因风、寒、湿、热邪之侵袭，着于经脉所致。尽

管其见症各异,施治有温凉之殊,而宣通痹着实为要务。根据朱师之经验,徐长卿与姜黄相伍,行气活血,有利于痹着之宣通,有明显的驱邪镇痛作用。风湿痹痛,加用虎杖、鹿衔草等,有较好的疗效。至于顽痹,因病邪深伏经隧,急切难解,应以益肾蠲痹为主,在对症方药中加用徐长卿,可以缓解疼痛之苦。1978年朱师去广州讲学,曾在××医院为一尿酸盐沉着引起的“痛风”患者会诊。斯时患者左足拇趾第二关节肿痛,痛楚不堪,经西药治疗半年未愈,朱师诊为湿毒蕴结,经脉痹闭,予泄化湿毒、宣痹定痛方。药用:土茯苓 30 克、生黄芪 12 克、木防己 12 克、生苡仁 30 克、泽泻 12 克、淮山药 30 克、怀牛膝 12 克、徐长卿 15 克、片姜黄 9 克。1981年该病友函述,此方连服 30 余帖,肿痛尽消而出院,3 年未复发。

(3) 徐长卿配乌梅治不服水土之泄泻

腹泻多因脾胃运化不健,水谷不分,并入大肠所致,故前人有“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之说。亦有因不服水土而致泄泻者。对此,朱师喜用徐长卿配乌梅,伍以补脾药治之,以调整机体的适应性,促进肠胃的消化吸收,尽快改善临床症状。曾治一王姓,女,48 岁,东北人。来南通工作月余,腹泻日二、三行,迭经胃苓汤出入治疗,10 余剂罔效。细询其无饮食不洁史,亦不恣食厚味,腹时隐痛,脉细弦,舌苔薄腻。乃予四君子汤加徐长卿、炙乌梅肉、青陈皮。连服 3 帖,腹泻即瘥。续予原方 5 帖以巩固之。

(朱步先整理)

27. 太子参配合欢皮,功擅

调畅心脉,益气和阴

“萱草忘忧,合欢蠲忿”。合欢皮,性味平甘,功擅宁心悅志,解郁安神。《本经》谓能“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盖心为君主之官,心安则五脏自趋安和。太子参,其用介于党参之补,沙参之润之间,其性不温不凉,不壅不滑,确系补气生津之妙品。二味相伍,治疗心气不足、肝郁不达的情志病,确有调肝解郁,两和气阴之功,而无“四逆”“四七”辛香升散、耗气劫阴之弊;疏补两济,平正中庸,实有相须相使、相辅相成之妙。

情志、血脉同受心肝两脏所主宰和调节,而心脏疾患的心悸心痛,胸闷乏力等见症,除本脏致病外,恒与木失疏泄攸关,盖气滞则血瘀,心脉失畅,怔忡、惊悸作矣。因此,在治疗心脏疾患时,朱师指出:须注重心肝同治,特别是气机郁结、气阴两耗的冠心病、心肌炎、心律失常等病症,心肝同治尤多,用药首选太子参、合欢皮,随症施方,每每应手取效。用此二味,意在益气和阴,舒畅心脉,令心气旷达,木气疏和,则胸痹心痛即可蠲除。

胸痹 范××,女,68岁,城镇居民。胸膈作痛,板滞不舒,气短如窒,夜寐欠安,苔薄腻,脉弦代。心电图示:房性早搏,部分未下传,左室肥厚,心肌损害。此气机失畅,心脉痹阻之候,治宜益心气,通心脉,宣痹散结,调气宽胸。予:太子参20克,合欢皮、全瓜蒌、紫丹参各15克、薤白、郁金、降香、苏罗子、火

麻仁各 10 克,炙甘草 12 克。服药 5 剂,心气复展,胸痹渐开,胸痛气窒减轻。再服 5 剂,胸痛停止。

吴××,女,50岁,干部。夙有冠心病、乙型肝炎病史。近日胸闷殊甚,神疲乏力,纳谷欠香,舌质衬紫,苔薄腻,脉细。证系久病痰瘀互阻心脉,心气失展,治予调畅心脉,豁痰化瘀:太子参、合欢皮各 15 克,全瓜蒌 20 克,三七末 2 克(分两次冲服),薤白、法半夏、川芎各 10 克,生山楂 12 克,甘草 5 克。加减共服 15 剂,胸膈宽舒,纳谷知香,体力渐复。

按上述两例,均有心气不足、胸阳失旷之见症,故均用太子参配合欢皮,以益心气,畅心脉。范案兼见气机失畅,故选苏罗子、降香、郁金调气通络;吴案瘀滞之症明显,故用三七、山楂活血化瘀。此同中之异也。

心悸 陈××,男,23岁,工人。心悸怔忡,不能自持,伴有头晕胸闷,舌红苔少。心率 106 次/分,早搏 4 次/分。此证肝失调畅,气阴两亏,法当调畅肝脉,益气养阴:生地、生白芍、合欢皮、太子参、麦冬、玉竹各 15 克,生牡蛎 20 克(先煎),功劳叶 12 克,炙甘草 10 克。服药 5 剂,心悸、头晕、胸闷悉减,心率降至 92 次/分,早搏偶见。原方去功劳叶,加珍珠母 20 克(先煎)继续服用。

按此证心阴不足,阴不敛阳,故心率增速。方中太子参合炙甘草、麦冬、生地、玉竹,益气养阴;牡蛎潜阳,合欢皮宽胸畅脉,故获效机。

眩晕 陆××,女,38,工人。头晕、心慌、胸闷、喉梗塞,舌偏红,脉细,四末欠温,血压 90/60 毫米汞柱。证属气机失调,阴阳失变,当予益气阴畅肝木:太子参、黄芪、黄精各 15

克,合欢皮、丹参各 12 克,川芎、仙灵脾各 10 克,甘草 6 克。加减服用 12 剂,眩晕止,症悉退。

按此证舌质偏红,阴虚也;四末欠温,阳不足也。阴阳失调,脑失涵养,此眩晕之由来。方以甘平为主,配合仙灵脾柔润和阳,合欢皮系对胸闷喉塞而设。

喘息 张××,女,60岁,城镇居民。病始干咳,近日情怀不舒,喘息不平,喉间痰鸣,两胁作胀,口干,苔中剥,脉细弦。经住××医院检查,诊为神经官能症。证为肺气失肃,肝失条达。治宜肺肝兼顾:太子参、杏仁各 12 克,合欢皮、百合、黄荆子各 15 克,淮山药 20 克,麦冬、绿萼梅、炙僵蚕各 10 克,甘草 5 克,加减服 23 剂,喘平症安而愈。

按证系肝气犯肺而喘逆,方取太子参、合欢皮益气调肝,百合、黄荆子、杏仁肃肺。

脏躁 邵××,女,35岁,教师。无悲自哭,涕泪交流,举发无常,胸闷太息,每于情绪激动而加重。证乃脏躁,治当和缓心气,解郁柔肝:太子参、朱茯苓各 15 克,合欢皮 12 克,夜交藤、淮小麦各 30 克,石菖蒲、仙灵脾各 12 克,甘草 3 克,大枣 12 枚,服 12 剂后,因他病就诊时云已两月未发。

按脏躁证用甘麦大枣汤为常法,加太子参、合欢皮益气调肝,更为合辙。

不寐 张××,女,43岁,干部。夜不安寐已延两月之久。心慌胆怯,虚烦忧郁,头晕善忘,脉细软数,苔薄白。此心气不和、虚热内扰之候,拟除烦降火,舒郁安神为治:太子参、合欢皮、柏仁、枣仁各 15 克,夜交藤、秫米各 20 克,知母 12 克,川芎、甘草各 6 克。加减共服 13 剂,夜安卧、虚烦宁。

按太子参配合欢皮,与酸枣仁汤合用,方随证立,疗效自见。

(戴 坚整理)

28. 片姜黄配海桐皮,效专行气

活血,通络定痛

肩关节周围炎属于“痹证”的范畴,多见于中年以后的患者,故有“五十肩”之称。由于此际气血渐衰,肝肾渐亏,气血衰则关节失于濡养,肝肾亏则其所合之筋骨松懈,故虽见肩周疼痛,屈伸不便,若依寻常痹证治法,漫投祛风散寒逐湿之剂,往往无效。朱师经验,此病必须以补肝肾、培气血为主,辅以蠲痹通络之品,补中有通,始能开痹闭。扶正常用熟地、当归、桂枝、鹿角胶、仙灵脾、黄芪、白术等。开痹常用防风、赤芍、羌活、威灵仙、红花、炒白芥子等祛风、活血、化痰药,尤喜加用姜黄配海桐皮这一“对药”。

姜黄,又名片子姜黄,功擅理气散结,古人谓其“兼理血中之气”,“能入手臂止痛”。陈藏器云:“此药辛少苦多,性气过于郁金,破血立通,下气最速,凡一切结气积气,癥瘕瘀血痼疽,并皆有效,以其气血皆理也。”(转引自《本草求真》)。是以严用和《济生方》蠲痹汤(当归、赤芍、片子姜黄、黄芪、羌活、白术)皆用之。饶有兴味的是,严氏蠲痹汤中有黄芪、当归益气养血,孙氏治臂背痛方中有白术补脾扶正,是皆宣痹不忘扶正之意。姜黄横行肢节,行气活血,蠲痹通络,是治疗肩臂痹痛之要药。海桐皮祛风湿,通经络,达病所,疗伤折,有止痛、消

肿、散瘀之功，古方用以治百节拘挛、跌仆伤折。据朱师多年经验，姜黄与海桐皮同用，其效益显，虽二者皆耗气耗血，但用于大队养肝肾、补气血药中，即无此弊。如上述常用的配伍方法，补中有通，主次分明，契合此病病机，故屡用屡验。如能配合针灸、推拿，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病案举例： 宣××，男，56岁，工人。

近数月来肩臂酸楚，其势逐步加剧，不能高举、后伸，夜卧时难于左侧睡，否则即疼痛加剧。苔薄，脉细。此肝肾、气血亏损，经脉痹闭不利之证。治宜养肝肾、益气血、通络脉。

熟地黄 15 克 炙黄芪 15 克 片姜黄 12 克

海桐皮 15 克 当归 12 克 桂枝 6 克

红花 10 克 赤芍 10 克 甘草 6 克 5 帖

药后左肩臂酸楚疼痛显减，已能高举后伸，嘱其以原方继续服五帖巩固之，并适当锻炼，慎避风寒。

(何绍奇整理)

29. 鲤鱼消水有殊功

鲤鱼为寻常服食之品，但独擅消水之功。晋代葛洪即用鲤鱼消水，唐代孙思邈亦倡之，宋代《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均记载了不少以鲤鱼为主药的消水方剂，内容精湛，足资效法。由是可知用鲤鱼消水，渊源有自。考葛洪《肘后备急方》，用鲤鱼的处方数处见之。如卷四“治卒大腹水病方等二十五”之“鲤鱼赤豆汤”，卷三治“卒身面肿满方第二十四”之

“鲤鱼醇酒汤”，卷三还载有用鲤鱼、泽漆、茯苓、泽泻、桑根白皮组成的消水方剂，以其配合泻肺行水之品，复方图治，立意甚超。至宋代，《太平圣惠方·食治水肿诸方》载：“治水气，腹大脐肿腰痛，不能转动”，用赤小豆五合，桑根白皮三两，白术三两，鲤鱼（一头）三斤，以水一斗，放一处煮，候鱼熟，取出鱼，尽意食之。并告诫：“勿食盐”。又“治水肿，利小便，鲤鱼粥方”，用鲤鱼一头，商陆二两，赤小豆三合，紫苏茎叶二两。两方配伍奇巧，其中鲤鱼粥方取紫苏茎叶之理气发汗，商陆之逐水，鲤鱼、赤小豆之和中消水，兼扶正气，开鬼门，结净府，竭尽治水之能事。从前人用方之意扩充。以鲤鱼为主，结合辨证用药，广泛用于肝硬化腹水、血吸虫病腹水、肾炎水肿，疗效历历可稽。

《千金要方》用鲤鱼治疗妇人诸种水气病颇具特色。如该书《妇人方》之“鲤鱼汤”，“由鲤鱼一头重二斤，白术五两，生姜、芍药、当归各三两，茯苓四两组成，主治妊娠肿大，胎间有水气”。此证近似于今之妊娠期羊水增多症，此方系从仲景真武汤化裁而出，即以仲景原方去附子，加当归、鲤鱼，变温肾行水之方，为调营安胎，崇土消水之剂。朱师多年来以此方治疗此病及子肿之头面，遍身浮肿，多获佳效。有服一、二剂即愈者，其效之捷，令人惊叹！患者服此方后，不久即腹内鸣响，旋即小便增多，肿势渐消，且无副作用，亦不碍胎气。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上方如不用鲤鱼，疗效即差；如仅用鲤鱼煎汤或以鲤鱼少加陈皮、生姜、赤豆之类煎服，亦同样有效；如易以鲫鱼或其他鱼类，疗效即明显降低。是知鲤鱼之消水，确有殊功。

鲤鱼不仅消水，且安胎气，《太平圣惠方·食治妊娠诸方》载有用鲤鱼为主的两则安胎方剂，构思甚为精巧。其一，“治妊娠，因伤动，腹里疔痛，宜服安胎鲤鱼粥方”，由“鲤鱼一斤、苧麻根二两、糯米五合”组成。以方测证，此方殆适用于妊娠早期因劳累损伤胎气，以致胎漏行红，欲作小产者。其二，“治妊娠，胎脏壅热，不能下食，心神躁闷，鲤鱼汤方”，用“鲤鱼长一尺、生姜一两、豆豉一合、葱白一握”。推究此方，殆适用于妊娠之外感高热证，其邪热有伤胎之势，诸药相伍，具扶正达邪、安胎解热之功，可供临床参用。

鲤鱼具有扶正、补土、消水、安胎之多种作用，而随证化裁之妙，又在善用者变通之。

病案举例：陈××，女，34岁，农民。夙患血吸虫病，近年来，形体消瘦，食欲不振，腹部逐渐胀大，某医院确诊为肝硬化腹水，经中西药物治疗效果不显。顷诊肝区刺痛，炕热体倦，腹大如鼓，小溲不多，大便尚调，月经虽行而量少，其色紫黑，舌质偏红，苔薄黄，脉弦数。肝功能检查：SGPT 60 单位，TTT13 单位，白球蛋白倒置。证属臌胀。缘肝脾两伤，癥块癖积，疏泄失职，血瘀水停所致。当予调养肝脾、化癥消瘀、疏络行水为治。处方：北沙参 15 克、制黄精 20 克、丹参 15 克、石见穿 20 克、泽兰 15 克、生牡蛎 30 克(先煎)、泽泻 15 克、路路通 10 克、炙廔虫 10 克。连进 5 帖，未见显效。仍予原方，每日 1 剂，另嘱每日觅鲤鱼一尾，去鳞甲、内脏，加赤小豆二两，不放盐，煮服。二日尿量显增，半月后腹水退净。续予原方去泽泻，加生黄芪 30 克，嘱隔日服 1 剂，共进 20 余剂，此间未饮鲤鱼汤，但小便一直正常，后予复肝散(由太子参、紫河车、鸡内金、

参三七、郁金、姜黄、地鳖虫组成)善后巩固,半年后复查,肝功能正常,基本治愈。

(何绍奇整理)

30. 石斛除痹奏佳效

石斛甘淡微咸,性寒,入胃、肺、肾经,为清养肺胃之阴之要药。《本经》言其“除痹”,此意颇为难解。盖痹者闭也,其治以宣通开闭为要义,清养滋补之石斛何能开闭?实为一大疑团。清·周岩《本草思辨录》对石斛有一段论述,颇能发人深思。其曰:“石斛得金水之专精,《本经》强阴二字,足赅全量。所谓阴者,非寒亦非温,用于温而温者寒,用于寒而寒者温。《别录》逐皮肤邪热痹气,是温者寒也。疗脚膝疼冷痹弱,是寒者温也。要不出《本经》除痹、补虚两端。痹何以除?运清虚之气,而使肾阴上济,肺阴下输也。虚何以补?布粘腻之汁,而使撼者遂定,豁者遂弥也……大凡证之恰合夫斛者,必两收除痹、补虚之益。若专以之除痹,专以之补虚,则当弃短取长,而制剂之有道可矣。”如斯观之,则石斛之除痹,必与《本经》“补五脏虚劳羸瘦”之说联系而论,方能得其真谛。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风寒湿痹历节走注诸病》“增损续断圆”,“治荣卫涩少,寒湿从之痹滞,关节不利而痛者”,由续断、苡仁、丹皮、山萸、桂心、白茯苓、黄芪、山茱萸、石斛、麦冬、干地黄、人参、防风、白术、鹿角胶组合成方,“荣卫涩少”,是方证之着眼点。此必是荣卫两虚,肝肾不足,而寒湿逗留者,即虚痹之类,徒事搜风、散寒、化湿无益。盖祛风蠲痹套药,有伤

津耗液之弊。气虚津涸，脉为之不利，痹闭难以宣通。增损续断丸方，以益气养荣，补益肝肾为主，佐以祛风通络之品，实为治本之图。方中用石斛，诚如周岩所云，殆取除痹、补虚两义。

朱师对石斛除痹的应用，以痹证久延，肝肾阴伤，呈现筋脉拘挛作痛，形体消瘦，或午后低热，舌红少苔，脉细数者，用之为多。恒以石斛配首乌、白芍、地黄、鸡血藤滋养肝肾阴液，钩藤、天麻、豨莶草、秦艽、桑寄生、木瓜祛风通络，桃仁、红花活血定痛，有较好的效果。其中石斛的用量，一般在15~30克之间，少则效差。先生的经验，此类痹证，当根据中医肝主筋、肾主骨的理论，注重滋养肝肾，俾源头得畅，则脉涩者方可转为流利。而祛风通络之药，又当避开辛燥，以防伤津耗液。又阴虚脉涩不利，易致血瘀，故又当适当选用活血化瘀之品，如桃仁、红花之属，此类痹证，不宜急切图功，当守方常服，多进自可获益。

(朱步先整理)

31. 石菖蒲功擅治痰

石菖蒲辛温芳香，为开窍要药，常用于治疗健忘、多寐、神昏、癫狂、惊痫、中风失语等神志方面的疾患，而究其主要作用，乃在于入心涤痰，痰浊去，气血通，神明自复矣。

石菖蒲涤痰开窍的卓越作用，被广泛用于治疗急性热病及杂病之痰蒙清窍症。急性热病之神昏，多系热邪内陷所致。邪热鸱张，极易熏灼津液，炼而为痰，痰热蒙蔽心窍，则谵妄神

昏作矣！雷丰《时病论》的“祛热宣窍法”即为此而设，“治温热、湿温、冬温之邪，窜入心包，神昏谵语或不语、舌苔焦黑，或笑或痉”等，方中既用犀角、连翘配牛黄至宝丹以清心泻火，而雷氏又特别指出：“凡邪入心包者，非特一火，且有痰随火升，蒙其清窍”，故复以川贝母化痰，鲜石菖蒲开窍，以“救急扶危于俄顷”。此方之重点，侧重于祛热，涤痰宣窍为其次；盖痰由热生，若不重点治热，则本末倒置，徒治痰无功，此方配伍洗炼，不失为热病神昏之效方，临床屡用有效。痰火盛者，随证加入天竺黄、郁金、竹沥之类收效尤著。至若湿温证，痰浊蒙蔽心包，症见身热不甚，神识呆钝，表情淡漠，时明时昧，喉间痰鸣，舌苔白而厚腻者，非菖蒲之化浊辟秽、涤痰开窍不为功，可选《温病全书》菖蒲郁金汤（鲜石菖蒲、郁金、炒山栀、连翘、菊花、滑石、竹叶、丹皮、牛蒡子、竹沥、姜汁、玉枢丹）。痰湿盛者，可配苏合香丸以“温开”；痰热盛者，宜配至宝丹以“凉开”。此证必俟痰浊去、机窍开，神识始得渐苏。《随息居霍乱论》之菖蒲泻心汤（菖蒲、黄芩、半夏、黄连、紫苏、厚朴、竹茹、枇杷叶、芦根），系从仲景泻心汤法脱化而来，治痰浊壅闭、神识昏迷、胸膈痞塞之证甚效，盖以菖蒲之涤痰化浊，配合芩、连之苦降，厚朴之辛开，而奏通闭开痞之功。诚如清·周岩云：“王孟英菖蒲泻心汤，以菖蒲偶竹茹、枇杷叶等味亦妙。内用仲圣泻心汤三物，以菖蒲代生姜，盖义各有当也”。大能启人慧思。

用石菖蒲治疗杂病有关神志方面疾病的方剂甚多，常用的有《千金方》之孔圣枕中丹（龟板、龙骨、远志、石菖蒲），此方可用于治疗健忘。考健忘多由思虑伤及心脾，或房事不节，耗损真阴，以致神明不安、脑力不济所致。然多夹痰浊，故安神益

志,宁心化痰并重,在补益中寓宣通之意,枕中丹之意甚妙。此外,《千金方》之定志小丸(人参、茯苓、菖蒲、远志),开心散(药物同上方,唯用量与剂型不同)等方皆用石菖蒲,均为心气不足兼夹痰浊者而设。王秉衡《重庆堂随笔》云:“石菖蒲舒心气,畅心脉,怡心情,益心志,妙药也”。认为其功乃在于“祛痰秽之浊而卫宫城”,“宣心思之结而通神明”。可谓一语破的。

从前贤心法扩充,在治冠心病之心气虚而夹痰者,症见胸闷短气,精神抑郁,多寐健忘,舌质淡,舌苔白腻,脉弦滑,恒用人参、酸枣仁合甘麦大枣汤以补其心气,温胆汤加远志、石菖蒲以化痰开窍,契合冠心病本虚标实之病机,故屡奏效机。朱师近年来对心肌炎或冠心病而见心律不齐、心悸怔忡,夹有痰浊,苔白腻者,恒以石菖蒲、炙远志各3克,泡汤送服“刺五加片”,每服4片,一日三次,颇收佳效。盖取菖蒲、远志宁心化痰,调畅心气;刺五加增强机体抵抗力,调节心脏功能,三者合用,相得益彰,宜其效著也。又梅核气一病,多由情怀抑郁、痰气交阻所致。石菖蒲既长于治痰,又兼有理气之功,故用之甚为合拍。临床上常在半夏厚朴汤等方剂中加用此药,可以提高疗效。尝见慢性气管炎患者服石菖蒲后,可使痰量锐减,其专于治痰之功,于兹可见矣!

(何绍奇整理)

32. 紫石英效专温摄

紫石英甘温,入心、肝经,有降逆气、暖子宫、镇心安神之

功。早在《金匱要略》中，即載有“風引湯”，以“除熱癱瘓”，方中即用紫石英（紫石英、寒水石、石膏、滑石、白石脂、赤石脂、大黃、干姜、龍骨、桂枝、甘草、牡蠣），歷代醫家，通過不斷的實踐，不斷擴大了此藥的應用範圍。

一般說來，石藥之性偏于燥，而紫石英溫潤，此點頗堪注意。質重而潤，又能深入血分，故可通奇脈，為溫養奇經、鎮逆安沖之要藥。早在《本經》即記載其治“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其治宮寒不孕之作用，為歷代醫家所贊許，可見經得起實踐之檢驗。朱師治宮寒不孕證，亦喜用此藥，多以其配合仙靈脾、鹿角霜、淡苳蓉、沙苑子等，隨證輔以其他藥物，有較佳效果。

沖脈為血海，起于胞中，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若寒客胞中，則沖氣因之上逆。逆于胃，則脘痛噯氣；逆于肺，則喘逆迫促。沖脈隸于陽明，若胃氣虛餒，沖氣更易上干。朱師經驗，胃痛之因沖氣上干者，多見于血虛夾寒之患者，其見證為面色萎黃或少華，脘嘈心悸，胃痛陣作，噯氣頻仍，亦有見臍下動悸者，舌淡苔薄，脈弦細。若從肝氣犯胃論治，往往乏效，蓋理氣之品，多易傷津耗液故也。常用六君子湯，以山藥易白朮，加當歸、紫石英、川棟子、小茴香、沉香，每應手收效。其所以以山藥易白朮者，蓋因白朮升脾陽，不利于沖氣平降之故。山藥既可健脾，又能養胃安中，用之較為合理。

紫石英功擅降沖納氣，故為治療喘逆之要藥。一般而論，咳喘在肺為實，在腎為虛，發時治肺，平時治腎。但見證往往虛實夾雜，呈現咳喘痰多，動則喘促尤甚，氣短乏力，心悸不寧等見證，則宜虛實兼顧，標本同治，肺脾腎三臟并調，可用蘇

子、杏仁、旋复花下气豁痰；党参、山药、茯苓、甘草益气补脾；紫石英、补骨脂、五味子补肾纳气。执此法而化裁之，每可获效。对于肺肾两虚，咳喘乏力，或喘而易汗之虚喘，应梦散（人参、胡桃肉）不失为对证之良方，而朱师用此方，恒伍入紫石英，或再加紫河车之填补，自较原方疗效为优。

紫石英能镇心安神，所以常用于心悸怔忡之候。昔张文仲治“虚劳惊悸”，用“紫石英五两，打如豆大，水淘一遍，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细细服，或煮粥食。”是单用此药而收效者。此药常用于阳虚之心悸，桂枝甘草汤加黄芪、紫石英，是朱师治疗心阳虚之心悸常用方。若心之气阴两虚，呈现舌红苔少，夜寐不宁，心动过速，脉细数而弱者，则予益气养阴宁心方中加用之，以收安奠心君之效。药如太子参、麦冬、五味子、玉竹、生地、枸杞子、炙甘草、柏子仁、紫石英等。

崩漏之成因甚多，然则冲任不固，乃是共性，络伤血溢，取药固摄下元，调理冲任，以堵缝隙，实为要着。震灵丹（禹余粮、赤石脂、紫石英、代赭石、乳香、没药、朱砂、五灵脂）是治疗崩漏下血量多，或纯下瘀血，以致头目昏晕，四肢厥冷之良方。观其方义，是在堵截中寓有化瘀，深得通塞互用之理，凡崩漏数日未已，漏下夹有瘀块，可仿震灵丹之意，取紫石英、赤石脂、乌贼骨收摄冲任；丹参、茜草养血化瘀；川断、杜仲补益肾气。在此基础上随症加减，历验不爽。

病案举例： 谢××，女，34岁，工人。

体气素虚，经常头眩神疲，心悸气短，怯冷倍于常人，纳谷欠香、腰酸腿软，经行量多，有时淋漓多日始净；带下绵注，质稀。苔薄质淡，脉细软。此肾元亏虚，冲任不固，带脉失约之

候，治宜温肾阳，摄下元，调冲任，束带脉。

紫石英 20 克 仙灵脾 15 克 赤石脂 15 克

煨乌贼骨 12 克 茜草炭 10 克 鹿角霜 10 克

炒白朮 15 克 炙蜂房 10 克 甘草 6 克 (五帖)

药后神疲较振，漏下已止，白带亦少，原方续进 10 帖而安。

(朱步先整理)

33. 阿魏消积破癥，内服外治咸宜

阿魏系伞形科植物阿魏的树脂干燥而成，味苦辛，性温，有特异之臭气。早在唐代，阿魏即开始用于临床，如《唐本草》载：“阿魏，味辛平，无毒，主杀诸小虫，去臭气，破癥积，下恶气”（《千金翼方》所载与此相同）。宋、明以降，更以之作为心腹冷痛、痞积、腹胀、疟疾、痢疾要药。如《济生方》“阿魏丸”，即以阿魏（醋化开）、木香、槟榔、胡椒为丸，生姜皮煎汤送下，治气积、肉积、脘腹胀满作疼，或引胁肋疼痛，或痛连背脊，不思饮食。另一同名方以阿魏（酒浸化）配官桂、炮莪术、炒麦芽、炒神曲、青皮、莱菔子、巴豆霜，主治略同。分析二方，皆以阿魏为主药，配合理气、温通、散结之品，以奏消积破癥之功。而《痧胀玉衡》所载一方，由阿魏、延胡索、苏木、五灵脂、天仙子、莪术、陈皮、枳实、三棱、厚朴、槟榔、姜黄、芍药、降香、沉香、香附、莱菔子、砂仁组成，治食积壅阻痧毒，气滞血凝，疼痛难忍，头面黑色，手足俱肿，胸腹胀满之症，其用阿魏，殆在于“下恶气”。

朱师所用之“阿魏丸”，系近人聂云台氏所拟，方用：阿魏 30克，水飞雄黄 10 克，黄腊 60 克。制法：先将黄腊烊化，加入阿魏及雄黄粉搅匀，然后放入石臼中捣极融，捻为丸，如梧子大。成人每服 3~5 粒，幼儿 1~2 粒（切碎吞），一日二次，食前开水送下。对于腹部胀气、冷痛、伤食、顽固性泄泻经年累月不瘥（包括肠结核）、急慢性痢疾（包括阿米巴痢）、小儿疳积膨胀或腹有肿块，以及肠寄生虫等症，均可应用。疫病流行期间，每晨服 1~2 粒，有预防感染之作用。如伤面食者用面汤下，伤肉食者用山楂汤下，伤于瓜果者用丁香汤下，痢疾、泄泻用木香、黄连汤下，疟疾用草果（去壳）、乌梅汤下，其效更佳。如朱师曾治张××，男，54岁。慢性痢疾，经常发作，作则腹痛便下粘液，迭药未已，苔、脉无著变，乃径予阿魏丸，每服 3 粒，一日二次，三日见效，五日而愈，迄未再发。整理者曾在朱师指导下，治疗一阿米巴痢患者，用阿魏丸一日三次，每次四粒，一周即获痊愈。朱师指出：“大凡阿魏所治之病，为有形之积滞，虽其味甚劣，但不损胃气。对胃肠积滞所致之恙，其效尤捷。”缪仲淳《本草经疏》认为：“辛则走而不守，温则通而能行”，可谓一语破的。能知此义，则用阿魏之道，思过半矣。对病久气虚而兼积滞者，使用阿魏丸，应与四君子汤、异功散一类顾护脾胃之方配合应用，消补兼行。《张氏医通》“阿魏麝香散”（阿魏、肉桂、麝香、人参、白术、神曲、水红花子）已有成例。

阿魏既可内服，又可外治，对痞块癥瘕，当内服外治结合，以提高疗效，内服以阿魏为主药，配合白术、白芥子、三棱、莪术、鸡内金、川芎、红花、丹参等，为丸缓消之。另以阿魏、山甲

珠、三棱、莪术、生川草乌、蜚螫、芦荟、血竭、官桂、乳香、没药、木鳖子、雄黄等熬膏(用黄丹收膏),用时加冰片、麝香少许,贴于患处,止痛、消癥之力甚著。朱师经验,此膏外贴,治腹部癥块(包括肝脾肿大、良性肿块),确有殊功,一般连续使用2~4周,可以奏效。朱师对肠炎腹痛泄泻,或消化不良,便溏者,均取阿魏一粒如黄豆大,切碎,置脐上,以暖脐膏一张贴之,颇为奏效。

(朱步先整理)

34. 紫菀辛润宣肺,二便滞塞俱效

紫菀为祛痰止咳药,《神农本草经》谓其“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是其用于咳喘痰嗽的最早记载,而其利尿通便之特殊作用,方书所载不多见。最早用紫菀利尿,见于唐·孙思邈《千金要方》:“治妇人卒不得小便,紫菀末,并华水服三指撮。”其后,宋《太平圣惠方》以紫菀配黄连、甘草治小儿尿血,水道中涩痛,用意均颇奇特。用紫菀通大便,则始于宋人史载之,据云蔡京病大便秘结,太医治之不得通,史当时初至京城,无医名,闻之,则上门施伎,却为守门者所阻,待史后来诊蔡京之脉,即云:“请求二十钱。”蔡惊问:“何为?”史云:用来买药,即用紫菀研末送服,须臾大便即通,史于是名满开封。朱师指出:紫菀所以能通利二便,是因其体润而微辛微苦,观其药材,须根皆可编成辫状,故紫菀又有“女辫”之别名,其性润可知。润则能通,辛则能行,苦可泻火,故用于二便之滞塞有效。且肺为水之上源,肺气为痰火所壅,则治节不行,不能通调水道,于

是小便不利；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利，大肠失于传导，则大便亦不得通。由斯观之，紫菀所治之二便不利，必有肺气不宣之见证，非一切二便不利皆可治之也。推之凡清金润肺、消痰降气药，皆具有通利二便之功用，如瓜蒌、苏子、马兜铃、杏仁、桑白皮皆然。此说颇能开人悟境，记之以供同道参考。

(何绍奇整理)

35. 白薇轻清虚火，透泄血热

白薇味苦咸，性寒，入肺、胃、肾经。其有清虚火、除血热等多种作用，为治疗阴虚内热，肺热咳血，大出血后虚烦血厥，热淋、血淋之要药，并可治风温灼热多眠，温疟等。

最早用白薇的方剂见于《金匱要略》，该书“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篇治“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之“竹皮大丸”（生竹茹、石膏、桂枝、甘草、白薇），有“安中益气”之功，方中即用此药。尤在泾对此方颇有中肯的分析：“乳子之时，气虚火胜，内乱而上逆也。竹茹、石膏甘寒清胃；桂枝、甘草辛甘化气；白薇性寒入阳明，治狂惑邪气，故曰安中益气。”此方殆用白薇治疗血虚烦乱，以其能利阴气，清血热也。后世“白薇汤”，擅治妇人“郁冒血厥”，方由白薇、当归、人参、甘草组成，其用白薇至为精当，盖血虚则阳热上冒，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所以致厥。方中人参益气，当归养血，以补不足，尤堪咸寒之白薇，清热安中而抑阳亢，斯郁冒可除，血厥可愈。

白薇不仅可用于杂病，亦可用治热病，盖以其在清热中寓有透解之意。《通俗伤寒论》之“加减葳蕤汤”（玉竹、生葱白、

桔梗、白薇、豆豉、薄荷、炙甘草、红枣),为治疗素体阴虚,感受外邪,而致头痛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汗不多,咳嗽心烦,口渴咽干,舌赤,脉数之良方,方用玉竹、炙草、红枣滋养营阴,以益汗源;葱、豉、薄荷达表透邪;白薇轻清凉解,确属轻灵有效。白薇能入血分,按照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之层次,用药或表或清之次第,凡病在卫气阶段,似不宜早用。经验所及,用白薇的着眼点有:一、肺热较重。白薇能清肺金,凡以肺热咳嗽(特别是久咳)或咳嗽痰中带血为主证者可以用之。二、热病后余热未楚可以用之。三、阴虚外感证早期亦可用,但必与养阴、透解之药同用。

《别录》载白薇“疗伤中淋露”,《本草经疏》释曰:“《别录》疗伤中淋露者,女子荣气不足则血热,血热则伤中,淋露之候显矣。除热益阴,则血自凉,荣气调和而前证自瘳矣。”此药能入冲任,以清血海伏热,故对月经先期及漏下等证,凡属胞宫伏热者,均可酌用,近代名医程门雪先生治不明原因之发热,用白薇与鹿角相伍,配伍巧妙。从白薇入冲任,鹿角通督脉,二味并用,能燮理阴阳的角度来理解,觉得别有悟境。朱师治低热证,腰酸肢楚,头晕神疲,妇女可见月经不调,带下频仍,属肾虚为主者,恒以白薇与生地、巴戟天同用,随证加用不同的药物,其意亦在于燮理阴阳。而对于妇女更年期综合证,当戕敛虚火,平调阴阳,从调理冲任着手,以白薇、白芍、牡蛎、仙灵脾、女贞子、盐水炒知柏等,组合成方,多能收较佳之效。

朱师擅治痹证,无论是风湿性或类风湿性关节炎,凡属热证或寒热错杂证,见低热缠绵、午后较甚,舌尖红、舌苔薄黄,脉来较数者,每于辨证论治方中,加用白薇、秦艽、葶草,其退

热较速，痹痛亦随之缓解。夏秋间湿热为患者多，有运用苦泄、辛开、淡渗、芳化诸法后，诸恙均退，惟后期低热缠绵，周身困倦，纳谷少思，示湿热伤阴，余邪留恋，朱师每取白薇、石斛、豆卷同用，对于摒退低热，促进消化机能之恢复，有所助益。

病例1：卫××，女，34岁，教师。

流产后体气未复，即行工作，经常头眩神疲，口干心烦，低热掌炕，夜寐不实，多梦纷纭，腰酸腿软，带下绵注，经行量多。苔薄质微红，脉弦细带数。此冲任伤残，肝肾亏损，虚热逗留之征；治宜养肝肾、益冲任、清虚热。

白薇 12克 生地黄 20克 甘杞子 10克
夜交藤 30克 生白芍 15克 女贞子 15克
炙龟版 15克 仙灵脾 12克 甘草 6克 (6帖)

二诊 低热渐清，口干心烦趋平，腰酸带下轻减。苔薄脉细。肝肾之阴稍充，冲任亏损渐复，宗前法继进之。

上方生地黄改为熟地黄 15克，加紫河车 8克

(6帖)

三诊：精神渐振，自觉爽适，苔薄脉细，再予养肝益肾，以善其后。

甘杞子 12克 生白芍 15克 女贞子 12克
制黄精 15克 紫河车 10克 仙灵脾 10克
当归身 10克 甘草 6克 (6帖)

病例2：秦××，女，42岁，工人。

三年前四肢小关节肿痛，时轻时剧，继则低热缠绵，逗留在 37.5~38°C 之间，血沉 98mm/60'，类风湿因子阳性，确

诊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迭进中西药物，尚未控制其活动。目前低热未已，口干，晨僵明显，小关节对称性肿胀变形，艰于活动，颇以为苦。苔薄腻，质红，脉弦细。寒湿袭踞经脉，痹闭不利，蕴久化热。治宜蠲痹通络，养阴泄热。

生地黄 45 克 白薇 15 克 川石斛 15 克
秦艽 10 克 炙僵蚕 12 克 乌梢蛇 10 克
地鳖虫 10 克 广地龙 12 克 青风藤 30 克
甘草 6 克 (6 帖)

二诊：药后低热挫降，关节僵肿稍退，此佳象也，苔薄尖红，脉弦细。药既奏效，毋庸更张，进治之。

上方继服 6 帖

三诊：阴损见复，低热已清，关节肿痛续见减轻，改予益肾蠲痹丸治之。

每服 6 克，日二次，食后。

二月后复查血沉为 16mm/60'，类风湿因子已转阴，嘱其继服上丸 2 月以巩固之。半年后随访：已临床治愈，恢复工作。

(朱步先整理)

36. 僵蚕散风定痉，化痰软坚

僵蚕乃家蚕感染白僵菌而致死的干燥虫体，又名“天虫”，味咸辛而性平，入心、肺、肝、脾四经。本品对温邪感染最为适用，是故杨栗山之《寒温条辨》首推本品为时行温病之要药。因其功能散风降火，化痰软坚，解毒疗疮，故于风热痰火为患之

喉痹咽肿、风疹搔痒、结核瘰疬等症均适用之。一般与大贝母、元参等同用，对喉风、疔腮、瘰疬等有佳效。配白芨治空洞型肺结核亦有一定效果。与蝉衣(2:1)同研粉，每服4克，一日三次，治流感发热及风热型伤风感冒，效佳；兼治风疹搔痒。配苏子、牛蒡子、朱砂、生姜等能治癫痫。单用僵蚕研末吞服，可治头风作痛。与全蝎相伍，善于熄风定痉，适用于小儿惊搐。配白附子、全蝎，擅治口眼歪斜。由于本品具有轻宣表散之功，对风热壅遏而痘疹不能透达者，最能表而达之。

僵蚕主要含脂肪及蛋白质，白僵菌还含甾体 11α 羟基化酶系，用于合成类皮质激素。是否因其能增强机体防御能力和调节功能，而达到愈病之目的，尚待进一步探索。其醇水浸出液对小鼠和兔有催眠作用，煎剂有对抗士的宁所致的小鼠惊厥作用，可以与熄风定痉作用相印证。

其主要功效，朱师归纳为三点：

(1) 散风泄热

僵蚕散风泄热之功甚著，故杨栗山氏推崇其为时行温病之要药。朱师认为热病初起，常证兼表里，倘表里同治，内外并调，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有截断、扭转之功。早年即采用聂云台氏创制之“表里和解丹”治疗多种热病初起而见有表里症者，或病起已三、五日而尚有表症存在者，服后常一泻而脉静身凉，或显见顿挫，续服数次可瘥。盖其功能疏表泄热，清肠解毒，可表里两解，缩短疗程，不论成人、小儿、除正气亏虚或脾虚便溏，或发热极轻，而恶寒较甚者外，均可服之。处方：僵蚕45克，蝉衣、甘草各30克，大黄135克，皂角、广姜黄、乌梅炭各15克，滑石180克，共研极细末，以鲜藿香汁、鲜薄荷汁

各 30 克(如无鲜者,可用干品各 45 克煎取浓汁代之),鲜萝卜汁 240 克,泛丸如绿豆大;成人每服 4~6 克,妇女、体弱者酌减;小儿 10 岁左右服 2 克,6~8 岁服 1~1.5 克,2~5 岁服 0.5~1 克,每日一次,连服 1~3 日,热退即勿再服。

病案举例: 荣××,女,43 岁,工人。

恶寒发热,38.9℃、周身酸楚,已起三日,曾服成药,得汗未解;口粘不爽,胸脘痞胀不适,二日未更衣。苔白中黄腻,脉浮数。此风热外袭,湿滞中阻之候,治宜两顾,予表里和解丹 10 克,分二次服,每日一次。药后五小时许得畅便一行,当晚热即下挫至 37.7℃,自觉困惫较释。翌日续服一次,热退至正常,诸象若失。

此外,荨麻疹古称痞瘤,多为风热客于营分而致,应予驱风泄热,凉血活血;僵蚕长于散风泄热,对风热型荨麻疹,甚有佳效。常用僵蚕、姜黄、蝉衣、乌梢蛇、生大黄等分,共研细末;每服 5 克,日二次。如久治未愈,而气血亏虚者,宜佐以益气养血之品;脾虚者又应参用补脾渗湿之剂。

(2) 解毒定痉

《本经》以僵蚕为“小儿惊痫夜啼”之主治,后世以之组成治小儿惊风搐搦之处方甚多。朱师曩年取《保婴集》治惊风方(青蒿虫若干,捣和朱砂、轻粉,制丸如粟粒大,一岁一丸,其效“十至失一”。)加僵蚕、全蝎二味,治小儿高热,惊搐,效甚验捷,因而定名为“解热定痉丸”。处方:僵蚕 20 条,全蝎 12 只,飞朱砂 10 克,轻粉 12 克,共研极细末,加青蒿虫(青蒿节间有小虫,须在秋分前后剥取,否则即羽化飞去)若干捣和为丸,如绿豆大。每服 2~4 粒,日 2~3 次,待热挫搐止即停

服。

病案举例：汪××，男，5岁。

发热三日，服药未解，入暮为甚，高达39.7℃，烦躁不安，惊搐时作，衄齿谵妄。苔黄腻质红，脉数，指纹青紫。此温热之邪袭踞气分，热极动风之候。予解热定痉丸24粒，每服4粒，一日三次。药后四小时许，热即挫降，惊搐略缓；次日神烦已安，热挫降至37.3℃，善后而愈。

此外，单味僵蚕粉，每服3~5克，日二次，对哮喘之轻者，有缓解作用，可解痉定喘，化痰止咳，散风泄热。但虚喘、寒喘勿用。

(3) 化痰软坚

《本草纲目》赞其善于“散风痰结核，瘰疬……”。本品长于化痰软坚，诸凡痰核、瘰疬、痹喉，均有佳效。

乳腺小叶增生症，属之“乳癖”范畴，多因肝气不舒，痰气交凝，冲任失调而致，治宜疏肝解郁、化痰软坚、调协冲任。以僵蚕为主组成之“消核汤”（僵蚕12克，蜂房、当归、赤芍、香附、桔核各9克，陈皮6克，甘草3克），具有佳效，一般连服5~10帖，即可奏效；如未全消者，可续服之。

病案举例：仇××，女，29岁，工人。

左侧乳房有核两枚，逐步增大，一枚如核桃大，一枚如银杏大，月经期或情绪激动之后较甚，已经三年余，迭药未消。苔薄白，脉弦细。此肝郁痰气交凝之乳癖也，可予消核汤。

服上方5帖后，肿核明显缩小，续服5帖而愈。并嘱晨服逍遥丸，晚服归脾丸巩固之。

“瘰疬”多由肝肾两亏，痰火内郁，结而为核，其核肿硬未

化脓者，可用僵蚕、大贝母各二份，全蝎一份，研为细末，另用元参、夏枯草各一份煎取浓汁泛丸如绿豆大，每食后服4克，一日二次。能软坚散结，化痰消核，坚持服用，当能取得良效。

还擅治“慢性咽炎”：本病相似于中医之阴虚喉痹，多由痰热蕴结日久，耗伤肺肾之阴，而致虚火上烁咽关使然。患者咽部焮红灼痛，咽壁有颗粒小泡突起，梗然欠利；讲话较多则咽部不适，发音欠扬，常有口干咽燥之感。苔薄质红，脉弦细或带数。治宜养阴清热，化痰利咽。验方“咽痛散”（炙僵蚕、炙全蝎，黄连各8克，炙蜂房、金银花、代赭石、生牡蛎各10克，共研细末，分作20包。每服一包，一日二次，食后二小时服，用生地、麦冬、北沙参各6克泡茶送服。连服3~5日咽部即感爽适，继服之即可痊愈。

病案举例： 华××，男，48岁，教师。

患慢性咽炎已近五载，咽部干燥，梗然不适，讲课较多，其势更甚，发音嘶哑。苔薄质偏红，脉弦细而数。阴虚之体，痰热阻于咽关，治宜泄化痰热，养阴利咽。

予咽痛散一料，药未尽剂，症即趋平。

此外，僵蚕还具降糖之效，可用于糖尿病，研粉吞服，每次4克，一日三次。

(朱建华整理)

37. 白头翁功效探析

白头翁，味苦性寒，入大肠、肝、胃经。具有清热、凉血、解

毒作用，为治疗热毒血痢之要药。方书载其能治疗齿痛、血痔，均与其能清泄胃肠邪热攸关。若齿痛系虚火为患，或痔疮出血已久，证见气不摄血者，此品即不相宜。

以白头翁为主组成的方剂，最著名的当推白头翁汤（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此方用治热毒痢疾，确有奇功，历代延用不衰。《金匱要略》治“产后下利虚极”，立“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实为治疗阴虚热痢之滥觞。苦能坚肠，寒可清热，为热痢所必需；但苦味有化燥之嫌；草、胶甘润，能养血润燥，以缓痢下之艰涩，为虚证所当投，但有留邪之弊；苦甘化合，润燥得宜，相须为用，方意美善，对后人启迪良多。

《伤寒论》云：白头翁汤治“热利下重”，治疗热利，其义甚明，而治下重之理，则引起历代医家探索之兴味，此汤列入《伤寒论》“厥阴篇”，寓意良深。痢之病位虽然在肠道，但与肝火下迫有关，惟使肝火戕敛，郁勃之性得以升达，斯下重方除。张山雷《本草正义》论白头翁：“向来说者皆谓苦泄导滞，专以下行为天职，且有苦能坚骨，寒能凉骨之语，惟今何廉臣著《实验药物学》，独谓其气质轻清，为升散肠胃郁火之良药。……味苦又薄，合于经文轻清发散为阳之旨，其主热毒滞下，虽曰苦固能泄，而升举脾胃清气，使不陷下，则里急后重皆除，确是此药之实在真谛。何翁此论，洵有特别见解”。此论清新，耐人寻味。考白头翁“升散肠胃郁火”之说，唐容川氏亦有阐发，其在《本草问答》中云：“白头翁，无风独摇，有风不动，色白有毛，凡毛皆得风气，又采于秋月，得金木交合之气，故能息风，从肺金以达风木之气，使木不侮土是也，故功在升举后重，而止痢疾。”又谓“白头翁所以治下痢后重者，升散郁结故也。”唐、何

二贤之论，竟相仿佛，白头翁在苦泄中，寓有升散之意，是其不同于其他苦寒沉降之品之处。本草中有载其味苦辛者，其“辛”只能从其有升散之功来理解，不少本草学专著还载其能治“瘰疬”，并有“明目”之功，可从其有清肝达郁的作用来理解，若拘于苦寒清热解毒，其义殆不可通。但此物毕竟以苦泄为主，所以张山雷又说：白头翁“但终是苦泄宣通一路，不能竟以升散郁火四字简直言之，与升麻、柴胡作一例看耳”。

根据朱师经验，白头翁不仅可用于急性热痢，亦可用于慢性痢疾及慢性肠炎。如脾气亏虚，肠间湿热未清，证见下痢缠绵不愈，泻下夹有黄色粘冻，腹中隐痛，倦怠乏力，纳谷不馨，食后脘闷腹胀，舌边有齿印，苔薄腻，脉濡滑，尝予太子参、山药、扁豆、茯苓补脾益气；白头翁、白槿花、山楂清肠化滞；白芍、木香、青皮抑木镇痛；桔梗、枳壳调理升降；再随证加减，常服可获根治。

凡肝火下迫，湿热下注之带下，可选用白头翁，取其既能清热燥湿，又有升散郁火之功。其见证以带下黄白，连绵不断，质稠粘，有腥味，小溲短赤为特征，伴见性急易怒，腰际酸楚，少腹隐痛，妇检多为宫颈炎。朱师尝以白头翁汤去黄连，加苡仁、山药、莲子肉、樗白皮等益脾固带；牡蛎、白芍平肝潜阳，效果较佳。

(朱步先整理)

38. 蒲公英应用琐谈

蒲公英遍地皆有，寻常易得，而其功用颇为神奇。本品味

甘苦，性寒，能化热毒，擅疗疔疮、恶肿、结核，又能疗喉痹肿痛，并可利尿通淋，种种治效，难以尽述。朱师对本品的应用另具手眼，择其数端，简介于后。

(1) 清胃定痛

前辈医家对蒲公英能治胃脘作痛早有认识，如清·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载：本品“炙脆存性，火酒送服，疗胃脘痛”，其效甚佳，当是实践经验之总结。从蒲公英之性味分析，其所主之胃痛，当属火痛之类，而王氏之应用，既炙脆存性，又送服以火酒，则其寒性已去，只存其定痛之用了，王氏可谓善用蒲公英者矣！近贤章次公先生治胃溃疡病，具小建中汤证者，恒以此汤加入蒲公英 30 克，疗效甚高。这一配伍方法，乍看似属温凉杂凑，不知章先生既重视整体，又针对此病之胃粘膜充血、水肿、溃疡之局部病灶，而拟定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处方也。其立法制方之妙，匪夷所思矣。朱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根据切身的体会，认为：“蒲公英的镇痛作用不仅在于它能清胃，还在于它能消瘀，凡胃脘因瘀热作痛，用其最为相宜。而胃溃疡之疼痛，配合养胃之品，又可奏养胃消瘀，镇痛医疡之功。如能选用其根，晒干研末吞服，效尤佳良。”曾治一王姓女，37 岁，教师。夙患胃脘痛，此次发作已三日，自觉痛如火灼，嘈杂易饥，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小溲近黄，前医误予辛香止痛之品，药后疼痛有增无已；苔薄黄，脉弦。此火热作痛也，当予清胃定痛之剂。药用蒲公英 30 克、赤芍 12 克、生甘草 5 克、清宁丸 4 克（吞）。药后大便畅行，脘痛顿挫，善后调治而愈。

(2) 消痈散肿

蒲公英为治疗痈疡之佳品，尤擅治乳痈。乳痈一证，妇女

在哺乳期易于罹患，多系情怀不适，胃热熏蒸，乳汁排泄不畅，郁结而成。由于乳头属肝，乳房属胃，而蒲公英专入肝、胃二经，具有消肿散结之能，故治此证效著。朱师经验，使用蒲公英治乳痈，宜辅以理气散结之品，可以提高疗效。常用蒲公英(30~60克)，配合陈皮(10~15克)、生甘草(5~10克)为基本方，红肿焮痛加漏芦、天花粉；乳汁排泄不畅加王不留行、白蒺藜；局部硬结较甚加炮甲片、皂角刺。均以黄酒为引，其效历历可稽。

(3) 排脓治痢

痢疾一证，好发于夏秋之交，多因湿热积滞蕴结肠中，阻遏气血之运行，化为脓血下注所致。故清化湿热，行气导滞之法最为常用。朱师用蒲公英治湿热痢初起有良效，其义有二：一者本品具清热解毒作用，能清解肠中血分之毒热；二者本品有缓下作用，能解除下痢之后重。约言之，功擅解毒排脓故也。凡湿热邪毒交阻，痢下红白如脓，后重不爽者，在清肠治痢方中，加用蒲公英(一般用30克，鲜者其功尤胜，但需用至60克)，可以顿挫病势，进而缩短疗程。曾治王姓男，二十七岁，工人。先染时邪，继又恣啖荤腥，遂寒热交作，身痛无汗，下痢红白粘冻，日十余行，腹中疴痛，里急后重，脉浮滑，舌苔薄黄根腻，病甫二日，当疏肌达邪，清肠解毒兼进。处方：葛根12克、荆芥6克、防风6克、苦桔梗5克、炒枳壳5克、杭白芍15克、生甘草5克、蒲公英30克、焦楂肉15克，二服而热退身和、下痢日仅三、四行，仍予原方出入，调理而安。

(4) 清肝达郁

蒲公英除有清肝泻火作用外，并能“达肝郁”。证诸前贤，

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指出：本品能“散滞气”，已隐然有达郁之意矣！盖蒲公英花发甚早，得春初少阳之气，所以饶有生发之性，与苦寒沉降之品有间。清肝兼可达郁，此蒲公英之长也。朱师进而指出：“凡肝寒而郁者，宜用桂枝；肝热而郁者，宜用蒲公英，临证不可误也。”各种肝炎患者，证见肝经郁热征象，可随证选加蒲公英。本品除清肝外，又能利胆，故朱师常用其治疗胆囊炎。胆囊炎急性发作，以“胆胀”而痛为主证，尽管临床表现不一，究其病机，总缘气滞、郁火、湿痰、瘀血互阻，以致胆失通降也。恒以化痰行瘀、利胆散结为治疗大法，此所以宜选用蒲公英也。曾治一苏姓女，三十九岁，工人。夙患胆囊炎，一周来，右胁胀痛甚剧，牵及右肩亦痛，午后低热，口干口苦，胸闷暖气，纳少神疲，间有粘痰上泛，大便干结，恒三、四日始行，舌尖红，苔薄黄，脉弦滑。此痰热夹瘀互阻，胆失通降。其午后低热，亦痰热久郁伤阴之故。遂予蒲公英20克、茵陈15克、决明子12克、川石斛15克、黛蛤散（布包）12克、黄郁金10克、丹参12克、茜草根10克，连进5帖，胁痛大减，低热亦退，纳谷渐增，仍予原方调理20余帖而安。

（朱步先整理）

39. 五倍子敛肺涩肠，解毒医疮

五倍子为角倍蚜寄生在盐肤木上所形成之虫瘿，性平，味酸咸涩，无毒，入肺、胃、大肠三经。效广用宏，其效能可概括为（1）敛肺止咳；（2）涩肠止泻；（3）固络止血；（4）止汗固精；（5）收提脱坠；（6）解毒医疮。既可内服，又能外敷。因其收敛

作用较强,故凡新起之咳嗽、痢疾或便秘者,则不宜使用。朱师在临床之际,善于发挥本品之特长,屡奏佳效。兹举其要,简介于下。

(1) 肺虚久咳

久咳不已,肺气虚散,需补敛兼施,宜五倍、五味并用。朱师盛赞丹溪所言:“五倍子属金与水,喻之善收顽痰,解热毒,佐他药尤良。黄昏咳嗽,乃火气浮入肺中,不宜用凉药,宜五倍、五味敛而降之”。乃善用五倍子之经验之谈。此等久咳,朱师认为多属慢性支气管炎而体质偏虚者,新感暴咳不宜也。曾治杨××,女,62岁,工人。旧有慢性支气管炎,经常举发,咳呛频仍,气逆痰少。苔薄质淡,脉细。肺气虚散,气失降纳之候,治宜敛肺定咳。五倍子、核桃肉各150克,共研细,蜜丸如绿豆大,每早晚各服6克,开水送下。连服五日,咳呛略稀,继服旬日而平。嗣后虽仍偶见发作,继服上丸仍效。

(2) 各种出血

本品含有丰富之鞣质,能加速血凝而达到止血之效,内服外敷均可。对于鼻衄、牙宣、咯血、吐血、崩漏、便血、尿血,无实火者,均可内服或外敷。一般单用五倍子或伍以半量之枯矾,共研细末,米粉糊为丸,如梧子大,每服10~20粒,米汤送下,一日二三次,食后服,有良好的止血之效。鼻衄、牙宣可取末外搽。

病案举例: 谢××,男,38岁,工人。

经常便血,或多或少,顷又发作,此肠风下血也,乃疏下方:

五倍子、枯矾各 15 克，研细，水泛丸，如梧子大，每服 12 粒，日二次，食后服。药后便血渐少，四日而止。逾半载又作，仍服该丸而愈。

(3) 慢性泻痢

泻痢初起，属实、属热，宜清、宜导；而久泻久痢，则宜止、宜敛。五倍子其性不仅收敛，且有抗菌作用，故于慢性泻痢甚合。《本草纲目》以之治泄痢之附方，即有六首之多，其中脾泄久痢方，配伍精当，临床应用，颇收佳效。对于非特异性结肠炎，亦有一定效果。

病案举例：胡×，男，48岁，干部。

有痢疾史，饮食不节或受寒即发作，作则腹痛隐隐，肠鸣便泄，日四五行，质稀，间杂粘液。苔薄白，脉细软。此脾虚久痢也，可予脾泄久痢方观察之。

五倍子(炒)60克，仓米(炒)90克，白丁香、细辛、木香各 9 克，花椒 12 克，为末，每服 3 克，蜜汤下，日二服。连服 3 日，腹痛痢下次数有所减轻，继服 5 日，已基本正常，后以香砂六君丸善后之。

(4) 宫颈糜烂

主证为带下绵绵，甚则腥臭，多见于慢性子宫颈炎患者，宫颈呈糜烂状，如以五倍子、枯矾等分为末，取消毒纱布一块，蘸药末贴塞于宫颈部，每日换药一次，有消炎止带，收敛生肌之功，奏效较速。

病案举例：戚×，女，39岁，工人。

患慢性宫颈炎已二年余，近数月带下绵注，色黄而腥臭，少腹微感坠痛。苔薄黄，脉小弦。经妇科检查为宫颈糜烂 II

度。此体虚而湿热下注者，乃予倍矾散外用之。连用三日，带下显见减少，继用一周，带下已净，少腹亦不坠痛；经妇科检查，宫颈糜烂已趋敛愈。

(朱胜华整理)

40. 牛蒡子疏散宣透，止咳利咽

牛蒡子味辛苦、性凉，入肺、胃经，具有疏散风热、宣肺透疹之功；又能消肿解毒，擅治风热咳嗽、咽喉肿痛、风疹搔痒、痈肿疮毒诸疾。牛蒡子的诸种作用，可从其性味及归经中获得理解，味辛能散，味苦能降，性凉解热，故对风热客于上焦，痰热阻于肺胃者甚为适用。此品甚为坚硬，不炒则药性不发，故习惯上炒香捣碎用之。其性滑利，能通大便，风热痰浊阻于上焦，而肠腑不通者，用之尤宜。

《本草正义》对牛蒡子的作用颇有妙解：“凡肺邪之宜于透达，而不宜于抑降者，如麻疹初起犹未发泄，早投清降，则恒有遏抑气机，反致内陷之虞。惟牛蒡子则清泄之中，自能透发。且温热之病，大便自通，亦可稍杀其势，故牛蒡子最为麻疹之专药，余如血热发斑，湿热发痞，皆以此物外透其毒，内泄其热，表里兼顾，亦无疑忌，非其他之寒凉清降可比”。“外透其毒，内泄其热”二语，可谓扼牛蒡子功用之要。正因为其善通大便，所以该书又指出：“苟非热盛或脾气不坚实者，投之辄有泄泻，则辛泄苦降，下行之力为多。”热病而望其外透内泄者宜之，虚寒或脾阳素虚者不可妄投。

近代医家张锡纯对牛蒡子的应用颇有发明，不仅用于外

感咳嗽，亦用于内伤咳嗽。如“醴泉饮”“治虚劳发热，或喘或嗽，脉数而弱”，药用：生山药、大生地、人参、玄参、生赭石、牛蒡子、天冬、甘草。并谓：“牛蒡子与山药并用，最善止嗽。”盖山药“能补肺补肾兼补脾胃”，“牛蒡子体滑气香，能润肺又能利肺”，并能“降肺气之逆”，二味同用，补散相济，则肺脏自安。正因为牛蒡子体滑而能通大便，张氏用其治痢，可谓特识。如治病已数日，下痢赤白，腹疼，里急后重之“燮理汤”（生山药、金银花、生杭芍、牛蒡子、甘草、黄连、肉桂）方中即用此味。张氏取其“能通大便，自大便以泻寒火之凝结”，即可缓后重之苦，其旨微矣。

朱师之用牛蒡子，于风热外感初起，表气未疏，寒热头痛，咽痒咳嗽之证，恒喜用之。尝与桑叶、杏仁、连翘、薄荷、豆豉、桔梗、荆芥等味同用。临床所见，凡咳嗽咽痒、咯痰不爽者，用牛蒡子后往往咯痰爽利，足证其有滑痰之功。风热邪毒上壅，恒易引起扁桃腺发炎，甚或红肿疼痛，汤水难以下咽，斯时牛蒡子颇堪选用，取其能疏风散肿。常用方药如：桔梗、甘草、牛蒡子、僵蚕、薄荷、玄参、山豆根；痰多加川贝母、瓜蒌皮、桔红。又，风热引起之牙龈肿痛，多与胃经有关，以足阳明胃经循上齿龈，手阳明大肠经循下齿龈之故。牛蒡子在疏解中有苦泄之功，是以在辨证论治方药中用之有效。

（朱步先整理）

41. 柴胡能升能降

柴胡主升，前人书中屡言之，如张洁古《医学启源》云：“柴

胡，少阳、厥阴引经药也……引胃气上升，以发散表热”，自其高足李东垣有补中益气汤之制，藉柴胡生发之气，与参、芪、朮同用，振清阳而举下陷，故后世强调柴胡为升药者多，对于柴胡又为降药则论者甚鲜。

《神农本草经》谓柴胡“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知其有疏通肠胃的功能，虽未明指其可以通便，亦可于言外得其旨矣。柴胡的通便作用，可从小柴胡汤的适应证中受到启发，《伤寒论》谓：“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成无己为本条作了下列的注解：“阳明病，腹满不大便，舌上苔黄者，为邪热入府，可下；若胁下硬满，虽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为邪未入府，在表里之间，与小柴胡汤以和解之”。方有执释本方之机理谓：“上焦通，硬满开也；津液下，大便行也；……胃和则身和汗出而病解。”要之，小柴胡汤所主之便秘，绝非燥屎内结，乃三焦气机不行，津液无以下输所致之“不大便”，小柴胡汤能枢转少阳，疏通三焦，俾气机调畅，津液得下，而大便自通矣。若用柴胡剂以通热结津干之燥屎，殊非所宜。

柴胡能升能降，李东垣早已有说：“欲上升则用根，酒浸；欲中及下降，则生用梢”。根升梢降，这是药物效用的一般规律。朱师认为，柴胡的能升能降作用，并不在东垣所说的生用、制用、用根、用梢上（何况现时药房已无根梢之分），唯在其用量之大小上。用于升提，一般用量为3~10克；用于下降，一般用量为20~30克，以上均指汤剂用量。

据朱师经验，大量柴胡的应用，一是外感热病（感冒、疟

疾、肺炎、肠伤寒等)过程中,既非表证之可汗而发之,又非里证之可清可下,而见寒热往来,或发热持续不退,胸胁苦满,大便不通,用之清热通便;二是杂病中常见之肝气郁滞,胁肋胀满,便下不爽,或有便意而不能排出者,用之助其疏泄,即前人所谓“于顽土中疏理滞气”之意,以上证候,虽有外感、内伤之别,但其舌上必有白苔,且多较垢腻,方可任柴胡之疏达,此为辨证之眼目,不可忽之。

病案举例: 孙××,男,38岁,工人。

五日前饮食不节,复感外邪,头痛肢楚,恶寒发热,得汗寒解,而发热不挫,39.2℃,朝轻暮重,胸胁苦满,大便不解者已三日。苔白黄而垢腻,脉弦数,可予和解导滞法。

柴胡 15克 炒黄芩 10克 青蒿子 15克

晚蚕砂 15克 全瓜蒌 20克 莱菔子 10克

一枝黄花 15克 鸡苏散 10克 2帖。

药后得畅便,热即挫解,休息二日而复。

(何绍奇整理)

42. 木瓜既涩又通

木瓜味酸性温,入肝脾经,具有利筋骨、祛湿热、消水肿等多种作用。以其味酸,故能生津止渴,似属收涩之品;然其又具宣通之性,能入脾消胀,入胃宣化湿热,是在宣通中寓有生津之功,作用可谓特殊。木瓜之酸涩作用,古代有一段传奇性的记述,《本草备要》引郑奠一曰:“木瓜乃酸涩之品,世用治水肿腹胀,误矣。有大僚舟过金陵,爱其芳馥,购数百颗置之舟

中，举舟人皆病溺不得出，医以通利药罔效，迎予视之，闻四面皆木瓜香，笑谓诸人曰：彻去此物，溺即出矣，不必用药也。于是尽投江中，顷之，溺皆如旧”。其收涩之性，竟有如此者，殆难置信。

木瓜之应用，或取其酸涩，或取其宣通，与配伍用药很有关系，殊堪重视。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茱萸圆”，“治脚气入腹，腹胀不仁，喘闷欲死”，用吴茱萸、木瓜二味相伍，立意精深。盖足络蕴伏之湿浊上冲，是以腹胀、喘闷诸恙以作，取吴萸下气散寒，木瓜宣通湿浊（借吴萸之辛味以行之），故可奏功。若以木瓜之酸涩以解之，此方之义，必不可通。清代医家王孟英用木瓜很有巧思，如治“范廉居之室人，患恙，苔腻，口酸，耳鸣，不寐，不饥，神惫，腕痛，头摇，脉至虚弦，按之涩弱”。用：当归、白芍、枸杞、木瓜、楝实、半夏、石斛、茯神、竹茹，兰叶、白豆蔻组合成方，王氏谓此方为“养营调气、和胃柔肝”之法。其用木瓜，在于配合白芍、枸杞等以柔肝。又如王氏治“时疫霍乱”，立“蚕矢汤”一方（蚕砂、苡仁、豆卷、通草、黄芩、黄连、山栀、半夏、吴萸、木瓜），方中亦用木瓜，此证乃感受暑湿疫疠之邪，内郁化火，清浊相混，上吐下泻，导致阴津耗失，筋脉失养，转筋挛急，证情危重。其用木瓜，殆取柔肝舒筋，缓解挛急，和胃化浊之功。

朱师擅治痹证，对于湿痹与热痹用木瓜之处颇多，如湿浊留于关节，下肢重着，酸楚疼痛，或下肢浮肿，舌苔白腻，脉濡者，用木瓜必配以温经镇痛之品，药如附子、苍术、独活、木瓜、牛膝、威灵仙、当归等味。若系湿邪化热，湿热痹着，则用苍术、黄柏、威灵仙、木瓜、豨莶草、牛膝、萆薢等味。至于痹证久

延，肝阴受损，筋脉失柔，以至周身掣痛，午后低热，舌红少苔，脉细数者，必须大剂滋填，养血柔肝，方可图治，切忌祛风套剂，尝选首乌、豨莶草、干地黄、石斛、络石藤、白芍、木瓜、炙甘草、当归、阿胶等味，方中用木瓜，取其柔肝舒筋之用也。

(朱步先整理)

43. 莱菔子功用三辨

(1) 辨莱菔子非冲墙倒壁之品

莱菔子，即萝卜子，为下气、消痰、消食药。韩懋《韩氏医通》用莱菔子配伍苏子、芥子组方，名三子养亲汤，治老人咳嗽多痰；朱丹溪《丹溪心法》用莱菔子配伍山楂、神曲、半夏、茯苓、陈皮、连翘，名保和丸，治食积，皆为名方。唯丹溪指出：“莱菔子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朱师认为未免过甚其辞，不足为训。盖莱菔为寻常菜蔬，其子虽辛味过于根，只不过下气之功用稍强而已，何得以“推墙倒壁”目之！附会者则以气虚人不可用，良药之功，几为其所泯，不亦冤哉？朱师指出，善识莱菔子者，当推张锡纯氏。《医学衷中参西录》云其“乃化气之品，非破气之品”，“盖凡理气之药，单服久服，未有不伤气者，而莱菔子炒熟为末，每饭后移时服钱许，借以消食顺气，反不伤气”。转思《韩氏医通》三子养亲汤亦用三子微炒，击碎，谓代茶水啜用。“推墙倒壁”云乎哉！朱师治痰喘，如急、慢性支气管炎、肺炎、百日咳等，常用此味，一方面是依据传统用法，莱菔子善行气，气顺则痰降，咳喘自安；另一方面是据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莱菔子含抗菌物质——莱菔素，对肺炎球菌、葡

萄球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等均有一定抑制作用。临床用之，颇能应手。此亦吾师融新旧学理于一炉，以追求疗效的学术思想之一斑。

(2) 辨莱菔子生升熟降之不确定

前人又谓莱菔子生用性升，炒用性降，朱师认为，此说又确又不确。生菜菔子味辛较甚，故生搗之水吞服后探吐，可吐风痰、毒物、饮食，此谓之升犹可。而治肺炎、气管炎、痢疾里急后重，腹胀、食积等，亦屡用生者入汤剂之中而效，岂可谓之升乎？至于何以用生者不用熟者？以莱菔素即含在莱菔子油中，经炒焙之后，其作用即削弱故也。

(3) 辨人参与莱菔子并用无妨

又有谓人参补气，莱菔子破气，故服人参不宜同时服食萝卜及莱菔子者。朱师指出：此庸浅之见，不可从。人参补气，而补益药何止人参；莱菔子善消，而消伐药又何止此一味！即二者同用，也无非补消兼施之理，仲景之枳术汤，就以枳实、白术同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即以人参、甘草与厚朴、半夏同用，同一理也。《本草新编》说得好：“或问萝卜子专解人参，一用萝卜子则人参无益矣，此不知萝卜子而并不知人参者也。人参得萝卜子，其功更神，盖人参补气，骤服气必难受，得萝卜子以行其补中之利气，则气平而易受”。张锡纯也说服莱菔子“能多进饮食，气分自得其养”。若用以行气开郁，正需要“参、芪、术诸药佐之”。可见二者不能同用之说不能成立。

(何绍奇整理)

44. 马齿苋清热活血

马齿苋酸寒无毒，以其叶绿、梗赤、花黄、根白、子黑，故又有“五行草”之称。早在唐宋时期，即用以治疗小儿疳痢（《食疗本草》）、赤痢（《太平圣惠方》），近人用马齿苋预防和治疗细菌性痢疾、肠炎以及小儿单纯性腹泻，疗效颇佳，而其所以有效之故，却少见论述。朱师认为：马齿苋除擅解毒外，兼具清热活血之长，菌痢、肠炎，属于中医湿热痢的范畴，湿热之邪，聚于肠道，气血壅遏不通，故证见腹痛、里急后重、便下赤白。马齿苋既能清热解毒，又能凉血活血，且其性滑利，滑则能通，以缓滞下之苦，正与湿热痢病机相契合，故用之往往有效。反之，脾胃虚寒之泄泻，久痢，用之则其效不佳。

马齿苋之功，并不专在治湿热痢一隅，举凡实热便秘、热淋、血淋（急性肾盂肾炎）、肠痈（急性阑尾炎及腹腔脓肿）、丹毒、疮肿、瘰疬、妇女湿热带下以及消化系恶性肿瘤等疾病，均可用之。此药内服、外治咸宜，外科之丹毒、疮疡、湿疹、肛周脓肿、急性乳腺炎、暑令疮疖等，用鲜药一握，洗净，捣烂外敷，干则易之（一日约6~8次），可收捷效。如同时以马齿苋为主药，作汤剂内服，其效更佳。

曾治车××，女，32岁，工人，患右下肢小腿丹毒，局部皮肤焮红、灼热、疼痛，手不可近。舌红，脉数。亟宜清热解毒，凉血散血。处方：马齿苋90克，生地黄25克，丹皮10克，赤芍12克，小蓟15克，金银花15克，连翘15克，生甘草6克。5剂，一日一剂。外用马齿苋洗净捣烂，如泥状，敷于患处，用

纱布固定，一日五六次换药，一周后即获痊愈。

朱师治疗急性肾盂肾炎，常以马齿苋为主药，伍入石苇、白花蛇舌草、滑石、生地榆、黄柏等；肠痈多用马齿苋伍入红藤、忍冬藤、赤芍、败酱草、制乳香、酒炒大黄、桃仁；急性乳腺炎常用鲜马齿苋与鲜蒲公英相伍，名之“二鲜汤”，其疗效较单用鲜蒲公英为高。

马齿苋入药，用量宜大，一般干者用60~120克，鲜者可用至500克。此药可作一般菜蔬食用，且春夏季于亭院中极易大量采集，实热便秘患者，常用马齿苋作菜，大便即通畅，并且还可防治痔疮和肛裂之疼痛出血。

(何绍奇整理)

45. 补阴妙品楮实子

楮实子，为桑科植物楮树或枸树之果实。楮与枸二者同属同类，唯楮为小乔木，枸为灌木，上部之叶不分裂，其他完全相同，入药之功效亦同（见叶橘泉《本草推陈续编》）。甘寒无毒，入肝、脾、肾三经，为“补阴妙品，益髓神膏”（《药性通考》），功能补肝肾，壮腰膝，疗盗汗，退骨蒸，起阳痿，通二便，又能清肝热，退目翳。为虚劳及老弱之要药，乃利水而不伤阴之妙品。杨氏还少丹（地黄、山药、肉苁蓉、杜仲、牛膝、枸杞子、山萸肉、远志、小茴香、巴戟天、五味子、楮实、茯苓、石菖蒲）用之。此方加续断、茯神，去茯苓，则为“打老儿丸”。此二方均为朱师治虚劳常用之方，谓其阴阳兼调，温润和平，而无偏胜之弊。但自宋以后至今，用者颇少。朱师指出：“如此良药，且处

处有之者，竟尔废用，实属可惜。”而究其废用之理，一云“久服滑肠”。楮实确含大量之油质，据文献记载，含油量达30%左右。但正因其富含油脂，足以润沃枯朽，且老弱多阴虚肠燥，大便艰涩，用楮实正合“燥者润之”之理，为何不可用之。二云：“久服令人成骨软。”此李时珍之言，李氏又引《济生秘览》，以楮实煎汤可治骨梗，便以为软骨之明证。此道听途说之言，不足为训。黄宫绣《本草求真》竟尔谓楮实乃纯阴之品，其所以久服令人骨痿者，乃其性属阴寒，虚则受其益，过者增其害，云云。纯属“纸上妙语”，益阴之药多多，何独楮实一味服之为害乎？任何药物，贵在实践中加以体会，以明其性味、效用，切忌人云亦云，或凭空推理，否则良药之功，竟遭泯灭，实属憾事。

(何绍奇整理)

46. 催眠止痒夜交藤

夜交藤即何首乌之藤茎或带叶的藤茎。味甘微苦，性平。朱师认为：在诸多安神药中，以夜交藤催眠作用最佳。盖阳入阴则寐，夜交藤入心肝二经血分，功擅引阳入阴故也。此品善于养血，故用于血虚所致的失眠，最为适宜。因其性平和，其他各种原因所致的失眠，亦可作为佐使药用之。唯其用量宜大，少则不效。朱师处方一般恒用30克，重症失眠，则用至60克，每每应手。

曾治章×，男，48岁，教师。患失眠二年余，屡服人参归脾丸、安神健脑液不应，每晚需依赖服安定片，始能维持2~3小

时睡眠。心烦不安，胁胀口苦，面红，舌边尖红，脉细数。缘由情志失畅，肝郁化火，劫灼阴血，血不荣心，故彻夜不寐。治宜养心肝之阴，清浮越之热。方用：细生地 15 克，桑椹子 15 克，玄参 10 克，知母 10 克，川黄连 6 克，白芍 12 克，茯神 12 克，酸枣仁 12 克，生甘草 3 克，麦冬 12 克，夜交藤 30 克。7 剂。药后，能在不用安定的情况下睡三小时。药既奏效，毋庸更张。原方夜交藤加至 60 克，续服 12 剂。三诊时患者欣喜来告，每晚已可熟睡五六小时，嘱用上方 10 剂，蜜丸，每丸重 10 克，日 1 丸，夜 2 丸，以巩固疗效。

夜交藤又有活血、通经、止痒之功。《本草从新》谓其“行经络，通血脉”，《本草纲目》谓其主治“风疮疥癣作痒，煎汤洗浴”。临床上常以之治疗老人身痒，盖高年阴血多虚，血虚生风故痒，夜交藤有养血活血之功，洵为当选之佳品。内服常配生地、红花、徐长卿、银花藤、丹皮等。沐浴时用夜交藤 200 克煎汤擦身，其效尤佳。

(何绍奇整理)

47. 葛根解痉通脉，升举元气

早在《本经》中对葛根的功效就有这样的记载：“气味甘辛平，无毒，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别录》又指出：“疗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疗金疮止痛、胁风痛。”汉·张仲景尤善用葛根，《伤寒论》中或用其清热解痉，或用其升清止利，配伍精密，独具匠心。后世更有所发展，如《千金方》载张文仲用其治疗中风等，颇有特色。朱师临

证之际,经常使用葛根配伍它药,治疗各种疾病,收效显著。如用葛根与升麻相伍,疗小儿麻疹透发不畅,取其药性轻扬升发,方可透热助疹外出。风药多燥,独葛根能止渴,故对热病津伤者可用生葛根配麦冬、花粉同用,以复津伤等。兹举其几例配伍用药之经验简介如下:

(1) 医虚泻, 升清降浊

泄泻一症,临证中常分为急、慢性两大类。急性者多以湿胜合并风、寒、热邪所致;慢性者多以湿邪久留,伴见脾胃虚寒、清气在下为多见,治疗常用运脾化湿之法。张景岳说:“泄泻之本,无不由脾胃。”朱师则认为:“久患泄泻,胃土已虚,清气在下,厥阴肝风振动。”故在清肠疏垢中以不伤本元为前提,创“仙桔汤”一方,用于慢性过敏性结肠炎及慢性痢疾经常发作者,屡获佳效。方中力持清肠必兼苏胃;养阴当避滋腻,培土不用温燥,剔垢仅取轻疏的观点,取其甘以理中,酸以制肝,苦以燥湿,温以散寒之意。方虽平淡,实胜于大剂补敛或疏导之品,符合“轻可去实”之意。对顽固性久泻者,必重用葛根,临证中每用即效,究其实质,是因其有升发清阳,鼓舞胃气上行之功。

病案举例: 钟××,女,52岁,1984年10月26日初诊。慢性结肠炎已历二年余,体重减轻十余斤,溏泻日3~5次,夹有不消化食物、粘液,脘腹胀闷,时有暖气,服土霉素之后腹泻次数略有减少,但停药诸症复见,苔薄白、根微腻,脉细弦。肝脾不调,湿热蕴阻肠间,治宜疏肝调脾,清肠止泻。药用:仙鹤草20克,桔梗8克,煨葛根20克,煨木香8克(后下),生白芍15克,炒白术15克,白槿花15克,徐长卿12克,甘草6

克。五帖。1984年11月3日二诊：药后便溏次数显减，大便渐见成形。前方合拍，效不更方，续以上方进之。连进十余帖，腹泻已止，大便亦转正常，唯稍有饮食失宜，则便溏又作，久泻脾虚，湿滞易停，续进上方十剂，嘱其隔日一帖以资巩固，治疗后观察半年，腹泻一直未发。

(2) 疗骨痹，解痉通脉

增生性关节炎是关节退行性变性，继而引起新骨增生的一种进行性关节病变，其中以颈椎增生引起的颈椎综合症较为常见。此病属“骨痹”之范畴，患者以项强、肢麻、眩晕、胸痛等症为苦。朱师擅治痹症，对顽固性骨痹，以益肾壮督治其本，蠲痹通络治其标为大法。朱师认为：葛根善治项强，能扩张脑血管及心血管，并有较强的缓解肌肉痉挛的作用，故对颈椎增生者除辨证用药外，朱师经验，必加葛根一药，其用量可加大至30~45克，无任何毒副作用。

病案举例：何××，男，58岁，教师。宿有颈椎增生病史，颈臂掣痛，左臂手指酸麻不适，口渴欲饮，舌红苔薄少津，脉细弦。此乃骨痹之阴虚者。治宜养阴和络、益肾蠲痹。药用：葛根30克，川石斛10克，生地黄15克，骨碎补15克，鹿衔草15克，赤白芍(各)15克，炙全蝎末3克(分吞)，炙僵蚕12克，鸡血藤20克，炙甘草6克。十帖。药后颈臂麻痛显释，自觉较舒，舌质红已不甚，脉细。前法续服十帖，间日一帖，药未尽剂而瘥。

(3) 治消渴，升举元气

消渴是以多饮、多食、多尿，形体消瘦，尿有甜味为特征性病证，其病理变化主要是阴虚燥热。朱师认为：消渴一症，初

起先宜养肺清心，久则滋肾养脾，升举元气。盖肾为本、肺为标，而中气的盛衰则始终贯穿于全病程。临证常以黄芪为主药，得葛根能升元气，而佐以山药、山萸肉、知母、花粉，大滋真阴，使阳升而阴应，自有云行雨施之妙；用鸡内金、茯苓助肾强脾而生津；用五味、山萸肉取其酸收之性，封固肾关，不使水饮急于下趋，此消渴立法用药之大要也。然临证中须辨证明确，不可执着，因其证之凉热，与其资禀之虚实不同耳。

病案举例：徐××，女，46岁，工人，1982年1月6日初诊。多饮多尿、多食善饥十余年。腰酸乏力，脘腹作痛，脉弦细，苔薄腻。尿糖(+++)，空腹血糖280毫克%。证属消渴，治宜滋肾养胃，益气生津。处方：生黄芪20克，葛根30克，山萸肉15克，知母10克，天花粉20克，蚕茧6克，鸡内金10克，白术15克，茯苓12克。七帖。嘱控制饮食，每日主食量在六两以内。二诊：1月14日，药后尿糖(++)，腰酸乏力、脘腹痛诸症减轻，大便干燥，小溲量多，饮一溲一。脉细弦，苔白腻。肾虚摄纳不固，约束无权，当滋阴固肾。处方：制黄精15克，葛根30克，山萸肉15克，天花粉30克，知母10克，金樱子12克，蚕茧6克，鸡内金10克，麻仁丸6克(分吞)。十四帖。医嘱同前。三诊：1月29日，尿糖微量，空腹血糖186毫克%，溲量有所减少，头昏乏力，夜寐欠安，偶有心悸，脘腹痛已消失，脉细弦带数，苔薄尖红。此乃心肾失调，治拟兼顾。处方：制黄精12克，葛根30克，山萸肉15克，天花粉30克，知母10克，蚕茧6克，川连1克，肉桂0.3克，五味子10克，酸枣仁10克。十四帖。饮食仍控制如前，服药后尿糖阴性，空腹血糖正常，余症均有明显改善，基本稳定。 (朱建平整理)

48. 地榆护胃抗癆，蠲痺通淋

地榆性微寒，因味苦酸涩，又名酸赭或涩地榆，具解毒医疮之功，故俗呼之为“流注草”，入肺、肝、肾、手足阳明经，是一味常用的凉血止血，清热解毒良品。擅治诸般血证及痔漏、痈肿、湿疹、金疮等，为外敷治疗烧烫伤的著名单方。现代研究证明，本品有较强的收敛止血作用和广谱抗菌作用，故其实际医疗作用，远非上述数点。朱师对本品研究精深，别具会心，在应用上，治病范围广泛，疗效历历可稽；在炮制上，发现该药生用止血作用较炒炭为优，主张一概生用，不必炒炭；在剂量上，突破常规，一般用10~20克，大量用至30~60克，未见不良反应，而建功尤捷。兹择数端，略述于次。

(1) 护膜治胃

地榆外用治水火烫伤效果卓著，为众所皆知，它能控制创面渗出，起到预防和控制感染，消除疼痛，促进新皮生长、创面迅速愈合等作用。朱师于斯触类旁通，巧将本品移用于内科消化性溃疡之胃痛及上消化道出血之呕血黑便。谓地榆不但长于清热凉血、收敛止血，而且对溃疡病的壁龛有护膜疗疮之功，非仅出血时服，尚可作为溃疡病常规治疗药物。治溃疡病他常以之与温中补虚或疏肝和胃之剂并用；治上消化道出血，每随证加入温运脾阳，养血摄血之黄土汤中，或用本品单味即单方地榆汤清泄郁热、凉血止血，屡获佳效。

病案举例： 赵××，男，42岁，干部。

胃脘痛已八年余，经常胃痛吞酸，食后两小时许痛作，冬

春较剧，便难不爽，三年前经钡餐检查确诊为胃小弯溃疡，去年曾吐血，今又发作，量多盈盂，色紫成块，口干欲饮，苔黄质红，脉弦。证属胃有郁热，迫血妄行，予地榆汤以凉血止血。

生地榆 45 克，水煎服，2 剂

二诊：药后胃部颇适，吐血渐止，苔黄稍化，质红略淡，脉小弦。前法既合，继进两剂，并用生地榆 60 克，延胡索 30 克，乌贼骨 30 克，共研细末，每服 3 克，每日三次，食前服，以善其后。四个月后钡餐检查，壁龛已告愈合。

(2) 抗癆散结

癆乃结核病之通称，发于肺者称肺癆，生于颈部为瘰癧，此两者临床最为常见，概因体质虚弱，癆虫传染所致，皆有阴虚火旺之潮热、盗汗征象，前者尚见咳嗽、咯血等肺失清肃，阳络灼伤之症；后者恒呈颈部坚块，破溃成瘰等肝经郁火，痰瘀互结之征。朱师习以生地榆抗癆散结治疗肺癆、瘰癧，乃取其清热解毒、疗疮除瘰之功。他认为本品对上述症候具有较好疗效，《本经》：“止汗”、“除恶肉”，《别录》：“除消渴、补绝伤”、“止脓血，诸瘰、恶疮”，《药品化义》：“解诸热毒痈”，《大明本草》：“吐血鼻衄”等记载，均是有力佐证。现代实验亦证明，本品煎剂对人型结核杆菌有完全抑制作用。朱师在实践中体会到，该药味苦性寒对结核潮热，尤具卓效。如治一陈姓肺癆患者，连续发热四月，迭治未愈，经用生地榆 30 克，青蒿子、葶草各 20 克，百部 15 克，甘草 5 克，一药而热挫，再药而平，足见其功。临床上，对于浸润型或空洞型肺结核，朱师常采用以地榆为主药的“愈肺丸”（生地榆 150 克，小蓟 90 克，石苇 90 克，制黄精 90 克，研极细末，另取生地榆 300 克煎取浓汁泛丸如绿

豆大,每服6克,一日二次),可取得一定疗效。对于颈淋巴结结核,亦每以地榆为主,配合疏肝理气,化痰软坚,散瘀解凝之品而组成的“消瘰汤”(生地榆20克,柴胡4克、赤白芍各12克、炙僵蚕12克,紫背天葵12克、小青皮6克、炙蜈蚣2克(研吞),生牡蛎30克,甘草5克),收效较为满意。

(3) 蠲痹清热

地榆治痹,医林鲜见,其实《本经》早有“止痛”,《纲目》亦有浸酒“治风痹”之记载。朱师擅治痹证,对痹痛化热或湿热之痹,因瘀热内阻而见发热缠绵,关节热痛者,恒投生地榆于辨证施治方药中,多配伍葶草、知母、青蒿子、秦艽、虎杖等清热除蒸、蠲痹通络之品,每可应手,并能使血沉、抗“O”得到较快下降。乃用其敛戢邪热,除痹止痛之功也。或有虑曰地榆性寒味涩,恐于痹无益?殊不知本品微寒而不凝,性涩而不滞,止血尚能行血,敛热又可化瘀,《本草选旨》有“以之行血”、“以之治血中之痹”之说,况临床治痹每加入大队活血祛风,蠲痹通络剂中,何弊之有?

病案举例: 周××,女,23岁,教师。

低热缠绵,两腿酸楚,关节疼痛,五心烦热,腰腿怕冷,已5个月,抗“O”833单位,血沉40毫米/1小时,诊为风湿性关节炎。曾用青霉素治疗罔效,血沉,抗“O”仍未下降,遂来就诊。苔薄腻,质微红,脉细弦。乃湿热流注经隧,痹闭不利,治宜化湿热,通痹着。

生地榆30克 生地黄15克 葶草15克 全当归12克
寒水石15克 徐长卿15克 酒炒桑枝30克
生石膏(先煎)15克 肥知母10克 桂枝(后下)6克

仙灵脾 10 克 甘草 5 克 5 剂

二诊：药后病情好转，腿已温，药既奏效，原方续服 10 剂。

三诊：精神渐复，低热已平，手心仍烘热，复查血沉 18 毫米/1 小时，抗“O”500 单位。舌苔微腻，脉细弦。病情逐步缓解，湿热亦趋泄化，痹闭已获疏通，阴损尚未悉复，原方损益，以善其后。上方加银柴胡 12 克，连服 25 剂而获痊愈。

(4) 清利通淋

淋证乃湿热毒邪，注于下焦，膀胱不利使然，依临床表现之不同，主要有热淋、血淋及劳淋之分，与现代医学的泌尿系感染相似。朱师治淋喜用生地榆，并视为常规要品，他将这味善治下焦血分湿热之药，扩用于治疗下焦气分淋证，实为一大创获。生地榆所以能治淋者，盖缘其能解毒抗菌消炎，一也；擅入下焦除疾二也；性涩可缓尿频，三也。本品通中寓涩，祛邪而无伤肾耗阴之弊，诚非其他淡渗清利之品所可比拟。凡遇急性泌感或慢性泌感急性发作，皆相适宜。热淋者，可配合八正散；血淋者，可配合小蓟饮子；劳淋者，可配合知柏地黄汤等，随证活用。朱师通过长期实践，以本品为主制订的“清淋合剂”（生地榆、生槐角、半支莲、蛇舌草、大青叶各 30 克，白槿花、飞滑石各 15 克，生甘草 6 克。上为一日量，煎成合剂 100 毫升，一次 50 毫升，日服二次），疗效明显，具备抑制多种杆菌、球菌的广谱抗菌作用，对常用抗生素治疗无效的病例仍然有效，无任何不良反应，曾系统观察 100 例，总结成文发表。

病案举例：沈××，女，39 岁，工人。

旬前突小溲频数刺痛，口干腰酸，尿检：红细胞(+++)，白

细胞(++),蛋白(+),脓球(+).尿培养:大肠杆菌>10万,苔中黄,边尖红,脉滑数。此湿热蕴注下焦,而肾阴有耗损之征者,可予清淋汤治之。

生地榆 30 克,生地黄、蛇舌草各 30 克,白槿花 12 克,甘草 5 克 4 剂。

二诊:药后尿频急刺痛已缓,尿检亦好转,药既奏效,守方不变,原方 6 剂。

三诊:病情稳定,上方地榆、蛇舌草、生地用量减为 15 克,继进 8 帖以巩固之。

四诊:尿培养已转阴,乃以知柏地黄丸善后之。

以上仅举大概,朱师应用远不止此。总之,地榆是一味很有前途的止血、清热、抗菌、消炎的药物,值得探索,以尽其用。

(姚祖培整理)

49. 桑椹子滋补肝肾,养血熄风

桑椹子即桑树之果实,桑树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产,而以南方各省为多。《神农本草经》载有桑上寄生、桑根白皮、桑叶、桑耳,而独遗桑椹。张路玉《本经逢原》说:《本经》桑根白皮条下之“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脉绝,补虚益气”,皆言桑椹之功。李时珍《本草纲目》,亦沿旧例,将桑椹之功,误列于根皮之下,“所以世鲜采用。”如此良药,且采集又易,却不为人所注目,殊为可惜。

桑椹子色紫红,老熟则黑,入肝肾二经,性味甘酸而寒,为滋补肝肾、养阴熄风之要药,朱师指出:举凡肝肾阴虚所致之

糖尿病、高血压病以及老人精亏血少之耳鸣、怔忡、不寐、腰酸脚弱、便秘，悉为妙品。诚如《本草经疏》说：“桑椹，甘寒益血而除热，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消渴由于内热津液不足，生津散止渴；五脏皆属阴，益阴故利五脏。阴不足则关节之血气不通，血生津满，阴气长盛，则不饥而血气自通；热退阴生，则肝心无火，故魂安而神自清宁。”入药水浸洗净晒干用，汤剂一般用量以15~30克为宜，脾虚泄泻者忌之。鲜者可作水果食用。桑椹子熬膏便于久服，对肝肾阴虚者尤为适宜。制法：在桑椹子成熟季节，采集颜色紫黑、颗粒饱满、干净之果实，清水洗净，然后用纱布作袋，挤取其汁，置砂锅或搪瓷锅中，文火慢熬，加冰糖、蜂蜜收膏，置冰箱中保存，每服一、二匙，一日三次，殊有佳效。

(何绍奇整理)

50. 黄明胶止血养血、消瘀散痈

黄明胶为黄牛皮所熬之胶，又称牛胶、水胶、明胶。此药从晋唐就有记载，《千金方》用干胶（即黄明胶）为末，酒和之，温服，治虚劳尿精；《食疗本草》用其治疗久咳不愈，吐血咯血；《肘后方》则用以治疗妊娠下血不止。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谓其“治吐血、衄血、下血、血淋、妊妇胎动血下”。《本草汇言》更说它是“止诸般失血之药”，“与阿胶仿佛通用，但其性平补”，更“宜于虚热者”。《医林纂要》亦谓黄明胶“补肺清金，滋阴养血”。朱师根据上述记载，在过去阿胶紧缺的情况下，径用黄明胶代替阿胶，用于诸般血证，及阴虚内热，阴虚咳嗽，其

效不逊阿胶。其用法用量亦同阿胶，汤剂须开水或药汤乘热烊化，或火上炙黄，然后研末分次吞服。唯一般药房多不备此味，须于杂货店或建材处购买，以黄明胶多为木工熬化作粘合剂用也。

黄明胶还有一些特殊功用，则为阿胶所不及者：一、治风湿疼痛：黄明胶烊化，入生川乌、生草乌、生南星、白芷、冰片、赤芍末，姜汁适量，搅拌至匀，作膏药贴痛处。也可只用黄明胶、姜汁二味作膏药用，一日一换。对疼痛、麻木均有较好疗效。二、治跌打损伤：用黄明胶焙烤后研末，温黄酒送下，成人每次服12克，一日二次。三、治疮疖初起：用黄明胶烊化，和入食醋，敷于患处，疮疖初起，即可消散。如此观之，黄明胶又有活血散痛之功矣。

(何绍奇整理)

51. 生大黄推陈致新、延缓衰老

众所周知，大黄是一味攻下结毒、通利湿热之品，故《本草正义》谓其“迅速善走，直达下焦，深入血分，无坚不破，荡涤积垢，有犁庭扫穴之功”。因之世人咸目之为峻厉之剂，而不轻用之。实则大黄不仅能攻病驱邪，而且有“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本经》）之功。朱师以其亲身之体验，认为大黄确有推陈致新，延缓衰老，降低胆固醇、甘油三脂及利胆消石之功。朱师过去一度血脂偏高，同时伴有冠心病及慢性胆囊炎、胆结石之症，由于经常交替服用脾约麻仁丸和青宁丸，保持大便通畅，所以血脂一直正常，冠心病稳定，胆囊炎、胆石症迄未发作，

B超胆囊毛波有所减少；同时，机体衰老现象，似乎有所延缓。基斯而以之施治有关患者，确收推陈致新，延缓衰老之功。兹举朱师应用大黄之经验数则如下：

(1) 利胆消石

朱师治疗急慢性胆囊炎及胆结石症在辨证施治原则下，始终坚持加用大黄，其剂量视病情缓急而酌定轻重，急、实者重用20~40克，缓、虚者则用5~10克，或用青宁丸，每次3~5克，每日一次。以保持大便通畅为度，有泄化湿热、利胆消石之功。恒与柴胡、郁金、蒲公英、黄芩等伍用。

病案举例：孙××，女，42岁，干部。

宿有慢性胆囊炎合并胆石症，经常发作，作则寒战高热，右肋放射至肩背部疼痛，呕吐，汗多。苔黄腻，质红，脉数。此湿热蕴于胆经，郁遏不泄之证，亟予清泄利胆之品。

生大黄20克 柴胡10克 炒黄芩15克

广郁金30克 蒲公英30克 姜半夏10克

金钱草30克 芒硝4克(分冲) 甘草6克(2帖)

二诊：药后得畅泄数行，寒热、疼痛显著缓解，自觉较适，前法损益。

上方大黄改用10克，柴胡改为4克，黄芩减为5克，余同前。续服4帖而临床痊愈。

继以青宁丸，每次2克，一日二次以巩固之。迄今观察半年余，未见发作，B超复查，结石影已见缩小，胆囊毛波已由(+++)减为(+)。

(2) 延缓衰老

人体衰老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密切关系，动脉硬化又与血

脂水平高低相关：因为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胆固醇主要来源于血浆，降血脂有助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逆转。所以降低血脂水平也就成为抗衰老的措施之一。其次，人到老年阶段，由于细胞衰老，器官功能减退，脂褐质在脑细胞中的积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脂褐质在细胞中阻碍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遏制细胞的正常活动，进而促进细胞死亡，促使人身衰老，直至加速死亡。因此，具有推陈致新、活血降脂作用的大黄，便是一味延缓衰老很有前途的药物。朱师通过亲身体验，证明它确实具有此作用，临床应用，获效亦同。习用青宁丸每次2克，日1~2次，或生大黄研极细末，以胶囊装盛，每次2粒，一日2~3次。一般一月后，胆固醇、甘油三脂均有明显下降；持续服用，老年斑可逐步消退，精神振爽，思维敏捷，步履轻健，不仅延缓衰老，而且有恢复青春之功。欲健康长寿者，盍一试之。体秉脾虚者，可减小剂量。

(3) 定乱致治

朱师盛赞杨栗山评价大黄之功：“人但知建良将之大勋，而不知有良相之硕德”。“苦能泻火，苦能补虚”。可谓大黄之知音。大黄善于推陈致新，降阴中之浊阴，邪去正安，定乱致治。大黄对多种原因所致之急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均有良效，因大黄善于降低血中尿素氮及肌酐之数值，既可内服，又可灌肠，屡用得效。

病案举例： 谢××，男，38，工人。

患慢肾已年余，叠治未愈；近两月来，头昏困倦，纳呆，泛泛欲呕，晨起面浮，入暮足肿，溲少。经某院检查：尿素氮86mg%，肌酐9.2mg%；肾图提示：两肾无功能。诊为慢肾、尿毒症。

苔白膩质淡，脉虚弦。肾气衰竭，浊阴内凝，颇虑逆而上干，闭厥萌生。姑予益肾气，降浊阴。

(1) 汤方：熟附片 10 克，生黄芪、丹参、炒白术各 30 克，姜半夏 10 克，六月雪、扞扞活各 30 克，泽兰泻各 10 克，另用益母草 90 克煎汤代水煎药，每日一帖，连服 3 帖。

(2) 灌肠方：生大黄 15 克，制附片 10 克，蛇舌草 30 克，丹参 20 克，加水煎至 150 毫升，待温点滴灌肠，每日一次，连用五日，如尿素氮、肌酐下降，可休息一二日再用五日。

二诊：药后得畅便，自觉较适，尿量亦增，此佳象也，原法继进之。五帖。

三诊：病情平稳，停用灌肠，继用汤方去半夏，续服 8 帖。

复查尿素氮降为 28mg%，肌酐降为 3.4mg%，改予金匱肾气丸，每晨晚各服 6 克；冬虫夏草研细末，每服 1.5 克，日二次以巩固之。

(朱胜华整理)

52. 鱼腥草泄热解毒，清上利下

鱼腥草古名为蕺菜，因其新鲜茎叶中有一股强烈的鱼腥气而得名。世俗每虑此药气腥味劣，难以下咽。其实，此药阴干后，不但没有腥气，而且微有芳香，在加水煎汁时，能发出一种类似肉桂的香气，它煎出的药汁如淡淡的红茶，仔细品尝，也有类似红茶的味道，芳香而稍有涩味，并无苦味及腥臭，对胃也无刺激。

鱼腥草性微寒，入肺经，有良好的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

作用,故前人用之为治疗肺痈要药。近年来,临床应用本品有所发展,常用于肺脓疡、大叶性肺炎、急性支气管炎及肠炎、痢疾、尿路感染等疾患,兹将朱师临证中配伍使用鱼腥草治疗其他疾患的经验介绍如下:

(1) 病毒性肺炎

鱼腥草有清热解毒作用,多用于治疗肺部炎性病变,朱师临证中除辨证用药外,亦注重辨病用药,他结合现代药理分析,根据鱼腥草抗病毒、止咳力强,有明显抑制流感杆菌、肺炎球菌作用的特点,配伍轻宣药物治疗病毒性肺炎,每有创获。

病毒性肺炎一般来势较猛,难以速愈,单用抗菌消炎之品不易应手。朱师如遇此症,无论证属寒热均加用鱼腥草 30 克(后下),因鱼腥草虽有清热解毒作用,但不是大寒之品,故只要配伍得当,即可使邪祛正复。不过数剂,就能见功。

病案举例:张×,女,31岁,工人,1986年4月24日会诊。

初诊,病毒性肺炎并发休克,正在抢救中,邀约会诊:始由形寒,继则高热,头痛咳嗽,胸痛,吐黄稠痰,有时带血,心悸气急,紫绀,汗多,脉弱滑数,舌尖红、苔薄根黄腻。症属痰热壅肺,正虚邪恋。先予清肺化痰,佐以扶正,逐邪外出。处方:鱼腥草 30 克(后下),西洋参 8 克(另煎兑服),淡子芩 9 克,杏仁 9 克,前胡 9 克,全瓜蒌 12 克,连翘 12 克,郁金 12 克,桔梗 6 克,生甘草 6 克,鲜芦根一尺。三帖。二诊:身热渐退,心悸气急渐复,咳嗽痰多,色灰白,已易咯出,胃纳差,脉细滑,苔微黄、舌尖红。余热未消,继当清化痰热,肃肺止咳。前方获效,原法出入。上方去鲜芦根、西洋参,加建曲 9 克(包煎),续服七帖。药后症状

消失,痊愈出院。

(2) 小儿尿布皮炎

尿布皮炎俗称“红屁股”,由尿布潮湿、粗糙、不洁引起。小儿皮肤娇嫩,湿毒乘虚袭入,发于臀部肌表,而见焮红、粗糙,重则有丘疹,甚则脓疱形成,小儿因之啼哭不已。朱师取鱼腥草功具清热解毒、利尿消肿之理,配伍他药,灵活用于治疗小儿尿布皮炎,屡用获效。此疾虽位于臀部肌表,“肺合皮毛”,皮疹焮红,甚则有脓疱,均为湿热之象。而鱼腥草有较强的清热解毒作用,正如《岭南采药》所言:“叶:敷恶毒大疮,能消毒。煎服能祛湿热,治痢疾”。现代药理也证实了该药的抗菌作用,特别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酵母菌、霉菌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故临证中常用鱼腥草30克煎汤,于每次换尿布时洗一次(不宜久煎)。后用滑石、青黛按5:1比例研细和匀,扑于患处,一周左右即见痊愈。

病案举例: 潜××,女,两个月,出生近二十天时,臀部皮肤焮红,其上有粟粒状丘疹,致小儿终日啼哭不已。经用鱼腥草煎汤外洗,滑黛散外扑,治疗一周后症状消失。此法不仅可用于小儿尿布皮炎,对单纯性疱疹、疖痈初起者取单味鱼腥草500克煎取700毫升左右药液(不可久煎),局部外敷、熨洗,部分重症病例可加服30毫升一次,一日三次,多能获效。

(3) 湿热带下

带下病因甚多,其带下色黄稠、腥臭者,恒需参用清泄胞宫湿热之品,方可奏效。朱师多用鱼腥草、土茯苓这一对药。鱼腥草清热解毒见长,土茯苓利湿解毒功胜,两药合用,热毒可清,湿有去路,对带下秽臭异常者加用墓头回12克,治疗湿

热型带下,确属效佳。

病案举例:洪××,女,48岁,工人。初诊:几月来有黄白带下,连绵不断,腰酸神疲,纳呆。最近带下增多,质粘,色微黄,有腥味。脉细而小数,舌质淡,苔薄白。此乃脾虚肾亏,湿热内蕴。姑予补脾肾、清湿热为法。处方:鱼腥草30克(后下),土茯苓30克,炒白术15克,菟丝子12克,墓头回12克,泽泻10克,炙蜂房10克,生甘草6克。七帖。复诊:服上药三帖后,带下已见好转,不仅量渐减少,且气味亦减,纳谷渐增。惟仍有腰酸肢软,久带后脾肾两亏,非调补两脏,清泄余邪,不能收功。处方以培补先后两天,兼清带脉余邪为旨,复进十余帖,证除告安。

(朱建平整理)

53. 全蝎熄风定痉,开瘀蠲痹

全蝎又名全虫,味辛性平,有小毒,入肝经。乃治风要药,凡惊风、搐搦,必不可少;并擅窜筋透骨,对于风湿痹痛,久治不愈者,更有佳效。还有开气血之凝滞,解毒医疮,内消僵肿之功,近人用治癌肿、结核、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均据此引伸而出。

蝎尾较全蝎之功力为胜,散剂吞服又较煎剂为佳。其用量一般蝎尾用1~3条,全蝎可用2~3克,研细末,分二次吞服。长期服用,一般无毒性反应,朱师曾治一骨结核患者,连服二年,病愈而无任何不适之感。但体虚者,需配合补益气血药同用。

朱师以善用虫类药而闻名于海内外,对于全蝎、蜈蚣等

药,更是配伍灵活,得心应手,屡奏佳效。

(1) 偏头痛

本病相似于血管神经性头痛,其病因虽多,但均与肝阳偏亢,肝风上扰攸关;每因情志波动或气交之变、疲劳过度而引发。部分病例极为顽固,一般常规用药,殊难收效。朱师创订“蝎麻散”,不仅可以缓痛,而且可以根治。因全蝎长于熄风平肝,解痉定痛;明天麻定风补虚,《大明本草》谓其“通血脉,开窍”;张元素更明确指出它能“治风虚眩运头痛”;又伍以补气血、益肝肾之紫河车,标本兼顾,相得益彰,宜其效著也。方用全蝎 20 克,天麻、紫河车各 15 克,共研细末,分作 20 包,每服一包,一日二次。一般服 1~2 次后,即可奏效,痛定后每日或间日服一包,以巩固疗效。有时单用全蝎末少许置痛侧太阳穴,以胶布贴之,亦可止痛。此法对肿瘤脑转移者之头痛,用之亦能缓痛。

病案举例: 吴××,女,36岁,工人。

右侧偏头痛已历三年,经常发作,作则剧痛呕吐,疲不能兴。经外院诊断为“血管神经性头痛,迭服中西药物均未能根治。顷诊:面色少华,疲乏殊甚,右侧头痛,时时泛呕。苔薄腻,质微红,脉细弦。证属肝肾不足,风阳上扰,治宜熄风阳,益肝肾。予蝎麻散 10 包,每服一包,日二次,另以石斛、杞子各 10 克泡茶送服。

药后头痛即趋缓解,次日痛定。以后每日服一包,服完后再以杞菊地黄丸巩固之。

(2) 乙脑极期

在乙脑极期,呈痰浊阻塞气机,蒙蔽心窍,高热昏迷,惊厥

频作，痰涎壅盛，声如拽锯而苔厚腻，有内闭外脱趋势者，用“夺痰定惊散”治之，多能转危为安。处方：炙全蝎 30 只，巴豆霜 0.5 克，犀黄 1 克（人工牛黄 2 克可代），飞朱砂 1.5 克，雄精 2 克，陈胆星 6 克，川贝母、天竺黄各 3 克，麝香 0.3 克（后入，如以人造麝香 0.6 克可代），共研极细末，瓶密贮。每服 0.6 克，幼儿 0.3 克，每日 1~2 次。鼻饲后 3~4 小时，排出黑色而杂有黄白色粘液的大便，即痰消神苏（未排便者，可续服一次）。此散熄风化痰，通腑泄浊之作用，十分显著，并可用于肺炎、中毒性菌痢、百日咳脑病、脊髓灰白质炎等痰浊交阻、痰鸣如嘶之症，既可免除吸痰之烦，又可防止窒息。

病案举例：黎××，男，7 岁。

乙脑一周，高热昏迷，惊厥频作，痰鸣如嘶，时有窒息之虞。吸痰时导管插入气道，即气管痉挛，出现紫绀，气窒而中止吸痰，呈现危象。苔黄焦而垢腻，脉滑数。此乃痰热陷于心包，蒙蔽神明，肝风内动，肺闭痰壅之危候；除常规治疗外，另予夺痰定惊散 0.6 克鼻饲之。四小时后粘便甚多，痰壅顿释，昏厥渐苏，后调理而安。

（3）流火

此乃丹毒发于腿部者，多由肝火湿热郁遏肌肤所致，常以辛劳或受寒而引发，十分顽缠，不易根治。蝎甲散（全蝎 30 克，炮山甲 45 克，共研极细末，每服 4.5 克，每日一次，儿童、妇女或体弱患者酌减，孕妇忌服。）对此具有卓效，一般服药第一次后，寒热可趋清解，随后局部肿痛及鼠蹊部之焮核，亦渐消退，多于三日左右缓解，乃至痊愈。此散所以奏效如此迅捷者，主要是在于功擅解毒消痈的全蝎，又伍以祛风通络，散

血消肿，化毒攻坚的穿山甲，故而效如桴鼓之应。

病案举例：夏××，男，48岁，农民。

两下肢患流火已多年，反复发作，作则寒战高热，两小腿红肿热痛，鼠蹊部焮核，恒周余始渐解，驯致两小腿肌肉壅肥如橡皮肿状，每以辛劳或受寒而引发。此次因劳累又发作，苔黄腻，脉数。血检曾找到血丝虫。给予蝎甲散，服药一日寒热顿挫，次日疼痛定，红肿退，三日趋复。继续巩固治疗而愈。

(4) 肺结核

凡肺结核伴有空洞而久治不愈者，其病灶多呈僵化状态，非一般药物所能收效，常需给予开瘀消痈、解毒医疮之中药以“推陈致新”，始可促使病灶吸收，空洞闭合，“抗癆散”即为此而设，其处方为：炙全蝎、白芨各120克，炙蜈蚣、地鳖虫各60克，胎盘120克，甘草30克，研为细末，每服4克，一日三次。

病案举例：魏××，女，49岁，农民。

患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已八载，迭经中西药物治疗，迄未奏效。面色晦滞，形体羸弱，咳呛气促，痰多而浊，偶或带血，胸痛隐隐，盗汗失眠，纳呆不馨。苔腻质紫，脉弦细而数。证属肺癆重候，乃肺体久损，痰瘀凝滞，邪稽不去，正虚难复之征。治宜开瘀解凝，培正补肺并进，予抗癆散一料，冀能应手。

药后精神较振，咳呛、咯痰均减，活动已不气促，盗汗、失眠已见好转，纳呆渐香。胸透复查：病灶明显吸收，空洞略见缩小。上方续服两料，诸象悉除，体重增加；摄片：空洞闭合，炎症吸收。已能从事一般轻工作。

(朱建华整理)

54. 蜈蚣搜风舒挛,祛瘀解毒

蜈蚣味辛,性微温,有小毒,入肝经。本品善于搜风攻毒,是一味佳品,但世俗多目之为“五毒”之品,畏而不用,实为可惜。

《本经》早就谓其“主啖诸蛇虫鱼毒,温疟,去三虫”。《别录》以之“疗心腹寒热结聚,堕胎,去恶血”。《日华子本草》强调“治癥癖”,《本草纲目》重点突出它“治小儿惊痫风搐,脐风口噤,丹毒,秃疮,瘰疬,便毒,痔瘻……”。近人张锡纯论其功效,最为全面,他指出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其性尤善搜风,内治肝风萌动,癫痫眩晕,抽掣瘰疬,小儿脐风;外治经络中风,口眼歪斜,手足麻木”。朱师盛赞这是张氏经验之谈,甚为确切。

朱师经常应用本品,其主要施用范围有四:

(1) 熄风定痉

凡风动抽掣或口眼歪斜,手足麻木,诸药无效者,增用本品,多奏殊功。(2)开瘀解毒:对于肿瘤及疮疡痈毒,皆有消坚化毒之效。各种肿瘤配合木鳖子、炮山甲等品,临床观察,有控制发展、改善症状的作用。《本草纲目》谓其“最能伏蛇”,民间蛇医亦称其为治疗蛇伤之要药。对于肺结核的潮热,也有缓解之作用。(3)舒利关节: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关节僵肿变形,拘挛不利者,能消肿定痛,舒利挛缩。(4)杀灭孕卵:因其有堕胎、去恶血之功,所以宫外孕保守治疗时,其孕卵未终

绝者，可以加用本品，每获佳效。

蜈蚣内服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功能，增强体质，所以用此治疗骨结核时，患者在服用两周后，即食欲旺盛，面色红活，病灶部分肉芽增生；继服之，精神、体重均见增长，病情日见恢复。但大量内服，一次超过十条者，每致引起周身红色斑块，其斑块比黄豆大，压之褪色，以肘、膝关节部位多见，停药二三日后可自行消失；可能为动物异体蛋白质过敏所致，因此剂量需注意掌握，一日量煎剂不宜超过八条，散剂不超过4克，孕妇须慎用。

朱师认为：入药不必去其头足，可得气味之全，否则反损药力。常用治下列诸病：

(1) 癫痫、惊搐：复方止痉散（蜈蚣、全蝎、僵蚕、地龙各等分，研细末，每服2~4克，一日两次，有显著的熄风定痉之功，对癫痫经常发作者，坚持服药，可以减少或控制其发作。对乙脑或高热惊搐者，用之可以缓搐定惊。

病案举例：沈××，女，29岁，工人。

患癫痫已十余年，迭治未愈，近年来发作频繁，每1~2周即作一次，作则昏仆不省人事。口吐白沫，手足抽搐，甚则小便失禁，历时5~10分钟渐苏。苔薄腻，脉细滑。此痫症也，多由惊恐伤及肝肾，脏气不平，而致风动火升，痰火上扰神明，癫痫以作。治宜熄风定惊，化痰降火，以复方止痉散缓图之。药后颇安，连服二月，未再发作，改为每日服一次以巩固之。

(2) 小儿消化不良

验方蜈蚣儿茶散（蜈蚣、儿茶分别研为极细末，6个月以下，每次服蜈蚣粉0.2克，儿茶0.125克；6~12个月每次服蜈蚣

0.4克,儿茶0.25克;1~2岁每次服蜈蚣0.6克,儿茶0.25克,一日三次)对于小儿消化不良而引起的呕吐、腹泻、小便减少等症,在加强护理,脱水者补液的基础上,给蜈蚣儿茶散,多于短期内治愈。

《别录》曾提到蜈蚣“疗心腹寒热积聚”,说明本品对胃肠功能有调整作用。今伍以收敛止泻之儿茶,一温一寒,一开一收,共奏和调中州之功。如属脾虚者,又宜参用健脾运中之品,如白术、木香、砂仁之类。

(3) 慢性骨髓炎、骨结核

由于蜈蚣具有化瘀解毒,消痈散肿,推陈致新之功,对此两病,既可内服,又可外敷。以蜈蚣烘干,研极细末,胶囊装盛,每服5粒,一日二次。同时外用凡士林纱布条蘸上蜈蚣粉末,填入瘻管内,每日一次,收效较为满意。

病案举例: 费××,男,57岁,农民。

患骨结核已四年余,左腿有瘻管两处,脓水淋漓,终日不绝,行走困难。给予蜈蚣粉内服外敷,十日后瘻管分泌减少,瘻道逐步变浅,两月而愈,患者极为欣忭。

(4) 百日咳

亦称“顿咳”,以阵发性、痉挛性咳嗽为特征。取蜈蚣、甘草等分,研为细末,每次1~2岁用1.5克;3~4岁用2克,一日三次,一般连服5~7天可以痊愈。因蜈蚣解痉定咳,甘草润肺止咳,二者相辅相成,奏效较速。

病案举例: 钱孩,4岁。

膺百日咳已二十余日,其咳阵作,作则面红气窒,咳声连连不断,必呕吐痰涎始已。苔薄腻,脉滑数。予蜈蚣甘草散9

包,三日分服。药后第二日即见咳势减缓,三日大定,续服二日而愈。

(5) 毒蛇咬伤中毒

蜈蚣是蛇医用治蛇伤中毒的主药之一,它善于克制蛇毒,并缓解因蛇毒而引起的局部剧痛、漫肿以及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目胀大如斗感,复视、四肢麻痹、抽掣、烦躁不宁,甚则昏糊谵妄等症。蜈蚣粉每服2~3克,一日四次,多能转危为安。但如中毒严重者,尚需配合有关抢救措施始妥。

病案举例:徐××,男,46岁,农民。

在水稻田劳动,被蝮蛇咬伤左小腿,疼痛异常,并逐步漫肿至膝上,头胀目花,神烦不安。苔薄,脉细数。此蛇毒攻心,内风肆扰之征,治宜解毒祛风。予蜈蚣粉,每次3克,六小时一次。同时在肿胀部以粗针穿刺数处,引流排毒。

药后当日下午即痛减神安,次日肿势逐步消退,改为每次2克,一日三次,连用四日而愈。

(朱又春整理)

55. 地鳖虫活血化瘀,疗伤化癥

地鳖虫古称虻虫,俗名土鳖虫、土元;性味咸寒,入心、肝、脾三经。是一味最平和的活血化瘀药,凡血瘀经闭,癥瘕积聚,跌打损伤,瘀血凝痛,用之均有良效。其特点是破而不峻,能行能和。《长沙药解》说它“善化瘀血,最补损伤”。故虚人亦可用之,如治虚劳经闭的大黄虻虫丸,产后腹痛的下瘀血汤以及疟母痞块的鳖甲煎丸等均用之。以其善于通络理伤,对

跌打损伤,具有接续筋骨的作用,故伤科经常使用。咸寒能入血软坚,故主心腹血积,癥瘕血闭诸症。朱师治经闭腹胀痛之实证,常与大黄、桃仁、红花、五灵脂同用;治跌打损伤,与自然铜、骨碎补、乳香、没药等伍用;治肝脾肿大,每与鳖甲、三七、郁金、莪术等同用;治腰部扭伤,经久不愈,其痛如刺者,可与当归、刘寄奴、川续断等同用;肾虚腰痛,则又需与熟地黄、蜂房、乌梢蛇等应用。但如无瘀滞者及孕妇,则宜慎用。

(1) 疗伤定痛

以活地鳖虫为主药的“回生丹”(验方),有活血化瘀,疗伤定痛,通窍回苏之功,擅治跌伤、压伤、打伤、刀伤、枪伤、割喉,以及因吊、惊、溺而昏迷;如服后见大便下紫血状者,则效更著。据载:清道光十年(1830年)闰四月二十二日磁州(今河北磁县)地震,压毙甚众,以此丹救活不下百余人。“一·二八”抗日战争时,以此丹灌服治疗受重伤而昏厥者,活人甚多。处方:活地鳖虫(取雄性活地鳖虫,洗净,去足,放瓦上小火焙黄,研细末)15克,自然铜(放瓦上木炭火烧红,入好醋淬,片刻取出,再烧再淬,连制九次,为细末)9克,炙乳香(每30克用灯芯7.5克同炒枯,共研细,吹去灯芯,净末),陈血竭(飞净)、飞朱砂、巴豆(去壳研)用纸包压数次,去净油,用净末)各6克,麝香0.7克(后入)。以上各药研极细末,贮入小口磁瓶,密封备用。成人每用0.5克,小儿0.25克,酒冲服。牙关不开者,鼻饲之。严重者可连服二次。苏后宜避风调养。若苏后转心腹痛者,此瘀血未净,急取白糖60克,热黄酒或开水化服,自愈。此方经朱师实践证明,效果甚好,可广泛用于外伤性急救,有战备意义。

地鳖虫善治骨折损伤,能接续筋骨,促进骨痂生长,已被大量资料所证实。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地震,8月上旬部分伤员来南通治疗,市中医医院亦收治了肋骨、骨盆及四肢骨折的病员,除给整复固定外,均配合服用“接筋续骨合剂”,处方为:地鳖虫9克,自然铜、骨碎补、当归、川芎各15克。续断、红花、赤芍各9克,甘草5克。每日一剂。其功效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接骨续筋,加速骨痂形成;经治患者,多数在3~4周即骨痂增生而愈合。

(2) 消癥破坚

慢性肝炎或早期肝硬化,肝脾肿大,胁痛隐隐,肝功异常,面色晦滞,症情缠绵,久而不愈者,朱师根据“久痛多瘀,久病多虚”及肝郁气滞,血瘀癥积的机理,拟订了以地鳖虫为主的“复肝丸”治疗此症,一般连续使用一月以上,可获效机。本方不仅能缓解胁痛,并可缩小肝肿,促使肝功能恢复正常,升高血浆蛋白总量,调整白球蛋白的倒置。处方:地鳖虫、红参须各30克,紫河车24克,广姜黄、广郁金、参三七、炮山甲、鸡内金各18克,共研细末,另用虎杖、石见穿、糯稻根各120克煎取浓汁,与上药粉泛丸如绿豆大,每服3克,一日三次,食前服。

本方寓攻于补,攻不伤正,补不壅中,可使虚弱、胁痛、癥瘕等症,逐渐减轻、消失。自1963年报道后,各地采用治疗慢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化,均称收效满意。

病案举例: 丁××,男,41岁,工程师。

患迁延性肝炎已近两年,因工作关系,未能充分休息,而致病情缠绵未愈。目前面色少华,神疲乏力,胁痛如刺,时轻

时剧，肝在肋下 3.5 厘米，质 II 度，脾大 2 厘米。纳呆欠香，食后腹胀，夜寐不实，恶梦纷纭。苔薄腻，质衬紫，脉弦细。此正虚邪恋，肝郁气滞，血瘀癥积，脾失健运之候，治宜活血化瘀，益气运脾，疏肝解郁，化癥散结。以“复肝丸”消息之。

服完一料后，胁痛消失，肝大缩小为 2 厘米，纳谷增加，神疲渐复。续服一料，肝功正常，肝在肋下 1 厘米，脾触及。以后每日服二次以巩固之。

对于妇女因受寒、饮冷、淋雨等外寒侵袭，胞络瘀阻，而致月经闭止，腹部胀痛，苔白质紫，脉细涩者，当活血化瘀，散寒通经，可予地鳖虫、五灵脂、当归、制大黄、桃仁、红花、香附、艾叶、肉桂等品。

病案举例： 邓××，女，35岁，农民。

月事来潮方一日，因在田间劳动，突然暴雨，月水即停，嗣后腹痛而胀，腰酸腿软，纳谷欠香，月事届期而未行。苔白，脉涩。此寒湿闭滞胞络，瘀血内阻之闭经也。治宜化瘀通经，温宫散寒。

地鳖虫、全当归、五灵脂、桃仁、红花各 10 克，制大黄 5 克，肉桂 4 克，艾叶 10 克 5 剂

药服四帖，经闭即行，嗣嘱晨服逍遥丸，晚服归脾丸以调理善后。

地鳖虫对瘰疬具有卓效，《本经》谓其主“血积癥瘕，破坚”，能软坚散结，对瘰疬不论已溃、未溃均有佳效。取鲜地鳖虫、陈瓦花（在屋上隔年者佳，瓦上煨存性）等分，同捣烂，用膏药贴，每二日一换，一般 1～2 周即获显效，直用至痊愈。

病案举例：薛××，女，42岁，农民。

颈部两侧瘰核累累，共九枚，其中一枚已破溃，已历年余，迭治未愈。有肺结核史，诊为淋巴结核。苔薄，脉细。此瘰病也，予地鳖虫、瓦花验方消息之。

药敷三次后，溃核分泌减少，坚核有松软之势；继用五次后，溃破处肉芽红活，稍见缩小，坚核已有五枚缩小，三枚消失。共敷12次而愈。

(3) 活血散瘀

脑震荡后遗症多呈现头眩而痛，健忘神疲，视力减退，周身酸痛，天气变化时则更甚。有时食欲不振，睡眠欠佳。因气血瘀滞，面色常见黧暗，舌有瘀斑，脉多沉涩或细涩。在辨证论治上，是属于“虚中夹实”之候；因其虚，必须“大补气血，滋养肝肾”；因其实，气血瘀滞，必须“化瘀活血”。据此，朱师拟订了“健脑散”：红人参30克（参须可代用），地鳖虫、当归、甘杞子各45克，制马钱子、制乳没、炙全蝎各24克，川芎、地龙、紫河车、鸡内金各48克，血竭、甘草各18克。上研极细末，每早晚各服5克，开水送下。可连续服2~3月。

按：马钱子又名番木鳖，有剧毒，其炮制确当与否，对疗效很有影响。一般以水浸去毛，晒干，放在麻油中炸。但如火小则呈白色，服后易引起呕吐等中毒反应；火大则发黑而炭化，以致失效。因此在炮制中，可取一枚用刀切开，以里面呈紫红色最为合度。

病案举例：李××，男，42岁，军人。

在检查施工过程中，突为从上落下之铁棍击于头部而昏倒；当时颅骨凹陷，继即出现血肿，神志不清达20余小时，经

抢救始苏。半年后曾去北京检查：脑组织萎缩四分之一。目前头昏痛，健忘殊甚，欲取某物，转身即忘；记不得老战友的姓名，不能作系统发言；有时急躁易怒，失眠神疲。苔薄腻，边有瘀斑，脉细涩。此瘀阻脑府，灵窍欠慧，气血亏虚之候。予健脑散消息之。

服后一周，头昏痛即见轻减，夜寐较安，精神略振，自觉爽适。坚持服用二月，病情平稳，已能写信，讲话层次不乱；续予调补肝肾，养益心气之品善后。

还可用于浸润型肺结核、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肺结核咯血，朱师拟制之“保肺丸”，具有佳效。处方：地鳖虫、紫河车各120克，百部180克，制首乌、白芨各450克，共研细末，另以生地榆、葶草、黄精各180克煎取浓汁泛丸如绿豆大，每服9克，日二次。一般服用半月后即见效，潮热、咳呛、咯血、盗汗，均显见减轻或消失，血沉下降；连服2~3月，病灶可趋吸收或闭合。此方配伍精当，力专效宏。地鳖虫活血散瘀，推陈致新；百部润肺定咳，抗痨杀虫；制首乌滋补肝肾，《本草纲目》谓其“功在地黄、天门冬之上”。《本草再新》突出其“补肺虚，止吐血”。白芨补肺泄热，敛肺止血，逐瘀生新，消肿生肌；地榆凉血止血，清热抗痨；葶草清热解毒，消瘀抗痨；黄精补肾润肺，益气滋阴，并能抗痨。此方既辨证，又辨病；既治标，又治本，充分反映了朱师诊疗的思路，甚有启迪。

病案举例：周××，男，43岁，木工。

患肺结核已三年，因未正规系统治疗，迄未痊愈。右肺上叶有2×3厘米空洞，伴有散在絮状阴影；形瘦神疲，潮热盗汗，咳呛纳呆；血沉38毫米/小时。苔薄质红，脉细弦而数。气

阴两虚，瘀热壅肺，予保肺丸一料。

药后病情逐步恢复，三月后复查，浸润病灶吸收，空洞闭合。嘱其继续服用以巩固之。

(朱建华整理)

56. 白花蛇搜风通络，攻毒定惊

白花蛇乃蝮科动物五步蛇(又名蕲蛇)或眼镜蛇科动物银环蛇的幼蛇(又名金钱白花蛇)，其味甘咸，性温，有毒，入肝、脾二经。能搜风通络，攻毒定惊。蛇性走窜，善行而无处不到，朱师谓其能外达皮肤，内通经络，而透骨搜风之力尤强，被称为“截风要药”。凡痹风顽痹，肢体麻木，筋脉拘挛，半身不遂，口眼歪斜，惊痫抽掣，瘾疹搔痒，症势深痼，而风毒壅于血分者，朱师均以其为主药，屡屡获效。例如：

(1) 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关”俗称四大绝症之一，其病机复杂，病程缠绵，殊难奏效。朱师通过长期临床实践，以益肾养血，通督壮筋治其本，钻透剔邪，蠲痹通络治其标的原则，治疗类风关数千例，获得显效。其经验就在选药上，除选草木之品养血补肾培本外，又藉虫类血肉有情之品，搜风逐邪，散瘀涤痰，白花蛇即为必用之品。朱师采用“蝎蛇散”，专治类风关关节变形或骨质破坏而致剧烈疼痛者。处方：全蝎15克，金钱白花蛇20克，六轴子(即闹洋花之种子，剧毒)4.5克，炙蜈蚣10条，钩藤30克，共研细末，分作10包。每服1包，第一天服两次，以后每晚服1包，服完10包为一疗程。此方还对增生性脊柱炎、坐骨神经

痛,甚则癌肿因肿块浸润、压迫而致剧烈疼痛者有著效。

(2) 荨麻疹

荨麻疹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谓之“瘾疹”、“风丹”、“痞瘤”,俗称风疹块。朱师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虽多,但均与“风”(外风、内风)有关,故其治疗当以祛风为首务,其首选药物即为蕲蛇(或乌梢蛇),蕲蛇内通外达,其透剔搜风之力最强。朱师云:“凡瘾疹搔痒难除者,非此不除,故有截风要药之称”。常取白花蛇为主药(或用乌梢蛇 15~20 克)。加僵蚕宣散风热,解毒镇痉;取蝉衣轻浮达表,凉散风热;加炒荆芥、生赤芍祛风凉营;佐以白藓皮、地肤子、徐长卿清热利湿,祛风止痒;更加乌梅抗过敏,诸药相配,共奏祛风清热,凉营止痒之功。临床上屡用效佳。朱师还指出:“本病若属胃肠湿热或热象重者,加入生大黄以清泄之,可以缩短疗程。风寒者当参用麻黄、桂枝、浮萍以温散之。妇女伴有月经不调者,可加入当归、仙灵脾、川芎等品以调冲任。气血两虚者,又当选用益气养血之剂如地黄、芍药、丹参、黄芪等。随证用药,断不可拘泥执着”。

(3) 带状疱疹

蕲蛇不仅内服效佳,外用治皮肤疾患亦有著效。朱师常外用于治疗带状疱疹。本病祖国医学称为“蛇丹”、“缠腰火丹”,俗称“缠腰疮”或“蜘蛛疮。”好发于背胁腰腹部,甚至面部,疼痛剧烈,服止痛片无效,患者颇为痛苦。此病多由肝经郁毒所致,治宜清热解毒,祛风止痛。朱师创“蕲冰散”,处方:蕲蛇 30 克,冰片 3 克,研细末,用麻油或菜油调为糊状,涂敷患处,一日三次。一般 2~4 天可愈。蕲蛇搜风解毒之力远较乌

梢蛇为胜，故对重症顽疾须取蕲蛇；冰片散郁火，消肿止痛，能引火热之气自外而出，两者同用，共奏解毒祛风止痛之功。

(4) 肌肉萎缩

本病之成因多由气血亏耗，不能濡养腠理、分肉与筋脉所致，在治疗上朱师强调在补益气血、温养肝肾的基础上要加入祛风通络之品，方能奏强壮起废之功。蕲蛇即为首选药物，《开宝本草》云其主治“脚弱不能久立”，朱师用其治瘫痪痿软之症，验之有效。处方：蕲蛇（可用乌梢蛇代之量加倍）、地鳖虫、蜂房、仙灵脾、全当归、制黄精、制首乌、杞子、肉苁蓉各 90 克，川石斛、生白芍、熟地、鹿衔草、僵蚕各 60 克、甘草 30 克，共研细末，另用豨莶草、生熟地、千年健、桑寄生各 120 克，煎取浓汁泛丸如绿豆大。每早晚各服一次，每次 6 克。此方适用偏于阴虚者，如偏于阳虚者，可去石斛、白芍，加巴戟天，益智仁、鹿角霜、川桂枝各 60 克。如能辅以按摩体疗则更好。

(5) 乙脑后遗症

乙脑高热、昏迷、惊厥平息后，常遗留智力下降、健忘、不语、失明、手足拘挛、搐搦、瘫痪、流涎等后遗症，治疗比较棘手。朱师采用内服煎剂，配服散剂，外用吹喉等法，曾治疗几十例，取得较好的疗效。

病案举例：李××，女，5岁。

1973年7月中旬，高热惊厥，神志昏迷，经当地医院西医抢救，十余天体温下降，神识渐清，但不能言语，口角流涎，四肢瘫痪，时有抽搐，四十余天尚未恢复。8月29日来诊，确属“乙脑后遗症。”苔薄腻，质衬紫，脉细涩。症属痰瘀交阻，筋脉失养，络道痹阻，治宜化痰瘀，通痹闭，畅络脉，徐图效机。(1)煎

剂：蕲蛇、丹参、红花、广地龙、赤芍、僵蚕、川芎各 6 克，生自然铜、豨莶草、鸡血藤、伸筋草各 9 克，制乳没、甘草各 2 克，连服五帖后，接服散剂。(2)散剂：蕲蛇 30 克，炙僵蚕 24 克，炙蜈蚣、炙全蝎、当归、化桔红、天竺黄、广地龙、红花各 18 克，共研细末，每服 2 克，一日三次，开水送服。(3)吹药：蕲蛇 2.5 克，制白附子、炮附子、陈胆星、石菖蒲、白芷各 2 克，麝香 0.6 克，上药研细末，后加入麝香再研匀，瓶密贮。每取少许吹两侧扁桃体部，一日三、四次。经上药治疗四天后，开始发音，一周后能爽利讲话，一月后已能行走，惟左侧手足尚感欠利，嘱继服散剂，并活动锻炼，配合针灸。经随访已完全恢复。

(朱建华整理)

57. 水蛭破瘀消癥，抗癌利水

水蛭俗称马蟥，味苦咸，性平，有小毒，入肝、膀胱二经。早在《本经》即谓其“主逐恶血、瘀血、月闭、破血癥积聚，无子，利水道”。对其功用可谓阐述精辟全面；仲景抵当汤、大黄廑虫丸等均用之，是一味活血化瘀、消癥破结的佳药。近人张锡纯氏认为本品“破瘀血而不伤新血，专入血分而不损气分”。评价甚高，但毕竟是一味化瘀的峻品，应予慎用。朱师在临床之际，发现对有瘀血癥积而体气偏虚者，连服数日，患者即现面色萎黄，神疲乏力，血检可见红血球，血色素及血小板数均有下降，呈现气血两伤之证。古人以为“有毒”，殆即由此而来。因而明确指出：“凡症属体气亏虚，而脉又软弱无力者，虽有瘀滞癥癖，不宜轻率使用，或伍以补益气血之品始妥”。

水蛭主要含有蛋白质,其新鲜唾液中含有水蛭素(Hirudin),能阻止凝血酶作用于纤维蛋白元,阻碍血液凝固。水蛭分泌的一种组织胺样物质,能扩张毛细血管,缓解小动脉痉挛,减退血液粘着力。其活血化瘀的作用,殆与此药理机制攸关。

水蛭可以化瘀利水,凡心、肝、肾引起的水肿,而体质壮实或有瘀象者,均可参用;其利水机理,可能与其能改善微循环,增加肾血流量有关。

因其善于“破血癥积聚”,近人用治良性或恶性肿瘤有一定疗效。

本品腥味甚烈,煎剂往往令人闻之欲呕,宜隔纸烘干(不能油炙,炙则效减),研细末,以胶囊装盛或吞服为宜。无瘀血停滞及孕妇勿用,虚人慎用。一般煎剂用3~5克,散剂用0.7~1.4克,分二次吞。

(1) 逐恶血瘀血

风湿性心脏病:本病相似于“心痹”之候,多因风、寒、湿之邪侵入经络,搏于血脉,以致心体残损,气血亏虚,血流失畅,瘀而郁滞,久则脾肾亦虚,症见心悸气短,唇绀足肿,舌有瘀斑,脉细结代。凡瘀血症象明显而体气不太亏虚者,应侧重活血化瘀,佐以温阳利水、益气宁心之品。处方、潞党参、生黄芪、炒白术、茯苓各15克,当归、丹参、桃红各9克,水蛭粉1.5克(分吞),炙草5克。每日一帖,恒收佳效。如体气亏虚较甚者,则又当先予温阳益气以扶正,而后再参用活血化瘀的水蛭。必须斟酌虚实施用,方不致误。

病案举例: 郭××,男,45岁,农民。

五年前患风湿热，经治稳定；但后因受寒、劳累而数度复发，以致二尖瓣狭窄，诊为“风心病”。面色少华，两颧紫黯，稍事活动即感心悸、气短，甚则唇绀、咳呛；入暮两足浮肿加甚。苔薄腻，边有瘀斑，脉细涩而结代。病久致虚，心气不足，肺气失宣，驯致血瘀郁滞，脉气失利。心痹已成，不易根治。治宜益气养营，活血化瘀，以调心气，而利脉道。予上方五帖。药后自觉胸次畅适，心悸、气短亦较缓；后继守原方损益，病情逐步稳定，舌边瘀斑日渐消失，遂以膏剂调治巩固之。

门静脉高压脾切除后血小板增多症，绝大多数的病员都有发热、舌红、脉弦数等“营血瘀热”征象，应予“凉血化瘀”。秦亮甫氏采用大剂量水蛭、虻虫、生地等药，取得显效，朱师甚为赞赏，并验证于临床，收效亦同。一般服2~4帖后血小板数即显著下降。此方破瘀之力甚峻，宜中病即止，毋使过之。

病案举例：徐××，男，49岁，农民。

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已三年余，目前呈脾亢现象，乃行脾切除术；术后七日，血小板数高达115.5万/立方毫米；烘热头胀，口干，苔薄质红，脉弦数。此瘀热遏于营分之征，治宜凉血活血而泄瘀热。

生地黄 20 克，生蒲黄、五灵脂各 15 克，水蛭 6 克，桃仁、丹皮、地鳖虫、虻虫各 9 克，甘草 6 克。 五帖

药服三帖后，烘热、头胀、口干均见好转，血小板数下降至34万/立方毫米；停药有所回升，继服2帖而平。

(2) 破血凝积聚

癥瘕积聚：凡腹部癥瘕积聚，久而不消，诸药乏效者，参用水蛭，多获殊功。有人用水蛭粉（早晚用3克，黄酒送下）治输

卵管、卵巢肿块有效,但用药时间较长,需2~6月始可奏效。朱师采用张锡纯氏之“理冲丸”治疗脏腑癥瘕积聚及妇女血瘀经闭不行,或产后恶露不尽而结为癥瘕者,有比较显著的疗效。《卫生宝鉴》的“见睨丹”,气血兼行,通涩并举,亦擅治“石瘕”(即血症)。吴鞠通氏的“化癥回生丹”,诚如吴氏所说:“无微不入,无坚不破,……久病症结不散者,非此不可”。此方攻补兼施,药后无副反应,虚人亦可用之。二方均有水蛭,可以印证。此处所谓“腹部癥瘕积聚”,主要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疾患。

病案举例:张××,女,42岁,工人。

近两年来,少腹左侧发现坚块,逐渐增大,月经量多而腹痛。苔薄白,质红,边有瘀斑,脉弦,尺沉涩。经妇科检查确诊为卵巢囊肿,属之《金匱》之“癥病”,可予张氏理冲丸以化瘀消癥。

水蛭 30 克,生黄芪 45 克,生山棱、生莪术各15克,当归、知母、桃仁各 18 克。共研极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晚各服 6 克,月经期暂停服用。先后共服三料,坚块逐步软化缩小,终至消失。

食道癌:本病在病理上有鳞癌、腺癌之不同;在辨证上有虚实之区分。早中期多表现为气滞、痰聚、血瘀、毒踞的实证;晚期则因病程缠延日久,进食困难,而致气阴两亏,虚实夹杂。在治疗上,必须审证求因,从因论治。朱师根据病机,曾拟订“通膈利噎散”(水蛭10克,炙全蝎、蜈蚣各 20 克,僵蚕、蜂房各 30 克,共研细末,每服4克,一日三次)治疗中晚期食道癌,部分能控制进展,部分可以临床缓解,延长生存期。因诸药均有消

坚破结，解毒化痰之功，冶为一炉，相辅相成，故能提高疗效。

病案举例： 谢××，男，56岁，农民。

进食时有梗阻感，已三月有余；近日噎窒加甚，乃至某医院诊治，经食道钡透：中下段有2×3厘米肿块，食道狭窄，有梗阻之征。嘱其作手术切除，患者胆怯不愿接受，遂来我院求治。根据钡检提示，已至中晚期，当告知其家属，保守治疗，难以有绝对把握，只能尽力而为。苔白腻，边有瘀斑，脉细弦。痰瘀夹癌毒阻于食道，膈噎已成，法当涤痰化痰，解毒消癥，予“通膈利噎散”一料。

药服三日，即感梗窒缓解，进食较前爽利。继续服用半月，病情稳定，乃予汤剂调理巩固之。钡检复查，肿块略有缩小，但并未全部消失。嘱其仍宜间断服用散剂，以防反复。

颈淋巴结核、流行性腮腺炎：水蛭由于具有较强的活血散瘀、消坚化积之功，对此二症，均有佳效。凡颈淋巴结核未溃者及腮腺炎均可用水蛭、冰片等分，研细末，调适量凡士林外敷。每日换一次，腮腺炎1~3日即愈；淋巴结核1~3周多数可以消失。如淋巴结核已溃破，可用水蛭研末，加少许冰片外掺于创面上，纱布覆盖，每日一换。颈淋巴结核患者体质较壮实者，可以内服水蛭粉，每次3克，一日二次，对已溃未溃者均可服用。体虚者，需适当减量，并配合补益之品同用始妥。

(陈淑范整理)

58. 守宫通络起废，解毒消坚

守宫属壁虎科蹠趾壁虎的干燥体，别名蝎虎、天龙；广东

地区称其为盐蛇。味咸性寒，入心、肝二经。朱师认为它是一味善于攻散气血之凝结，祛风定惊以镇肝，通络起废蠲痹瘫，解毒消坚医疮瘤之佳品，临床应用，屡收佳效。本品一般入煎剂，但丸散剂用量既小，又可提高疗效，故以作丸散剂为佳。汤剂每日用6~12克，散剂用1~2克。少数病例服后有咽干、便秘之现象，另用麦冬、决明子各9克泡茶饮，可以改善。

《本草纲目》以其“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历节风痛，……”。确有著效，凡中风偏瘫，手足痿废不用者，在辨治方中加用本品，多收通络起废之佳效。对各种顽痹久治不愈而疼痛较甚者，在蠲痹通络剂中增用守宫，可加强祛风定痛之功。《圣济总录》麝香丸（壁虎、蛭蟥各三条，地龙五条，乳香0.3克，草乌三枚，木香15克，麝香3克，龙脑1.5克）治历节风疼痛不可忍，其功力较许叔微《本事方》之麝香圆为强。

由于本品善于攻散气血之凝结，又有解毒消坚之功，所以对于癌肿及瘰疬，均有良效。朱师曾创制“利膈散”治疗晚期食道癌有一定疗效，其处方组成为：“守宫、全蝎、蜂房、僵蚕、煨赭石各30克，共研极细末，每服4克，一日2~3次，有宽膈、消瘤、降逆之功，能缓解梗阻，改善吞咽困难，延长存活期，部分食道狭窄减轻或癌灶消失。例如张××，男，54岁，农民。进食时食道有梗阻感已三月余，近日加甚，进食困难，有时泛呕饮食及痰涎；经当地医院钡检：食道中下段肿瘤，约1.5×3厘米，食道明显狭窄，诊为食道癌，嘱其手术治疗，患者惧而不愿接受，由其子陪同前来诊治。面色晦滞，形体消瘦，苔白腻，脉细弦。痰瘀交阻，噎膈已深，勉方图之。予利膈散一料，嘱其试服之。药服二日后，即感泛呕痰涎减少，已能进稀粥，自觉较为爽利；继

服一周，续有好转，能进软食，精神较振，其子前来述证索方，嘱其仍将原方配服。患者一月后，精神渐复，饮食基本正常。钼复查：瘤块缩小，但未完全消失。三年后因肺部感染而死亡。

此例充分说明利膈散有抗癌消瘤、软坚破结，降气利膈之功。

瘰疬用守宫治疗，既可内服，又可外敷，奏效满意。凡瘰疬未溃者，可用炙守宫 50 条，研细末，装入胶囊，每服 3 粒，日三次，小儿酌减。一般 2~3 周即见缩小或消失。已溃者，除内服外，另用炙守宫 10 条，切碎晒干，于清洁瓦上焙成炭，研细末，渗疮口上，每日换一次，一般 2~4 周可以收敛而愈。因其具有软坚散结，排脓生肌，促进组织生长之功故也。

至于其祛风定惊之功，亦甚显著，如著名成药“盐蛇散”（盐蛇、琥珀、朱砂、冰片、麝香、珍珠、牛黄）治疗小儿惊风、抽搐痰壅，多有效验。

（陈淑范整理）

59. 蝼蛄利水消肿，功力较猛

蝼蛄俗名土狗，为蝼蛄科的一种农业害虫，但入药则有益于人之健康。味咸性寒，无毒，入胃、膀胱二经。本品医者一般恒少用之，朱师认为它是一味极佳的利水通便药，对于各种水肿或术后尿潴留，甚有良效。《本经》只称其“主难产，出肉中刺，溃痈肿，下哽噎，解毒，除恶疮”。未言及有利水之功。迨陶弘景始指出它“自腰以前甚涩，能止大小便；自腰以后甚利，能下大小便”。朱师经过实验观察，证实如需采用蝼蛄利尿，必须

去其头、足、翼；倘整体入药，则毫无利尿作用。这说明中药炮制的重要，也充分反映了前人实践经验的可贵。

服用蝼蛄后1~3小时即开始小便，其量次逐渐增加，在服药后第3~5天时，利尿通便作用最为显著，而消肿也最明显。

本品性较峻利，故虚弱患者用量宜轻，或伍以补益之品始妥，诚如朱丹溪所言：“蝼蛄治水甚效，但其性急，虚人戒之”。煎剂每日用9克，散剂每次1~2克，日三次。

(1) 水肿

各种水肿(营养性、心脏性、肝脏性、肾脏性、脚气性及其他疾病引起的水肿)均有效果。蝼蛄(去头、足、翼)文火焙干脆，研细末，每服2克，日二次，开水送下。

病案举例：李××，女，45岁，工人。患慢性肾炎已久，浮肿时轻时剧，近日转剧，面浮足肿，溲少而混，尿检：蛋白(++)、红白血球各(+)。苔薄，脉细。此肾气久虚，水湿泛滥，精微不固之候。治宜温阳益气，渗化水湿。先予蝼蛄粉4包，每服一包，日二次。药后尿量大增，浮肿渐退，继予汤剂以治其本，调治而愈。

(2) 肝硬化腹水

此症一般根据虚实论治，虚则从脾肾入手，实则清热利湿，而不宜猛峻攻逐；但如腹水较甚，小便欠利，则需攻补兼施。章次公先生尝用下方，屡收佳效，朱师极为推崇。处方：蝼蛄(去头、足、翼)、蟋蟀各两对，生黄芪10克，地鳖虫5克，研极细末，分四次服，一日二次。可以连续服用。

按：此方配伍极佳，蝼蛄得蟋蟀其利水消胀之功益著；地鳖虫活血化瘀，消瘀散结；黄芪补气利水，缓和上药，合而扶正

祛邪，标本兼顾。

(3) 术后尿潴留

蜈蚣用于腹部手术后膀胱麻痹引起的尿潴留，奏效甚佳。宋·许叔微《本事方》用蜈蚣、蜣螂虫各七个，新瓦焙焦黄，研末，白开水一次送服，治二便闭结有速效。故朱师以之移治肠及膀胱麻痹而引起之二便不通，亦甚效佳，可以相互参证。

病案举例：谢××，男，28岁，工人。患者在腰麻下施行阑尾切除术，术后三小时少腹胀痛欲尿，历4小时仍不能排出，呻吟不已。给蜈蚣(去头、足、翼)20只煎汤一小碗顿服，一小时后排尿甚畅，腹胀痛随之缓解。

(蒋 熙整理)

60. 蟋蟀温肾利水，性较温和

蟋蟀又名将军干，属蟋蟀科，性微温，味辛咸。朱师指出：本品不仅有较强的利尿消肿作用，对膀胱麻痹之尿闭及慢性肾炎之尿少均有效，而且具有温肾壮阳之功，对阳痿、遗尿恒奏殊功。因其能对抗因碱性药和水份输入引起的液体潴留，所以对尿毒症亦有助益。

蜈蚣性寒而力较猛，蟋蟀性温而性稍缓；故蜈蚣多用于体质壮实者，而本品对于体气偏虚者亦可用之。

用量一般汤剂每日用1~2对，研细末吞服，每次1~1.6克，日二次，其效较胜。

(1) 慢性肾炎水肿

慢性肾炎小便短涩不利，面肢浮肿，合并腹水者，用蟋蟀、

蝼蛄(去头、足、翼)各 30 只，共研细末，分作 30 包，每日一包，分三次服；并以黄芪 30 克煎汤送服。阳虚甚者，加熟附片、仙灵脾各 12 克同服。寓攻于补，相辅相成，收效满意。

(2) 慢性尿毒症

此乃肾病已久，肾气亏竭，浊阴内凝，逆而上干之危候，朱师除用汤剂内服与外用灌肠并施，以益肾降逆、通腑泄浊；如尿少者，常另用蟋蟀、琥珀各 2 克、沉香 1.2 克，研细末，分作两包，每服一包，日二次，有利尿、消胀之功。

(3) 阳痿

凡肾阳不振引起之阳事痿而不举者，用蟋蟀一对，熟地黄、仙灵脾各 12 克，锁阳、淡苁蓉各 9 克，紫河车、甘草各 5 克，水煎服；或作丸剂，每服 6 克，一日二次，亦佳。

(蒋 熙整理)

61. 蛤蚧温补肺肾，定喘兴阳

(一)

蛤蚧为壁虎科动物蛤蚧除去内脏的干燥品。性微温，味咸，入肺、肾二经。是一味温补肺肾的佳品，朱师认为凡是久病虚损之疾，均可配合用之。《本草纲目》盛赞其功效：“补肺气，定喘止渴，功同人参；益阴血，助精扶羸，功同羊肉”。所以诸如肺痿咯血，咳嗽喘促，久病体虚，面目浮肿，年老呃逆，消渴，经闭，阳萎，遗泄，腰痛折伤等属于虚寒症者，均可用

之。

由于性微温，故凡阴虚肺燥，或肾经有湿热，或相火炽盛者，均宜慎用；或配合养阴药同用，始可制其偏。

入药多作丸散剂，每次量为 0.3~0.6 克，日 2~3 次。

(1) 哮喘

朱师历年来，凡遇顽固虚喘（包括支气管哮喘、心脏性喘息，久而不愈，或合并肺气肿、肺心病，气促、面浮肢肿）呈现肾不纳气者，除有感染者外，均用“参蛤散”（甲方），多收佳效；不仅可逐步稳定病情，以至少发或不发。处方：蛤蚧一对，红参、北沙参各 20 克，紫河车 24 克，麦冬、化桔红各 12 克，共研细末，每服 2~3 克，日 2~3 次；病情改善后，每日服一次。

(2) 阳痿、滑精

本品擅于温肾助阳，兴阳起痿，固摄下元，故对肾阳虚衰而致之阳痿、遗精，均有良效。朱师常以蛤蚧为主药的“补肾丸”（蛤蚧一对，熟地黄、菟丝子、金樱子、巴戟天、淡苁蓉各 45 克，紫河车 30 克，共研细末，水泛为丸，如绿豆大，每服 6 克，日二次）治之，奏效甚好。但如苔黄质红，下焦有湿热或相火炽盛者，则不宜使用。

（朱又春整理）

(二)

蛤蚧的临床应用，可上溯至宋代。《开宝本草》谓其“主久肺劳，疗咳嗽”。《日华子本草》谓其“止嗽”。《海药本草》谓其“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均言其为治虚劳咳嗽之要药。李时

珍《本草纲目》对蛤蚧的功用，有过精辟的分析，云：“昔人言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蛤蚧补肺气，定喘止渴，功同人参；益阴血，助精扶羸，功同羊肉。近世治劳损痿弱，许叔微治消渴皆用之，俱取其滋补也。刘纯云气液衰、阴血竭者宜用之；何大英云定喘止嗽，莫佳于此”。盖蛤蚧咸平，长于益肺气，又系血肉有情之品，能益肾精，不失为补肺益肾、收摄肾气之良药。故久咳虚喘亟宜用之。李时珍还指出，蛤蚧有“兴阳道”的作用，即因其能益肾精也。现代药理研究证实，蛤蚧的乙醇提取物可延长雌小鼠的动情期，对去卵巢鼠则可出现动情期，并使子宫及卵巢的重量增加，证明其有雌性激素样作用。用于临床，李氏之言得到验证。

朱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曾自拟“参蛤散”（乙方）一方，药用：蛤蚧二对，红人参、桃仁、杏仁、桑白皮、贝母、甘草各30克，共研细末，每服4克，一日3次。屡收佳效。究其方源，则从宋代《圣济总录》治肺嗽、面浮之独圣饼（人参1株，蛤蚧一对为饼子），《太平圣惠方》治虚劳咳嗽及肺壅上气之蛤蚧丸（蛤蚧、贝母、紫菀、杏仁、鳖甲、皂荚仁、桑白皮）化裁而出。朱师指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肿心病患者，多系肺肾两虚，盖肺与肾为金水互生之脏，肺主气而司呼吸，肾主纳气而为呼吸之根，久嗽未有不累及肺肾者。人参大补肺气。蛤蚧大补肾精，精气足则喘平嗽止。然久病虽多虚，亦多兼夹痰瘀之邪，故扶正必兼祛邪，方能标本兼顾。杏仁下气宣肺，桃仁活血化痰，桑皮、贝母清肺化痰，生甘草泻火止嗽，如斯则肺气得补，肾气得纳，痰热清化，瘀去新生，而奏标本兼顾之效。

蛤蚧入药,以尾部力量最强,故无尾者不用。用时须剔去细鳞,去头足,以黄酒浸透后烘干研作细粉,入丸散剂,作汤剂则效力减弱,且其气颇腥,易于作呕。

(何绍奇整理)

62. 海马温肾壮阳,补肾固下

海马为海龙科动物,斑海马、刺海马、克氏海马除去内脏的全体,性温,味甘微咸,入肾经。也是一味温肾壮阳、调气和血、祛瘀生新的佳品,所以《本经逢原》认为它“可代蛤蚧”。《本草纲目》对其功效叙述最为全面:“暖水藏,壮阳道,消癥块,治疗疮肿毒”。《药材学》指出它能“温通任脉,用于喘息及久喘”。朱师认为这些论述,符合临床实际;因其有温肾助阳、兴奋强壮的作用,不仅能催进性欲,治阳痿不举,女子宫冷不孕,而且对老人及衰弱者之精神衰惫,服之有转弱为强,振奋精神之功效。对于妇女临产阵缩微弱者,有增强阵缩而催生之功,故孕妇需禁用。妇女体虚带多质稀者,用之亦宜。

因其性温,凡非阳衰不振,而血压偏高,或有阴虚阳亢之征者,均不宜使用。

本品煎剂每日用 3~6 克,散剂每日用 1~1.5 克。

(1) 慢性肾炎

慢肾时肿时消,肾功能损害,尿蛋白持续不消失,日久不愈者,用“海马健肾丸”有效,但高血压型者慎用。方剂组成:海马、党参、山萸肉、砂仁各 30 克,熟地黄、仙灵脾各 90 克,丹参、山药、茯苓各 60 克,薄荷叶 15 克,共研细末,蜜丸如绿豆

大,每服6克,日三次。

(2) 阳痿、女子宫冷不孕

本品善于温壮肾阳、暖宫调经,故对男子阳痿不举,女子宫冷不孕,甚有效验。法取海马研极细末,每服2克,一日二次。

(3) 肾阳虚弱,夜尿频繁,或妇女体虚带多

本品配合补肾固摄之品如杞子、桑螵蛸、金樱子、蜂房等煎服,收效较佳。

(4) 小儿暑疖、脓疱疮

本症多发于夏秋季,此起彼伏,并易复发。用海马4克与瘦猪肉二两同煨服,可增强机体抵抗力,控制复发,一般服二、三次后,即见明显好转,而趋痊愈。

(朱琬华整理)

63. 夜明砂清热散血,明目消翳

夜明砂为蝙蝠科蝙蝠之干燥粪便,性寒味辛,入肝、脾二经。

夜明砂是一味“治疗目盲障翳之圣药”(《本草求真》语),但《本经》对其功效只述及“主面痈肿,皮肤洗洗时痛,腹中气血,破寒热积聚,除惊悸”。并未提到“明目消翳”之功,直至北宋《太平圣惠方》始有“明目柏叶丸(柏叶、夜明砂)治青盲”之记载,后世遂广为应用,成为治目病之专药。正如《本草经疏》所言:“夜明砂今人主明目,治目盲障翳。其味辛寒,乃入足厥阴经药,《本经》所主诸证,总属是经所发,取其辛能散内外结

滞，寒能除血热气壅故也。然主疗虽多，性有专属，明目之外，余皆可略”。可见药物之功用，是前人在实践之基础上，不断充实发展的。因本品辛寒，清热以明目，散血而消积，凡由肝热血瘀而致之目盲障翳，朱师恒选用之，结合辨证，佐以他药，多收佳效。

因其具有活血散结之功，又能下死胎，故孕妇忌用。一般煎剂用 8~10 克，丸散用 2~3 克。

(1) 翳障

目生翳障是指眼内外所生遮蔽视线之目障，如白内障、角膜斑翳等均属之。有虚实阴阳之分，但后期均应采取明目退翳为主，夜明砂为首选之药，既长于清肝明目，又善于活血消翳，单用或配合辨治之品均可。朱师常喜采用《直指方》治内外障翳方：取夜明砂 6 克，研极细末，和鲜猪肝二两，煮食饮汁，坚持服食，有消翳明目之功。如结合辨证，或予滋养肝肾，凉肝明目，或予疏风清热，泻肝明目之汤剂，则收效更佳。

(2) 雀目

即夜盲症，古称雀目内障、鸡盲。多见于小儿，故又称“小儿雀目”。入暮或在暗处即视物不清，多由营养不良所致，责之肝虚脾弱，治当益肝健脾，杀虫消疳，以肥儿丸加用本品，或取夜明砂研细末，每用 3 克和猪肝一两蒸食，连吃 2~3 周，多能收效。

(朱又春整理)

64. 桑螵蛸补肾助阳,固精缩尿

桑螵蛸为螳螂的干燥卵鞘,以产于桑树枝上者为佳而得名。性平,味咸甘,入肝肾二经。

本品是补肾助阳、固精止遗、缩尿束带的常用药。《本经》谓其主治“伤中,疝瘕,阴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闭腰痛。”《别录》作了补充:“疗男子虚损,五脏气微,梦寐失精,遗溺。”适用于肾阳不足而致之遗尿、溲频、虚性带下及遗精、早泄、阳痿等症。所以李时珍说:“桑螵蛸,肝、肾、命门药也,古人盛用之。”至于《本经》通五淋,利小便水道”。则系指肾气不充而致者,肾阳得振,气化则能出矣;故既能缩尿,又能通淋利水。

本品有补肾助阳之功,故阴虚有火或下焦湿热而致之小溲短数,带下黄稠及阳强梦遗者忌用。一般汤剂每日用10克,丸散约1~2克。

(1) 遗尿

小儿因体秉羸弱,下元虚冷,腠气不固,而需温肾固摄;朱师常取本品配合缩泉丸(乌药、益智仁),有较佳之疗效。成人因肾阳亏虚,下元失固而致之遗尿失禁者,亦可配合仙灵脾、覆盆子、金樱子、蜂房、益智仁等应用。

(2) 阳痿

肾阳亏虚而致之阳痿,可取本品配合温阳益肾、振痿固摄之品如熟地黄、仙灵脾、甘杞子、巴戟天、淡苡蓉、蜂房等,可收佳效。

(3) 遗精、虚劳盗汗

二者均需由阳虚而引起者始能用之；如系肾阴不充者，又当滋肾养阴，不可与此温肾助阳之剂也。《外台秘要》用桑螵蛸、白龙骨等分，研极细末，每服6克，一日二次，甚为合拍。

(4) 肾虚腰痛

本品有温肾助阳之功，故肾虚腰痛，配合补肾壮腰之品如熟地黄、补骨脂、淡苁蓉、蜂房、鹿角霜、紫河车等，奏效较佳。

(朱建平整理)

65. 半夏生用止呕之功始著

半夏是可以生用的，而且用生半夏止呕，疗效优于法半夏。朱师之用生半夏，是得之章次公先生的亲传，而章先生之用生半夏，又得之江阴曹拙巢（颖甫）先生。曹氏指出：仲景书中，半夏只注一“洗”字，洗者洗去泥沙耳，故仲景所用半夏，皆生半夏（详见《金匱发微》）。朱师在实践中进而体会到：生半夏久煮，则生者变熟，何害之有！传统的半夏加工方法，先用清水浸泡十数日，先后加白矾、石灰、甘草再泡，不唯费时费功，而且久经浸泡，其镇吐之有效成分大量散失，药效势必大减，用于轻病，可以有效，用于重病，则难以建功。

妊娠恶阻，其呕吐剧烈者，治疗较为棘手。朱师治妊娠恶阻，恶心呕吐不止，胸闷不舒，不能进食者，常用生半夏为主药，配茯苓、生姜、赭石、陈皮、旋复花、决明子，作汤剂，煎成后每用少量频服。若脾虚者，去决明子，加焦白术、砂仁健脾助

运；胃热者，加芦根、黄连清胃泄热，疗效卓著。

用生半夏入汤剂需注意煎法，一般用单味先煎三十分钟，至口尝无辣麻感后，再下余药。若与生姜同捣，然后入煎效更好。半夏古有动胎、坠胎之说，大约始于金代张元素，但仲景《金匱要略》治妊娠呕吐不止，即用干姜人参半夏丸。后世方书《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妇科专书如《妇人良方》、《女科准绳》治妊娠呕吐亦皆用半夏，可见其动胎、坠胎之说不能成立。笔者循朱师之教，二十余年来，用生半夏治愈妊娠恶阻甚多，从未僨事。

半夏所治之呕，多为水湿、痰饮，阻于中焦，以致胃失和降所致。以其为主药，偏寒加生姜、吴萸；偏热加黄芩、黄连，亦为临证处理之常规。此味为止呕要药，为人所共知，兼擅下气散结，则人所鲜知。何以能下气散结？以其味辛，辛者能散，生者其辛味足，故下气散结其功尤擅。朱师尝以生半夏为主的煎剂，治疗心下痞，即自觉胃脘部如有物堵塞，而按之无物，且无疼痛的症状，即取其下气散结之长。又如幽门梗阻，其病既因梗阻使食物通过有碍而呕吐反胃，又因饮食物不得下，停聚为湿为痰，正因为半夏能燥湿化痰，又能下气散结，故用之有效。兹举一案，以为佐证：

陈某，男，17岁，中学生。患者15岁时患胃、十二指肠溃疡，近因考试劳碌，而病反胃，经某医院钡餐透视，确诊为幽门梗阻，遂来就诊。证见，食后反胃，吐出物为未消化食物残渣及少许水液。舌淡，有齿痕，脉弱。此系痰瘀互阻、胃失和降所致。亟宜和胃降逆，行瘀散结为治。药用：生半夏10克（生姜20克同打烂，先煎三十分钟），茯苓15克，干姜6克，砂仁

6克(后下),旋覆花 10 克,代赭石 20 克(打),党参 10 克,丹参 10 克,桃仁泥 10 克。服三剂,呕吐即止,改用香砂六君子汤加丹参、煨瓦楞子调理,至今二年余未见复发。

(何绍奇整理)

66. 七叶一枝花与拳参

七叶一枝花又名蚤休、重楼、草河车,为百合科七叶一枝花及同属阔瓣蚤休、金线重楼、毛脉蚤休等的根茎,其味苦微辛、性寒,《神农本草经》谓其“主惊痫,摇头弄舌,热气在腹中,癩疾,痈创,阴蚀,下三虫,去蛇毒。”后世本草书根据这些记载和实际运用经验,总其功用为清热解毒、息风定惊,主治热毒疮疡等。

七叶一枝花尚有通便作用,此点鲜为人知,近贤章次公先生指出:“蚤休所以能定惊厥,无非通便而已”。这一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值得珍视。正因为其能清热、解毒、通便,故用于热病所致之动风惊厥有效,以热去则风息惊平故也。有些本草书记载,本品一茎直上,有风不动,无风反摇,故有定风作用。从直观推理,而不是从药物固有的性能作解,不可从。

热甚所致之“惊痫”、“摇头弄舌”、“癩疾”(癩,泛指头部疾病),均为七叶一枝花所主。其治“热气在腹中”,即证明其清里热之作用。尝闻近贤恽铁樵先生制“一粒金丹”,用治小儿多种热病有良效,此方即七叶一枝花一味也。恽先生可谓善用此品的了。

朱师常用本品 10~15 克配伍银花、连翘、射干、牛蒡子、

薄荷、大青叶、蒲公英等，治疗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急性扁桃体炎、急性乳腺炎等，每获捷效。又据近代研究，七叶一枝花尚有止咳平喘之功，故呼吸道感染者，用之尤为适宜。至于疔疮、痈疡及急性阑尾炎初起未化脓者，朱师经验，常配伍紫花地丁、赤芍、白芷、天花粉、金银花、连翘等内服，另用七叶一枝花研末，醋调后，敷患处（阑尾炎患者加芒硝，敷于回盲部），其效亦佳。李时珍《本草纲目》蚤休条下引民谚云：“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着，一似手拈拿。”即言其效。

至于拳参，商品名称也有称为“重楼”或“草河车”者，二者经常混用。拳参系蓼科植物，其与七叶一枝花虽性味相近，而且也有清热解毒作用，但拳参尤以治疗里热所致之痢疾、肠炎为其特长，七叶一枝花则长于清肺泻热，疔痈疽疔疮，毕竟有所区别，故希望今后二者不要混用。又，现时一般皆谓七叶一枝花有毒，应慎用，其实其毒性甚微，不必畏忌。唯苦寒之品易伤中阳，故脾胃虚寒者用之宜慎而已。

（何绍奇整理）

67. 鳖甲煎丸释义

鳖甲煎丸为仲景治“疟母”之方，《金匱要略·疟病脉证并治》云：“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如其不差，当云何？师曰：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朱师指出：此方配伍有下列三个特点，分述如次。

一是扶正祛邪同施。盖病久正气无不虚者，而疟邪假血

依痰，结为癥瘕，又不得不攻，故仲景乃二法兼施，使“扶正即所以却邪，攻邪即所以扶正”，相辅相成。方中人参、阿胶，一补气，一补血，是为扶正之需；而厚朴、柴胡之行气；葶苈、石韦、瞿麦、乌扇、半夏之攻痰；桂枝、丹皮、赤硝、桃仁及诸虫之活血，则为攻邪而设。选药精当，足以启迪后人。正是在此影响下，朱师拟定“复肝散”（人参、紫河车、地鳖虫、三七、姜黄、郁金、鸡内金）一方，用于慢性肝炎肝肿大、早期肝硬化，用药虽异，立法则同，宜其屡奏佳效。

二是集数方于一方。病有轻重，故方有大小，药有多寡，此常理也。朱师指出，有人喜用小方，有人善用大剂。一般而论，病情繁杂，方小则难以中鹄；病情轻浅单纯，方大则散漫无当。此癥瘕已成，正虚邪实混杂，一方面有气血之亏虚，一方面有病邪、痰水、瘀血、气滞之交结，故用方不得不大。鳖甲煎丸方中，有小柴胡汤之柴、芩、参、夏；有大承气汤之硝、黄、厚朴；有桂枝汤之桂、芍；更有下瘀血汤（大黄、桃仁、虻虫）之全方。细考之，方虽杂而有序，非漫无纪律者也。

三是聚集数种虫药。如蜣螂、虻虫、蜂窝、鼠妇。虫药有入络搜剔之功，前人所谓“有血者走血，无血者走气，飞者可升，走者能降”。治疗有形之病理包块，非虫蚁不克奏功。

此外，朱师还对方中一些不常用或不大为人所知的药物进行了解释：

鼠妇：即鼠妇科动物平甲虫，又名潮虫、地虱，此虫常集居在朽木、枯叶、石板下面，味酸性凉，无毒，入厥阴经，功专破血、解毒、止痛、利水，《神农本草经》谓其“主气癯，不得小便，妇人月闭血瘕，痈疮寒热，利水道”。《补阙肘后方》用鼠妇

配豆豉为丸，治疟病。近世多用以治疗慢性气管炎、肺气肿。

蜚螂：性味咸寒，有活血破瘀、通便、定惊之功。详见朱师《虫类药的应用》一书。

乌扇：即射干。为喉痹咽痛要药，性味苦寒，有降火、解毒，散血、消痰之功。《本草纲目》认为鳖甲煎丸用射干，是取其“降厥阴相火”，“火降则血散肿消而痰结自解，癥瘕自除”。

赤硝：即火硝，为芒硝加工之制品。芒硝以其加工方法不一，而有诸硝之名，其作用大致相似。

(何绍奇整理)

68. 葱白鲜用解表之效方显

葱白，辛温而润，是一味发散表邪、宣通阳气之佳品。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即谓其“主伤寒寒热”。晋代葛洪《肘后方》载有葱豉汤，治伤寒初起，寒热无汗。方中豆豉功擅解表透邪，与宣肺通阳之葱白相伍，对外感初起寒热身痛者，不失为简约速效之良方。朱师用葱白治外感初起，有以下三法：一法，用葱白一握，和米煮粥，粥成，加入食醋，趁热食之，可迅速收发汗解表退热之效。此方又名“神仙粥”。盖藉米粥以助胃气，充养津液以益汗源，托邪外出，对老人、虚人之外感发热更为相宜。二法，婴儿感冒，不便服汤药者，用葱白绞汁，兑入母乳或牛奶中，然后放奶瓶中吮吸，服后得汗便热退身安。此用药之巧法也。三法，葱白、生姜各30克，同捣如泥状，临用加食盐

少许，布包，对感冒发热患者，涂擦其前胸后背，一日二次，涂后盖被取汗，如适当加热后用，效果更好。此外治法也。

(何绍奇整理)

69. 野蔷薇根与白残花

药用之蔷薇，即野蔷薇，学名多花蔷薇。属蔷薇科植物。其根苦涩而凉，一般用于鼻衄、吐血、痔疮出血，以其有活血止血之功也。朱师根据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蔷薇花根为口疮神药”的记载，常用其治各种口疮（包括复发性口疮溃疡），其效颇佳，单用（10~15克）或配入复方中用均可。

野蔷薇之花朵，即白残花，亦可用于口疮及血证，兼有开胃、解暑、止渴、止泄之功，故为夏季伤暑，证见恶心呕吐、口渴、烦闷不食、泄泻之良药。消化道溃疡病人，用一般辛香理气药往往有顾忌，以香燥易于伤阴动血之故，唯白残花理气而不燥，且能止血活血，故用之颇宜。

(何绍奇整理)

70. 生川草乌治痹

川、草乌辛热，有毒，功擅搜风定痛，二者尤以生草乌力锐效捷。《神农本草经》谓其“除寒湿痹”；《别录》谓其主“历节，掣引腰痛，不能行步”；《药性论》说乌头“其气锋锐，通经络，利关节，寻蹊达径而直达病所”；《本草述》亦谓“寒湿之所结聚，顽痰死血，非是不可以开道路，令流气破积之药得以奏绩”。朱

师临证,对于风寒湿痹,常用川、草乌配桂枝、细辛、独活、仙灵脾之类。他认为川乌温经定痛之力量较强,寒邪重者用生川乌,寒邪较轻而体弱者用制川乌。对于寒湿痹重证,则取生川、草乌同用之,盖草乌开痹止痛之功较川乌尤著也。痹痛之难忍者,朱师推崇许叔微之“麝香圆”(生川乌、全蝎、黑豆、地龙、麝香),如法制用,多在数日以内迅收痛止肿消之效,慢性顽固性痹痛,坚持服用,亦有一定效果,方中生川乌亦可改用生草乌。川草乌均有毒,尤其是用生者为丸内服,是否有中毒之虞?朱师认为,许氏方中生川乌用量不大,不会中毒,经多年使用观察,尚未见有中毒者。不过一定不要过量。如改用制川乌,则镇痛之作用大为减弱。朱师还指出:许氏用生川草乌之方,还有川乌粥,即以生川乌(去皮尖)研末,同香熟白米作粥半碗,文火熬熟,再下姜汁与蜜,搅匀服之,治风寒湿痹,麻木不仁,痛重不举;又有黑龙圆,用生草乌配五灵脂,治一切瘫痪风,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至于川草乌的用量,朱师认为,由于地有南北,时有寒暑,人有强弱,故其用量,一般从小剂量(3~5克)开始,逐步加至10~15克为宜。在配伍上,川草乌与甘草、蜂蜜、防风等同用,既不妨碍其镇痛的作用,又有解毒之功,在用法上,无论生、制川草乌,均需文火先煎四十分钟,再下余药,以策安全。

病案举例: 陈××,男,56岁,工人。1974年9月4日初诊。周身关节疼痛已历四年余,在他院诊为风湿性关节炎。平素畏寒怯冷,疼痛游走不定,每遇寒冷则疼痛加剧,两腿可见红斑结节,血沉70毫米/小时,抗“O”正常,舌苔薄腻,舌质偏淡,脉细。证属风寒湿痹,治宜温经通络。处方:制川乌10克(先

煎),全当归 10 克,仙灵脾 15 克,桂枝 8 克,寻骨风20克,葶草 20克,徐长卿 15 克,生甘草 5 克。8 剂。二诊:药后关节疼痛较平,仍觉疼痛游走不定,红斑结节明显减少。舌苔白腻,脉细。上方加炙蜂房10克,炙全蝎(研末分吞)2克。6 剂。三诊:血沉已降为21毫米/小时,关节疼痛趋定,腿部红斑结节消失,为巩固疗效,嘱原方再服 10 剂。1976 年 6 月 5 日随访,患者已痊愈,并已正常上班。

生川草乌外用亦有镇痛作用,朱师曾拟“止痛搽剂”(生川乌、生草乌、生南星、生半夏各30 克,用 50% 酒精 300 毫升浸泡 7 天,以棉花蘸搽患处,一日 2~3 次),对痹证疼痛及各种神经痛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吴师机《理淪骈文》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所异者法耳”。朱师治病,亦主张内服外治结合,以提高疗效,此即一端。

(何绍奇整理)

71. 仙鹤草能行能止

仙鹤草为止血要药,常用于咯血、吐血、衄血、便血及妇产科崩漏、月经过多等出血性疾患。但此药止中有行,兼擅活血之长,则为人所鲜知。朱师认为,仙鹤草味苦辛而涩,涩则能止,辛则能行,是以止涩中寓宣通之意。考诸文献,《百草镜》中有本品“下血活血”、治“跌仆吐血”的记载,《生草药性备要》谓其“理跌打伤,止血,散疮毒”,均可为证。《百草镜》治乳痈初起,即用仙鹤草30克酒煎,并云“初起者消,成脓者溃”。《闽东本草》用仙鹤草治痈疽结毒,亦可证本品之活血作用。盖乳

痈与痈疽结毒，皆因邪毒结聚、气血壅遏所致，设其无活血之功，何能消之溃之？因此，本品不得以收涩止血视之，止血而不留瘀，瘀血去则新血生，故为血证要药焉。

仙鹤草别名脱力草，江浙民间，用此品治脱力劳伤有效，足征其有强壮之功。单用本品，治疗气血虚弱之眩晕，有一定效果，即从其强壮作用引伸而来，朱师尝以仙鹤草配黄芪、大枣为基本方，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其效颇佳。曾治一气虚紫癜患者，用仙鹤草30克，黄芪30克，大枣15枚，服二十剂而紫癜即消失。证属阴虚者则去黄芪，酌加生地、白芍、杞子、龟板、旱莲草，疗效历历可稽。治慢性痢疾与结肠炎又拟有“仙桔汤”（仙鹤草15~30克，桔梗6克，乌梅炭4.5克，白槿花9克，炒白术9克，广木香4.5克，白芍9克，炒槟榔1.2克，甘草4.5克）。方中仙鹤草，取其活血排脓、止泻之功，故用之多验。

此外，仙鹤草尚有强心作用，叶橘泉先生著《现代实用中药》一书，曾提及之。此为一新发现，为过去文献所未载。近年有用仙鹤草提取物（仙鹤草素）治疗克山病所致之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用后心率增快，而迅速地改善症状。朱师认为此一新功用值得重视，而其机理，从中医学的观点看，殆与仙鹤草的活血作用有关。

（何绍奇整理）

72. 八月札理气通淋

八月札，又名八月瓜、八月炸，为木通科植物木通之果

实。性味甘寒微辛，无毒，功擅理气和胃，故常用于肝郁气滞所致之胃痛、腹胀、胁痛、疝气疼痛、痛经诸证。且此物无香燥之弊，理气而不伤气，反有开胃进食之功，洵为妙品。

八月札又有通淋之效，为五淋(气淋、血淋，劳淋)膏淋、石淋)之要药。用治尿路结石，效果优于木通，朱师常以其配金钱草、海金沙、牛膝、滑石、王不留行、车前草用之。八月札用量可以增大，汤剂一般可用至30克。

(何绍奇整理)

73. 痢泻散治痢疾、肠炎

痢泻散一方，不见于方书，是李汝珍《镜花缘》一书中记载的一张验方。章次公先生讲究实效，博采众方，用于临床，每获卓效。嗣后朱师又在数十年临床实践中广为应用，进一步证实此方对痢疾、肠炎的疗效均很显著，且服用方便，价格低廉。

此方由生熟大黄各30克，苍术(米泔水浸)90克，杏仁、羌活各30克，川乌(去皮脐、面包、火上煨透)、甘草各45克组成。用法：研细末，为散剂。用量：赤白痢，成人每次服3~4克；肠炎、泄泻，成人每次服2克；均一日2~3次服。赤痢用灯心汤下，白痢用生姜汤下，泄泻、肠炎用米汤调服。小儿用量减半，四岁以下服成人量的四分之一，1~2岁服成人量的八分之一即可。

方中以大黄为主药。大黄“荡涤肠胃，推陈致新”（《本

经》),“主治下痢赤白,里急腹痛”(《本草纲目》)。盖痢疾莫不由外感疫毒之邪,内伤饮食生冷不洁之物,运化受阻,传导失常,气血凝滞,湿热郁蒸而致。肠炎腹泻,尽管见证各异,但初起肠间多有积滞。大黄既有清热解毒之长,又有荡涤导滞之功,妙在生熟同用,生者力峻,专于下行;熟者力缓,既能导湿热从小便而出,又能导大肠积滞而行中有止。杏仁通利三焦,消积止痛。(凡含油脂之药物皆有镇痛之功,如桃仁、杏仁、当归、川芎、羌活之类皆是,此章次公先生独得之秘)羌活为风药,风能胜湿,能宣通表卫,又能鼓舞清气上行;苍术燥湿强脾;甘草和中解毒;制川乌则取其散寒湿、破积滞、止痛之意,且辛热之川乌与苦寒之大黄相伍,温脏清肠,相反相成。考昔人治痢方中,《圣济总录》有乌术丸,即以苍术、川乌、橘皮、蜀椒为丸,治腹中雷鸣,脐下疝撮疼痛;《本事方》有木香丸,即以木香、川乌同用,治冷气下泄;《圣惠方》有乌豆丸,即以川乌、黑豆为丸,黄连汤下,治赤白痢及泻水。惜乎宋代以后,治泻痢鲜用川乌,李汝珍搜集之方,很可能受宋人上述诸方影响而成。

病案举例: 沈××,男,36岁,农民。恶寒发热,三日,体温 38.8°C ,头痛肢楚,泛泛欲呕,腹痛阵作,下痢不爽,里急后重,夹有赤白粘冻,日十余行。粪检有红白血球、脓球及粘液。苔微黄腻,脉滑数,暑湿热毒之邪内侵,食滞内蕴,熏蒸胃肠,气血凝滞,痢疾以作。治用痢泻散,每服2克,一日二次,服后二小时,腹痛稍缓,痢下较畅,入暮热势渐挫,翌日续服之,即愈。

(何绍奇整理)

74. 六轴子疗顽咳、疼痛

六轴子为杜鹃花科植物羊躑躅(又名闹羊花)的果序,于9~10月果实成熟而未裂开时采收,备药用。六轴子苦温有毒,功擅行血止痛,散瘀消肿。朱师经验,对于风寒湿痹,历节疼痛,以及跌打损伤,痈疮疔毒有著效,尤长于定痛,故对于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有剧痛者,常采用之。此外,又常以之作为镇咳药,曾拟五子定咳汤(天竹子6克、六轴子1克,白苏子6克,黄荆子10克,车前子10克。此小儿剂量,成人酌增),治疗百日咳及慢性气管炎久咳不已而痰少者,有较显著的疗效。

(何绍奇整理)

75. 乌梅亦主暴痢

乌梅味酸、性微温,有收涩、生津、安蛔之功。张仲景之乌梅丸,为蛔厥而设,方后注云:“亦主久痢”。对于暴痢,一般多避忌之,唯恐酸收敛邪也。考诸方书,乌梅亦主暴痢,如陶弘景《补阙肘后方》治天行下痢,用黄连一升,乌梅二十枚(炙干)同捣为末,蜜丸,如梧子大,一服二丸,日三服。《千金要方》名之为“乌梅丸”,治暴痢、新痢,而且说其效甚捷,“服之无不瘥”。由斯观之,则乌梅亦可用于暴痢矣。究竟乌梅是否可用于暴痢,是一个颇堪探讨的问题。朱师认为,梅占春先,得生发之气最早,味虽至酸,然与兜涩之品不可同日而语,且痢疾杆

菌在酸性环境中不易繁殖,故用之有效而无碍,不必拘于前人酸收之说。从临床实践观之,赤痢或痢之赤多白少,似更宜于用乌梅,可用乌梅与黄连配伍用之,取其酸苦泄热,兼能清肠燥湿也。若单用乌梅(烘干),研粉吞服3~6克,或以乌梅配木香入汤剂亦效。

(何绍奇整理)

76. 玉米茎心及须、叶、轴之药用价值

玉米茎心,即茎部去掉粗皮后的白色髓心,具有良好的止汗作用。此不见于本草,而是朱师五十年代得之于民间经验者。取鲜者或干而无霉变之玉米茎心,约二尺许,切碎,煎汤代茶,随意饮之,或以之煎汤代水,与其他中药配伍运用,对自汗、盗汗均有卓效,远逾他药,而无任何副作用。

玉米须有利尿、利胆、降压、降血糖之功。此外,尚能促进血液凝固,增加血小板数;对于慢性肾炎,服用玉米须煎剂(每用干品100克,加水1200毫升,小火煎煮半小时,约得500毫升,过滤后分四次喝完。以上为一日量),坚持3~6个月,可使浮肿逐渐消退,尿蛋白减少或消失。因此,本品可以作为肾炎、高血压、糖尿病、肝胆疾患以及部分血液病人自备的常用饮料。

又,玉米之叶及穗、轴,以其均含具有抗癌作用的多糖,而药源又甚广,值得推荐,加以利用。

(何绍奇整理)

跋

前人有语云：“先议病，后议药”，是说医生临证必先识病，但不是说对用药就无需下功夫了。究之临床实际，疗效不佳，由于不识病者固多，由于不识药者亦复不少。故“后议药”并不是不议药。辨证、用药，都是医生所当致力的。吾师朱良春先生今已七十二高龄，从事中医临床达半个多世纪。他的医名早蜚声国内，远及海外；其丰富、独到的用药经验，亦久为世人所瞩目。因此，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为先生的门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分享到先生的一瓣心香。

二十多年前，我在川西北的万山丛中作医生，也就在那里，我成了先生的遥从弟子。读书遇到读不懂的地方，治疗上有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向先生请教。先生不以地位的卑贱和学术上的无知而鄙弃我，每信必复，一封信就是五、六页信纸。即使是十年动乱之中，我们的通信也从未间断过。直到一九七八年我考上研究生之后，才有幸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医学术会议上见到先生。1982年冬，先生和我都到上海参加我国第一部大型的《实用中医内科学》的审稿、统稿工作。先生是专家审稿组成员，我是编委。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先生的另一位门人——当时还在江苏泰兴县工作的朱步先。我们在延安饭店共事三月之久。其时，步先已在整理先生的

用药经验，并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步先那畅达细腻的文笔和扎实的中医理论、临床功夫，使这些篇幅不大的文章熠熠生辉。当时我表示，也可以写一点。后来步先奉调北京，和我同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这就使整理工作的步子有可能迈得快一些了。参加本书写作的，还有张肖敏、朱胜华、朱建华、朱琬华、姚祖培、蒋熙、朱又春、陈淑范、朱建平、戴坚等，她(他)们或为先生的子女，或为先生的门人，都就自己随师学习所得，如实写出了先生的用药经验。全书都经过先生一定稿，历时数年方竣。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些稿子，虽然不可能把先生的全部经验都反映出来，但先生临证思路之灵活，用药之巧变，亦可以略窥一斑了。这些经验，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信手拈来，都头头是道，法度谨严，而神化无迹。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自非数十年之功力不可。这与那些滞于前人纸上语，依样画葫芦，而自身诩为“经方派”者，自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最后朱师囑向在百忙中为本书题签的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及作序的姜春华、张海峰二位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门人 何绍奇

1988年6月10日于北京